

環
珀
連
環

四

！翻印！



版權

！必究！

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

武俠
小說

琥珀連環

第四集

實價國幣一元五角

——外埠酌加郵費——

著者 徐春羽著

發行者 興記書局

出版者 興記書局

——總發行所——

北京新華書局：楊梅竹斜街

天津勵力出版社：法界三十號路

分售處：京津各大書局

武俠瑰瑣連環

第四集

徐春羽著

第一回

杯酒釋兵前仇暫洗
蠟杆冒及舊怨重提

四百一

環連珀琥

話說第三集琥珀連環，說到苗裕帶人到謝家講尋仇，大鬧絕技嚇羣賊，苗裕帶來衆人四散奔逃，孫露把衆人截住，米先生不願多傷人，說了幾句橫話，可暗含著是要放衆人逃走，幾個一聽，~~這~~明白，完全是把帳算錯了，放自己往生路，自己不走，反倒走上死門，事到臨頭，可就一點法子也沒有了，可是偷眼一看，這位老頭兒雖是說話的詞兒不好聽，可是語氣並不太厲害，意思之間，還有放自己逃走的意思，心裡雖是明白，不過前頭有人擋住去路，要走也沒法走，正在爲難之際，偏是孫大姑知她，一看見幾個人的神氣，米先生說的話碰見，就知道米先生的意思，既是人家本由不願意多傷人，我固又何必多做這些缺德的事，便向葛天翔道：「自個快往前邊去罷，這裏有不能英雄在這哩，諒來他們是跑不了的，咱們快到前邊去罷。」說完不管衆人，把劍一收，一身便往前

邊去了，萬天翔這幾個雖然年紀小，可都特別機靈，一聽孫露的話，便全都答應一聲道：「好，您慢一點走，我們也來了。」幾個人不顧米先生和這一般人便自去了，及至到了前邊一看，山上的燈火，已然熄了大半，大蟒山的人，也一個不見了，再往大廳上一看，只見高高矮矮，胖胖瘦瘦，坐了不少人，尤其可怪的是，大蟒山的那個首領苗裕，也在座上，大家不由一怔，邁步入內，只聽翟鐵峰一聲喊道：「好，你們幾個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快來吧，我等你們來好入座呢！」萬天翔，鄭家燕，王天朋，狄守軍，孫露全都走進屋裡，萬天翔頭一個就奔了王太君，往懷裡一撲，就跟見了親人一樣，咕的一聲，便先哭了。王太君一看，不由也悲從中來，用手一拉萬天翔道：「好孩子，你不用難受，現在咱們不是見著了嗎？咱們還有正經事呢，你哭有什麼意思？再者，你這末大的一個人，當著大家一哭，豈不讓人家笑話？好孩子，你別哭了。」萬天翔這才止住哭聲，王太君又問了一問，路上的情形，萬天翔又少微說了一點，這時候石猛竟走過去了，向王太君道：「姑媽，你忘了我了吧？」王太君一看石猛，心裡更難過了，不由老淚縱橫的道：「呦！你不是大龍兒嗎？你也怎麼也到了這裡？」石猛遂把半路上如何遇

見葛天翔，怎樣提起你老人家，所以才隨他一同到了廣平，及至到了廣平，聽說你老人家又來到此地，所以又遷到此地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王太君這才明白，陳鳳這時候也歇過乏來了，告訴衆人，趕緊擺酒擺飯，大家落坐，陳鳳端起酒盃，向大家一笑道：「諸位，今天咱們這總算是幸遇了，想我陳鳳，從前不錯，是在江湖上混過不少日子，也曾叨過江湖上朋友的光，不過自從不幹以後，也有二十年了，這二十年裡，深悔從前做事有太過的地方，便一直深居此地，再不肯問一點外事，還恐怕從前的朋友有個和我過不去，我也不敢再與人說我住在這裡，隱姓埋名，就是這二十個年頭，本想從此也就可以太平無事了，萬沒想到，最近會又鬧出這末一件事來，大蟒山的朋友苗大哥，也不知怎麼會得罪了縣衙門裡，縣衙門裡又和我過不去，硬派着我到大蟒山去請一請苗朋友，在我初意，到了大蟒山，見着苗朋友，問個水落石出，然後想主意去給辨正一下，又沒想到苗大哥錯會了我的意，居然弄到動起手來，後來苗朋友總算捧我，跟我到了一趟縣衙門，是我一看，事情就算完了，便先回到家裡，想著苗大哥一定可以辨別清楚，安穩回家，誰知事情越鬧越大，在縣衙門裡言語失和，苗朋友抖手回家，這個原在我意料

之內，我也沒有往心裡去，可就沒有料到，苗大哥竟把我恨在心裡，派人給我送來一封信，要往回再找找面子，我想冤仇宜解不宜結，也沒有請人助拳，初意以為苗大哥來到我這裡，有什麼不痛快的事，說說道道也就完了，那裡想到苗朋友竟是大舉興師，要和我見個真章兒，幸虧這時不期而遇，來了幾位朋友，才算把我們陳家溝保留住了，反使大蟒山又受了無數傷損，還得罪了一撥兒朋友，真是越鬧越對不過，還是那句話，冤家宜解不宜結，現在咱們事情總算過去了，從我心裡說，我還是願意跟苗大哥交個朋友，從前的一切，全都算是揭了過去，從今以後，咱們還是好朋友，不知道苗大哥以為如何？」大家一聽，全都一挑大指道：「這才够個朋友，苗大爺你依實了吧！」苗裕本來坐在那裡，一聲兒也不言語，及至聽見大家這一說，才站起身來向大家一拱手道：「衆位暫時歇一歇，陳老當家能够對於我這末一讓再讓，我也不是糊塗傻子，難道我就不懂得什麼叫做人情，不過有一節，我姓苗的既是錯在前頭，現在打算再改也來不及了，第一我約的朋友，死傷不少，如果我要趁此一完，知道的說是我被陳老當家仁義所感，不能再多所討厭，不知道的，還說我是害了朋友，吃裡扒外，衆位想我以後還能在江湖上混

嗎，陳老當家待我這番意思，我是至死不忘，至于叫我前事切開，那是除去一死絕無商量，這件事情您衆位多多包涵，還有一節，我更不能在此久坐，就要和衆位告辭，實在對不過，我可就走了！」說着話站起身來，才要往外走，只聽旁邊有人喊嚷道：「你先等一等走，給臉不要臉，你還覺乎著你怪不錯的呢，既是不識抬舉，朋友堆裡，沒有你這末一號兒，我要把你拿住，送到縣衙門，叫你打那一場拒捕毆差行爲不軌的官司！」大家抬頭一看，說話的正是石猛，這時候苗裕可就不走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，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走，並且還告訴你說我還沒打算活着，你要是過來給我脖子或是心口來上一刀，我要是一閃一躲，我就不姓苗，好朋友，你就成全我吧。」大家再看石猛臉也紅了，脖子也粗了，張著嘴可是說不出話來，翟鐵峰知道他是叫苗裕給麻住了，怕是越鬧越僵，暫時本可無事，何必再多惹出一番事來，那就更沒了意思，便趕緊一笑道：「苗當家的，您可別跟他一般見識，他是什麼事不懂，什麼話也不會說，您先落坐，咱們再多談一會兒。」苗裕也便就坡兒下道：「怎麼著？這位朋友不打算跟我過不去嗎？得了，我還是要走，咱們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再見，有什麼話咱們見面再說！」說完一

拱手，離座出外，陳鳳也知道他在這裡待着不是意思，便也不再強留，跟着把手一拱道：『怎麼您要走，我也沒法子再留您，不管怎麼樣，誰對誰不對，咱們全都揭過去，誰也別記恨誰，改日我有了功夫，再到府上給您賠罪去。』陳鳳這裡說着話，苗裕已然走出去了。及至大家走了出來，苗裕已然沒了影兒，大家又全都走了回來，落座之後，陳鳳嘆了一口氣道：『得了，總算托天之福，咱們這裡居然會一個人沒傷，現在他也走了，雖說他心裡氣憤不平，不能算完，當時總算沒了事，咱們也該談一談正經的了。』說着向那小姑娘一指道：『來，來，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。』小姑娘笑着走了過來，陳鳳俟着個兒一引見，葛天翔才知道這位小姑娘就是木蘭姪兒，不由又是佩服，又是羨慕。大家全都誇了幾句，王太君等大家亂過，這才向陳鳳道：『陳二爺，什麼話也不用說，我向例可沒有求過你，今天我頭一次跟你張嘴，你可別駁回？』陳鳳道：『老太太，有什麼話，只管說，無論什麼事我都可以去，您就請說吧。』王太君道：『那我先謝謝吧。』說着又嘆了一口氣道：『這也是我的家門不幸，連出逆事，我本是行將就木之人，那裡還禁得住這樣波瀾，現在沒有別的主意，只有求你們諸位特別幫忙，不要讓我

老了老了，再丟了人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陳鳳聽了急忙攔住道：「老太太，你就不用往下再說了，咱們是什麼樣的交情，倘有什麼分派，我還能不答應效勞嗎？就是這些朋友，也沒有一個外人，當然是各盡其力，絕不能有一點含糊，有什麼話，就分派吧。」

王太君道：「說起這件事來，只要衆位肯共幫忙，也算不了什麼，這件事也是我的家教不嚴，才生出來那樣不務正的孩子，放著正事不幹，反倒串到一個什麼白蓮教裡去了，這種教裏，管的是什麼，鬧的是什麼，我也不大清楚，誰知他們是越鬧越大，居然把縣官兒也殺了，把衙門也燒了，把監牢也劫了，鬧得烏烟瘴氣，臨完府裡請了大兵，又約了能手，把他們轟散了，這一轟散之後，他們散佈四地，勢力依然不減，這一來可鬧到京裡去了，皇上老爺子也不知聽什麼人所說，這是一種邪教，旨意下派各處督勦，並且遇見教裡的人，只要逮着，即可就地正法，先斬後奏，這一來他們可就苦了，真可以說是走投無路，一點道兒也沒了，官逼民變，簡直他們被事所逼，便硬幹下去了，山東的小頭子，就是我們家的那個敗家子，仗着會了一點功夫，很是受他們一般人的推戴，他手底下帶着也有千數多人，聲勢很大。」王太君說到這裡，陳鳳急忙攔住道：「老太

太您不用說了，您的意思，我全明白了，一定是來約我們這一班人幫着殺官造反，成家立業吧，老太太，別的事滾湯赴火，我都萬死不辭，惟有這件事，我可不敢答應，您就是拿我不當朋友，我也沒有法子巴結這件事！」王老太太微微一笑道：「得了，我也別往近裡說了，您既是不肯管，底下的話，也就不再用再說了，總算我們來得冒昧，陳當家的，您沒有什麼容讓我們過不去的，我們在這裡再多落一會兒，天一亮，我們就走，您看好不好？」陳鳳正在一怔，只見木蘭姐兒站了起來，向陳鳳叫了一聲爸爸道：「您的話說得太急了，我一個小孩子，可是不該多嘴，您聽我有幾句話，說出來您聽聽，對了更好，不對您只當我沒說行不行？」陳鳳本來正在後悔，說話太急，無心中得罪了王太君，方在追悔不反，一聽自己姑娘的話，知道姑娘雖說年小，可是特別聰明，必能給自己解圍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按說你一個小孩子，可沒有你說話的份兒，不過你既說出來了，要不叫你說完，反像我不容你說話似的，你有什麼話，你就說吧，好在你是一個小孩子，說得對於不對，老長輩對於你總有個原諒，你就說吧。」木蘭姐兒笑了一笑道：「我知道，方才我爸爸兩句話，惹得老王奶奶不大高興，不但是老王奶奶不高興，如果換

過個兒說這話，我爸爸也不能高興，皆因是我爸爸把話說急了，就衝咱們兩下裡交情，不用說是幫那末一點忙，就是過命也沒有什麼說的，不過我爸爸沒把話聽明，以為是要叫我爸爸殺官造反哪，那他老人家當然是不能幹，其實您的意思，也不過是打算約我爸爸出去幫忙，把王大爺想法子給救了出來，您說得急，我爸爸聽得快，全沒弄清楚，這個不要緊，您要約我爸爸去幫這步忙，絕計沒個推辭，我爸爸真要是去不去，我去幫你老人家，您看怎麼樣？」王老太太一聽，當時心平氣和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的話，說得太明白了，只是你們老爺子願意不願意，你還沒有問呢。」木蘭妮不等說完，又一笑道：「我一個人的老太太您的話說遠了，我既答應了您，我爸爸他老人家無論如何，也不能不答應您呀，您就放心吧，今天咱們歇一歇，多談一談，明天咱們就動身，您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，咱們就到什麼地方去，您看好不好？」王太君一笑向陳鳳道：「當家的怎聽明白了沒有，這個事您可以幫忙嗎？」陳鳳這時候可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，一則是自己真愛這個孩子，二則人家王太君捨死忘生，給自己解了這末一步重難，再者自己也跟太平花王普是好朋友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不管，便趕緊笑了笑道：「得了，您別說了，我跟王一

寶是什麼交情，焉能袖手不管，方才我不過是話說急了一點兒，我一定去，咱們明天說動身。」王太君念了一聲佛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先謝謝你。」陳鳳道：「咱們先到什麼地方？都是誰去誰不去？咱們也應當有個算計。」王太君道：「據我聽說，現在他們都在廣平府，咱們自以去廣平府爲是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是在廣平府，我們才從廣平府來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旁邊石猛又搭話了：「姑媽，您不用到廣平府了，我知道我表弟已然又讓人家給送回山東了！」石猛往外一說，翟鐵峰就知道不好，可是想攔也攔不住了，王太君一聽，臉上笑容一斂了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石猛不知深淺，又插了一句道：「我們到了廣平府，見着了一個姓谷的，叫什麼谷標，他不但說是我表哥讓他給送回山東，還有那個姓楊的，也一併叫他給弄到山東去了。」王太君一聽，呀了一聲道：「這話是真的嗎？」翟鐵峰知道不說是不成了，便站起來道：「這話雖是聽了姓谷的這末一說，究竟是不是有這末一件事，現在可還不敢說一定。」王太君聽了，把頭點了兩點道：「嗚！姓谷的還真是跟我拚上了，好極了，我豁出我這條老命，也要拚他一下子，今天咱們歇一晚，明天一清早起來，趕緊勾奔廣平府，找那個姓谷的，問他我們有何冤何仇，爲什麼要與

我們苦苦做對！」陳鳳道：「就是如此罷，不過我這裡才和大蟒山結下仇怨，不能不防備他來報仇。我想米先生可以不去，妮兒也可以不去了。」米先生還沒有說什麼，木蘭妮已然站起道：「這個可是不行，我現在好容易有個去的地方了，總不讓我去可是不行，我是非去不可。」陳鳳道：「你一個女孩子，怎麼能够出頭露面，滿街去跑？無論如何，你也不能去。」木蘭妮道：「這又不是我一個人是女孩子，王奶奶，王大媽，孫大姑，都是女的，多我一個人去，又有什麼不成，再者說這已然這末大的年歲，一個人出那末遠的門，我也不放心，還有一節，我又不是什麼全不會，坐在炕頭上的大姑娘，怕是磕了碰了，說句自大的話，總要帶了我去，還許給婆幫一點忙兒呢。」嘴裡說着，眼睛不住向王老太太看着，王太君心裡真愛，可是這種事，上陣交鋒，刀槍無眼，倘若一個受點委屈，誰也擔不了這個責任，因此也不好搭話，旁人一看，事不干己，更沒有一個說話的，正在僵着，米先生一笑道：「當家的，您的胆兒越來越小了，這個事情，按說總可不應當攔，一則這不應當叫大姑娘練了這末一身好把勢，二則想會練把勢的人，聽見有了衝鋒打仗的事，就是事不干己，還要湊個熱鬧，何況這跟王老太太又有那份交情

人家又是登門來求的，大姑娘正在年青，聽見這個信兒，那裡能肯不去，要依我說，慫還是把大姑娘帶了去的好。」米先生有米先生的心思，准知道木蘭妮自幼嬌慣，又沒了母親，陳鳳平常連句重話都沒說過，如今要真是不讓他去，他在家裡不定鬧出什麼事來，倘若他明着答應不去，陳鳳前脚一走，他後脚也去了，自己既不能去追他，讓他一個人走，更不能放心，所以才慫恿着叫陳鳳把他帶去。陳鳳本來不叫他去，怕是在外頭受了委屈，後來一看木蘭妮臉上很不是顏色，便已後悔，聽米先生一說，正是台階，便向木蘭妮一笑道：「我許你去是許你去，不過你可得聽我的話。出家在外，可比不得在自己家裡，一個不小心就許鬧出點事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我可是管不了你。」木蘭妮一聽陳鳳讓他去了，當時臉上顏色一轉道：「慫只要讓我去，我什麼話都聽。」當下大家一看這裡也沒有什麼再可說的了，全都找地方安歇，到了第二天，各自把傢伙帶好，辭了米先生，便一逕往廣平府走去。至於陳家溝裡傷亡的那些人，自有米先生去料理不提。只說這一般人路上談談笑笑，不覺路遠，這一天到了廣平府，可全沒進城，一直勾奔了楊家寨。到了楊家寨村口外頭，找了一座大樹林，隱住身子，大家一商量，是什麼人

先去探一下子，石猛頭一個就迸出來了道：「頭一回就是我去的，這回還是我去，你們看好不好？」翟鐵峰一搖頭道：「你先等一等吧，就憑你那個脾氣，如何能够探事？這件事總是要找一個精明強幹的主兒才成。」石猛把嘴一撇道：「不用我就不用我，我在這邊歇着，還省得受累哪。」翟鐵峰也不理他。陳鳳自告奮勇道：「我去一試成不成？」翟鐵峰道：「那個太成了，不過您到了那裡，也得有一套詞兒，不然人家一知道是您，當時不但問不出什麼事來，還得鬧個當場動手，今天咱們一路勞乏，總以別動手能够把事辦出來比什麼都好。」陳鳳道：「那我怎麼說呢？」翟鐵峰道：「您可以那找楊化南爲名，再把您的真名兒隱住，大概就可以成了。」陳鳳道：「就是吧。」說著把自己的兵器，一根三截白蠟杆子，拄在手裡，向大家一點頭，出了樹林，直奔楊化南的門口，到了門口，一看大門敞開，門凳上坐着幾個兇眉惡眼的人，在那裡嘻嘻哈哈的談天，一見陳鳳，全都站了起來，用手一指道：「嘿，嘿，嘿你別往前湊和了，幹什麼的？趁早兒說，說晚了可別說我們要拿你當躍門子老賊把你辦了！」陳鳳一聽，氣往上撞。別看陳鳳那末大的年紀，脾氣可不好，雖不能說話瞪眼打架，可是也還不能聽人家閒話，忍氣吞聲

，又加上這次到廣平府，根本不是出自本意，一心沒好氣，看見這幾個人說話無禮，不由把臉一沉，微微又一笑道：「你要問我幹什麼來的，我是找姓楊的，你把那個楊鎮楊化南叫出來，我們一見面，他自然就告訴你我是誰了。」這幾個人一聽，把嘴一撇道：「什麼？你找姓楊的？下輩子再見吧。還是那句話，你趁早兒走，是你的便宜，你要不快走，你的罪過可大了。」陳鳳一聽，就知道狼鐵峰他們所說的不假，便又笑一笑道：「姓楊的跟我手裡有不清楚的事，我既找他來，我就得見他的面兒，憑你這末一說，可是不行。」那幾個一聽，眉毛擰起來道，「怎麼着？跟你說好話你是不懂，這你就不要怪我們欺生了，實話告訴你說吧，你認識的姓楊的，他當了反叛，現在已然讓人家給辦下去了，是死是活，現在還不知道，這裡現在住的是一位谷老俠客，你要見着他，也沒有便宜，看在你這個年紀，還是趁早兒走了的好。」陳鳳也聽明白了，這裡依然還是那個姓谷的住在這裡，便假裝呀了一聲道：「勞駕，勞駕，回頭見吧！」說完轉身就要走，這幾個人裡頭，竟有眼睛管事的，准知道陳鳳來得蹊蹺，便往前一探身，把陳鳳揪住道：「你先別走，你問了我們半天，我也要問問你是誰？你不說清楚了可是走不了。」

陳鳳一聽，就知道他必是看出一點什麼破綻來了，便又笑了一笑道：「你要問我，我從我們家裡來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那人一執步逆過來照着陳鳳就是一個嘴巴，陳鳳翻身一閃，用手一叨他的腕子，底下橫着一腿，碰的一聲：那個人整個兒摔了出去，倒在地下便喊：「哥們可別讓他走了，這個老傢伙可是奸細。」大家唿嚕一下子，就把陳鳳給圍了，這個一拳，那個就是一腳，陳鳳那裡把這些人放在心上，東掄西橫，拳脚起處，嗚嗚，嗚嗚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只聽門裡喊聲大作，抬頭一看，從門裡擁出有三五十個人來，高矮胖瘦，各自拿着傢伙，齊聲喊道：「什麼人？怎敢到這裡來討吃？」陳鳳這時候心想，翟鐵峰這班人太已無能，就是這末一班人，他們就當了事了，今天自己賣賣老力氣，把這些人挨個兒打跑，有什麼話再說，見着翟鐵峰這班人，也叫他們看看自己是怎麼個英雄，見了這班人不但躲，反倒往前一迎道：「什麼？你們這裡人難道全都不會說人話嗎？我找姓楊的有事，姓楊的見與不見？應當給我一個話兒，怎麼一味蠻橫，彷彿殺了人都不用你們償命似的，難道你們成了惡虎村了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們都是什麼人物？來吧，誰自問能夠過來的，請過來我領教領教，要是自知不成，可別過

來送死，再打算活這末大可不是易事。」谷標自從翟鐵峰走後，跟着石猛被救，就知道這撥兒不是癩菴的，當時大家各自留神，半個月之內，不出事就走，要是有人來找，爽得一網打盡，免得再生旁的事。今天一聽，有人進去報，外頭來了這末一個人，谷標就是一怔，猜着八成兒是去的人勾了救兵又回來了，趕緊帶人出來一看，就是陳鳳一個人，也聽不出來他是什麼人邀來的，可是聽他說話的語氣，無論從什麼地方來的是被什麼人所邀？反正絕不能善罷干休，正在猶疑，打算自己過去細細盤問，猛聽身後有人喊道：「谷大哥，你閃一閃，等我來把他拿住，省得他這末耀武揚威！」谷標回頭一看，正是自己好友，神鏢手尤勤。便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尤大哥小心，咱們可是要活的不要死的。」尤勤一點頭，手裡一把單刀，往下一軋，就進過去了。用手裡刀向陳鳳一指道：「咳！你不要以老賣老，覺乎你怪不錯的，今天我要把你拿住，跟他們那堆反叛一塊兒治罪，別走，接刀！」刷的一聲，刀向陳鳳當頭劈下。正是：「鶯燕爭鳴噪，各自逞歌聲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顯奇能老翁驚群寇
施妙手弱女救慈親

陳鳳早就看明白了，一見他的刀到，斜步一跨，讓過他這一刀，往後一撤步，把手裡小桿子往外一抖，嘩的一聲，長出來足有三倍，尤勤就吓了一跳，他在江湖上闖蕩的年數也不少了，平常耳聽有這們一位英雄，會使三截套筒白蠟桿兒，方才自己出來的太急，也沒有問問人家姓什麼叫什麼，這一亮傢伙，才明白來者是個能手，當時心氣不免一餒，聽人說過陳鳳名頭高大，如果自己一個失紳，准能當場落敗，別的不說，頭一場給人家傷了面子，未免不是意思，可是打算善罷干休再回去，也一點兒台階都沒有，把牙一咬，用手一摸鏢囊，心說明著八成兒不是你的對手，我可對不過，我今天要用平生絕技，『連環三鏢』敗中取勝，不怕不能把你打倒了，只要他能挨上一下兒，我就算是面子十足了。想到這裡，逆過去一進身，伸腕子照陳鳳當胸就是一刀，陳鳳一跨步，身子一偏，刀就扎空了，尤勤橫腕子往裡頭一撩，刀奔陳鳳左脇，陳鳳微微一笑道：『讓你三招！』前脚一撤，後脚一墊，擰身一轉，尤勤的刀又撩空，尤勤也一墊步，刀劈陳鳳右肩，陳鳳

這次不躲不閃，一甩手裡白臘杆子，往上一翻一磕，尤勤准知道陳鳳身懷絕藝，只要磕上，准得傢伙出手，趕緊往後一撒刀，讓過杆子，往後一退步，軋刀一點頭道：「幹你不過，失陪了，你可別追，你要一追，我可對不過要用絕技贏你。」他准知道陳鳳這個主兒，經得多見得廣，自己一跑，他准是不追，非把這層給他挑破了，他是絕不上當，因此才說了這末兩句，果然陳鳳已然止住脚步，聽他一說，便把杆子一點道：「你要不說，我倒不追你了，你既是這末說，我可不能不領教你的絕藝，朋友，姓陳的追來了。」尤勤一聽陳鳳道字號，知道他是陳鳳無疑，便趕緊把刀交在左手，右手從鏢囊裡掏出三隻鏢來，一邊跑着，回頭偷看，陳鳳還真追下來了，已然跑了個首尾相連。心裡暗喜，原來打暗器的，所怕就是離得太遠，一則力氣微，打到人家身上，已然沒了力量，傷之不重，二則因為離得太遠，傢伙走得慢，敵人就容易施展招式，連讓帶破了。不過這可說好打暗器的，要是功夫不太純熟，離得太近，自己暗器還沒打出去，人家已然追上了，再打算躲也就不易了，尤勤夙稱神鏢手，講究是打出去，准保是穩，准，狠，一點兒不含乎。一看陳鳳身臨切近，前脚一拳，後腿一細，身子往前一探，一回頭，抖手一鏢，賊

聲：「着！」一縷寒光直奔陳鳳，陳鳳早有準備，一看鏢到，往下一坐腰，鏢味的一聲，從頭上過去，才要往起一長身，味的又是一聲，一道白光奔了自己胸口，陳鳳本是一個矮身勢兒，躲過上頭這一鏢，可就沒有防備這第二鏢，一看鏢到，喊聲：「好！」斜身一長胳膊，噹哪一聲，鏢落地上，沒等陳鳳往回收勢子，尤勤一抖手，又是一鏢，味的一聲，奔了陳鳳左肩頭，陳鳳是一個大捨身勢，要是往回一撤身，這鏢准打在嘎嘎，要是再斜身往橫裡去，可就沒了勁兒了，這要換在別人，無論如何，也難以躲開，究竟陳鳳藝高人胆大，一看這隻鏢再不能躲了，往起一甩白臘杆，杆子正磕鏢尾，只聽噹的一聲，鏢頭一翻，鏢尾向前，噹哪一聲，鏢已落地，尤勤一看陳鳳那末大的年紀，居然還有那末好的能耐，實在可佩，便雙手一拱道：「陳老英雄，實在技藝超羣；在下情願甘拜下風，這裡的忙，我也不幫了，改日再見吧！」說完一抖手，竟自往村外去了。陳鳳不由一點頭，心說這個人倒是有點意思，我也就不必追了，遂哈哈一笑道：「列位看見了沒有，人家這位朋友，能够知難知退，真不愧是位漢子，還有那位？請過來咱們領教領教！」一句話沒說完，人羣裡一聲喊：「老頭兒別這裡張狂，咱們比下子橫

功夫，黝黝誰行誰不行！」說著話從裡頭進出一個，陳鳳一看，出來這個，身高在八尺開外，頭大，臉黑，腰粗，膀寬，背厚，身上不但沒有穿長衣裳，連短衣裳都沒有穿，只腿底下穿了一條綢子褲兒，光著脊梁，露著一身黑肉，真是又黑又亮，辮子在腦袋上盤著，活像一個大鍋圈兒，手裡是什麼傢伙也沒拿，赤手空拳扎煞著兩隻胳膊，搖頭幌腦，撲了自己而來。陳鳳看完，准知道這小子是個渾小子，便笑了一笑道：「不含乎啊，朋友，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你是怎麼個稱呼啊！」大個兒一聽，把嘴一撇道：「怎麼着？老頭兒不認識嗎？我姓羅，我叫羅袞，人送我一個外號叫鐵金剛，家住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城外羅家村。老頭兒你叫什麼？」陳鳳一聽，別瞧這個人像兒不濟，禮路兒不差，出來那末幾位，都沒有一個會問問叫什麼的？居然讓渾人倒搶了先了。便笑了一笑道：「你要問我，姓陳家住陳家溝，我叫陳鳳。」陳鳳這一道字號不要緊，這撥人裡就全亂了，方才看見尤動連珠三鏢，陳鳳一隻沒挨上，躲的那份兒俏皮，簡直就不用提了。不過先前只是怕，還沒有明白准知道是什麼人，大家都在猜想着，及至羅袞出去一問，陳鳳一道字號，大家都伸出舌頭，涼了半截，縮不回去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陳鳳在江湖上真是名

頭高大，這一撥兒人誰能不駭怕，這時候谷標可就犯了心思，別的不說陳鳳不錯是成了名的英雄，可是他已然多年不在江湖上露面，今天怎麼忽然來到這裡？可是怪事，心裡正在尋思，還沒得過去，羅袞這時候就急了，一聲喊道：「老頭兒，我已然跟你道完了字號，咱們該說正經的了。」陳鳳一笑道：「你說怎麼說吧？」羅袞道：「要講我的能耐，並沒有練過什麼深功夫，不過練過點笨功夫，我要練得上來，你要練不上來就算你輸，你這末大的年歲，我也不難為你，你就是能趕緊一走，當時完事，我要是練得上來，你也練得上來，咱們算是扯平，什麼功夫，你練得上來，我練不上來，算是我輸了，我可以拜你爲師，當着大家給你磕頭，不但我不幫着他們跟你爲難，而且還要幫着你打他們，你看好不好？」陳鳳一聽，渾小子說出話來，有點意思，便一笑道：「你說的我完全可以答應，不過有一節，等我練完了，你練不上來，到了時候，你不認帳了，咱們又應當如何？」羅袞道：「小子說話，說出來全都不算數，那還充什麼英雄？那豈成了狗熊了。老頭子，你還有什麼話沒有？沒有話，我可就要練了。」陳鳳道：「沒什麼說的了，你先練吧。」羅袞道：「好，就是吧。」說着用眼四下一看，只見門口正放着一對上馬

石，他就樂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就是他。」這塊上馬石長下裡有四尺，寬下裡有二尺，地下埋着不知多少，在地面外露着也還有一尺七八，論分量少說着也有五百多斤，只見羅袞走了過去，雙手一摸石邊，用手一幌，跟着用脚一踢，說來不信，那末大的一塊石頭，居然被他踢得連幌了兩幌，土根兒一鬆，喊聲「起！」那塊石頭便真個脫土而起。大家看着不由脫口而出，喊了一聲：「好！」連陳鳳看着，都不由點了點頭。羅袞把石頭抱了起來，走了幾步，往地下咕咚一放，拿手一指道：「陳老頭兒，你看見了沒有，這塊石頭，可也不是從我家裡帶來的，也沒有一點假，石頭可是硬的，我這拳頭可是肉，你看着我這一拳下去，要把石頭打成粉碎，如果震碎了一塊，或是打得不到底，就算我沒練好，你要能够照着我說的練上來，你可也得練一個樣兒給大家看看，話是已然說了兩遍了，再說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，老頭兒你就上眼看看吧！」說着只見他挺腰一立，往起一吸氣，當時胸脯子長起來足有半尺多高，胳膊一伸，咯吧咯吧亂響。兩旁的人，便又是一聲震天的好兒，陳鳳看着，却是不露半點聲色，羅袞把石頭放在地下之後，運了運氣力，單掌一掄，照着石頭上一掌砸去，只聽叭叭一聲，那塊石頭果然應手而碎。

，大家不喊好，全都拍上巴掌了，羅袞把石頭砸碎，一邊掄着胳膊，一邊來回的不住走，走了有個三五趟，才向陳鳳一笑道：「老頭兒，你瞧我說到什麼地方，練到什麼地方了吧，這底下該瞧你的了，你練吧。」陳鳳一搖頭。羅袞哈哈一笑道：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練不了，你那裡成，這末辦還是那句話，你趕緊走，我絕不難為你。」陳鳳又一搖頭。羅袞道：「你既練不上來，又不肯走，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呀？」陳鳳道：「你全鬧錯了，你看我搖頭，你以為我練不上來了，傻小子，你練了半天，那算不了什麼體面功夫，我就是照樣兒練下來，也沒有什麼意思，我看這個玩藝不用練了。」羅袞道：「什麼？我練完了，該你練了，你說不練那可不，費話少說，你照樣兒給我練下來，算是饒你沒事。」陳鳳一看他急得腦筋都迸起來了。便又笑了一笑道：「你別忙啊，說好了練，孰有不練之理，不過你練的那手玩藝兒，只好矇矓那沒有練過把式的，真有功夫的人，如何能看在眼裡，這末辦，你那套玩藝兒暫時收一收，我也練一樣小玩藝兒，大眾開開心，你要也能練得上來，我是當時拜你為師，你要練不上來，咱們兩個人算是抵了，誰也不該誰的，你瞧好不好？」羅袞道：「既是這末說，你就練一手兒我們瞧瞧，

准要是我練不上來；不但拜你爲師，還得幫着你打他們，你瞧好不好？」陳鳳點頭道：「好，咱們就那末辦了，你方才拿的是那塊石頭練的，現在我拿那塊石頭練，我可不能像你，拿人家東西，練了半天功夫，臨完把人家石頭還砸個粉碎，把人家東西，全都毀了，那可不對，我練手功夫，練完了之後，還要把這塊石頭還原。不過我說得圓，玩藝可未必練得圓，好在咱們話都說在前邊了，誰不行爬在地下拜人爲師，我先告訴你，我是怎麼一個練法，那塊石頭，方才不是你搬出來的，大概有多大分量，你總可以知道，現在我也不過去用腳踢，用手搬，依然還叫他在土裡埋着半截，我站在這裡，我把手裡拿的這根杆子，往那塊石頭上一搭，來回在上頭一踏，跟着我手上要一使勁，我要把這塊石頭，用我這根杆子把他粘出來。」大家一聽，有的瞪眼發怔，有的撇嘴不信。就見陳鳳微微一笑道：「我說的可是這末練，究竟練得了那個兒練不了，我可不敢說一定，反正咱們練着瞧。」說完向那塊上馬石一端詳，把手裏白臘杆一抖兩抖，那白臘杆子便跟麪條一樣，隨手亂顫，顫出有碗大的花兒來，嗖的一聲，那跟杆子，便搭在了上馬石上，陳鳳把手一點，單手一粘賊聲：「起！」大家凝眸一看，那塊石頭，果然動

了一動，大家還都以為是眼離了，圓睜雙眼再看，只見陳鳳把杆子微微一抖，往回一帶，說來不信，那塊石頭便真個一翻身，隨著那根杆子離地而起，出來了足有一兩步遠，才聽咕咚一聲，落在地下，這些個助拳的，舌頭伸出來都縮不回去了，羅袞也瞧明白了，可真不含乎，爬在地下，當時就磕頭叫老師，陳鳳也樂了道：「你先請起，我那不過是一種障眼法兒，並不是什麼功夫，您的功夫，且比我強呢，我如何能够做得了您的老師。」羅袞道：「老師您不用說了，您這手兒功夫，我懂得，這是太極十三勢，四大拿法裡的粘綿連隨一氣法，您不給我當老師，誰給我當老師……」正在亂吵亂嚷，陳鳳不得開交，猛聽門裡有人咳嗽一聲道：「什麼人怎麼在我這門前這末亂吵亂鬧？」陳鳳一看，出來的是一個老頭兒，精神飽滿，很透著有個樣兒，想著這個人大概就是對點子谷標。陳鳳還沒有猜錯，出來這個人確是谷標，皆因上次翟鐵峰他們在這裏鬧了一次後，谷標惟恐他們還來第二次，並且准知在他們再來必定要另外約人，這個場子，會越鬧越厲害，自己雖說人位不少，究屬顯着有點人單，在翟鐵峰他們走後，便派人四下一請人，因為離得日子太近，約來的人，還沒有來齊，谷標正在放心不下，和大家正在商談，外頭一吵，

知道出了岔子，便趕緊同了人跑到外頭大門裡頭一影，先看陳鳳躲過三鏢，就知道來人能耐不錯，再看羅袞出去一問，原來來人是大名鼎鼎的陳鳳，不由心裡一跳，准知道陳鳳已是洗手多年，不在外頭走的人了，不知什麼緣故，忽然今天來到這裡，要說是那些人約的吧，別人又一個不見，只是陳鳳一個人，簡直摸不清頭緒，看了一看，陳鳳施展絕技，把上馬石用白蠟杆子給粘過來了，心裏更是一動，別的不說，就衝這一手兒能耐，別人就不是敵手，又怕自己不出去，讓這些朋友恥笑，便把腰兒一挺，走了出來，後頭那撥兒朋友，也跟著全都走了出來。來到臨近，抱拳一拱手道：「陳老英雄請了，不知駕到，絲毫沒有準備，實在對不過。有什麼話，裏邊請吧。」陳鳳一聽，這叫馬後砲，方才爲什麼你不出來，如今見我施出絕技，你又出來了，不過你可出來晚了，今天姓陳的，可要鬧個不懂面子，對不過，想着微微一笑道：「喝！當家的，您這話可是說遠了，我今天到這裡，也沒登門給鑿遞個帖兒，實在下不去，您別見怪，今天在下來到這裡，原是打聽一位朋友，楊鎮楊化南，找他談一點事，沒有想到，來到這裡，還沒有等我把話說完，衆位出來，就把在下圍了，我們這裡正鬧著玩呢，當家的出來了，倒叫您取笑，我再問您一句，我

們那個姓楊的朋友究竟在什麼地方？」谷標一搖頭道：「這個我可不知道。」陳鳳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就跟您告假了；」說完一轉身，就要往回走，却聽谷標身後有人一聲喊道：「姓陳的，你別鬧味兒，在下沒有真能實學，打算不知自量，要跟您討教個一兩手兒。」隨著聲音，從裡頭一蹤，進出一個人來，陳鳳一看，這個人身量矮小，又黑又瘦，小頭，小臉，小鼻子，小眼兒，小嘴，小耳朵，長脖子，大頸拉膝，大腦門，光下頰兒，上身穿著一件青洋縐短褂，已是油泥包着，下身却穿著一條厚棉褲，彷彿是個寒腿相似，手裡拿了一把小寶劍，長不到二尺，又黑又暗，也看不出是一件什麼樣兒傢伙，來到臨近，滋牙一笑道：「陳老英雄，您不認得我，我可認得您，我告訴告訴您我是誰，您動手時候，也好有個厚情，在下家住江西省白鹿洞，姓于名玉堂，有個外號叫病鶴鶉，」我這末一提，八成兒您更不明白了，乾脆，我也不用跟您費話了，今天來到這裡，既是把式場子咱們攔下慢的說快的，您先賞我兩招，我也給您接接招，學兩手兒能耐，陳老英雄，您就請吧。」陳鳳一聽，就是一怔，這個人不但有名，而且還有大名，江西有名白鹿洞八醜，這不用說，定是其中之一，江西八醜，在江湖上的地位，比起自己，只高不矮，今天來的，是

他一個，還是八個一塊兒來的，就說不上了。人家現在已然出來，當然沒有躲開之理，乾脆，幹吧，想着便也一笑道：「嘔！原來您就是江西白鹿洞的于二爺，實在久仰，既是您願賞招，在下願意給您搭個架子，于二爺您賞招吧！」于玉堂一笑道：「得罪了！」往起一縱，就跟一個猴兒一樣，寶劍往下，「魁星看斗式」直往陳鳳常頭扎來，陳鳳斜身一閃、一抖手裡桿子吧的一磕，于玉堂往回一撤劍，陳鳳桿子橫着往下一找，便啞于玉堂肩頭，于玉堂往旁邊一跨步，杆子頭往下一沉，翻手裡寶劍往上就撩，陳鳳早就防備他這把傢伙，一看寶劍往上一翻，趕緊往後就撤，于玉堂趁勢往裡一裹，劍扎陳鳳咽喉。陳鳳既是早就知道江湖上有這末一個于玉堂，當然動起手來就得說是留着一份兒神，兩下裡一交手，一看于玉堂出的招數，果然和別人不同，更是不敢大意，一看劍到、斜身跨步打算讓過劍去再還招，于玉堂手底下更快，一看陳鳳斜身一閃，他不撤劍換招，只把身子一衝，往前一墊步，手裡寶劍一橫，就向陳鳳肩頭上抹去，陳鳳一看，步兒够上了，擰腰往裡一轉，不管他劍奔什麼地方，掄桿子一抽，便奔于玉堂雙腿砸去，于玉堂往起提腰一縱，桿子從腿底下過去，手裏劍可也撒回來了，兩個人雖然嘴裡沒說

什麼，心裡不由全都暗讚一聲，『好身法兒。』兩下又一照面，于玉堂手裡劍點陳鳳胸口，陳鳳大吸氣，跨步一仰臉，劍從斜裡刺過，陳鳳這回可就不等他撤招了，桿子橫着一推，桿子尖奔于玉堂左脇點去，于玉堂不躲桿子，用手裡劍往下一切，陳鳳怕他使的是寶劍，趕緊往後一撤，于玉堂趁勢一墊步，寶劍又奔了陳鳳咽喉，陳鳳一看，就是這兩招兒，沒結沒完，那可不像話，才想起自己家傳『丟打三槍』的招數來，往後一撤身，單手桿子，就是一個要走的樣兒，于玉堂果然不知道這一手兒，便哈哈一笑道：『陳老英雄，您別走哇，咱們還沒過完招呢。』說着手裏寶劍一緊，一軋步就追上來了，够了步數，挺手裏劍便往陳鳳脊背扎去，陳鳳一聽後頭脚步聲兒，已然知道他是追上來了，却假做不知，料着已然够上步位，猛的一回頭，喊聲：『好，別走了！』單手一轉桿子，一個鷓子翻身，便正過臉來，單腿一踢桿子，桿子稍兒往起一起借勁使勢，這一桿子便奔了于玉堂咽喉，于玉堂可沒有防備有這沒一手兒，兩個人走得首尾相連，要躲也來不及了，忙把手裡劍往上一迎，意思是打算把陳鳳的桿子推出去，可惜慢了一點兒，陳鳳的桿子，已竟到了，于玉堂一看實在躲不開了，才往旁邊一閃，一桿子正戳在于玉

堂左肩頭，饒是于玉堂那末好的功夫，還哎呀了一聲，倒退出去有三五步，捧劍回頭一拱手道：「高明，高明，承讓承讓。」一縱身又回去了。陳鳳正要說兩句客氣話，還沒得說，裡頭有人狂喊一聲道：「姓陳的，你有多大能耐，胆敢傷我二哥，別走，待俺和你一會。」稀稜嘩稜一陣響，從裏頭走出一個來，仔細一看，比于玉堂還難看，身高不到四尺，腦袋倒占去了一尺半，這臉真是比馬還瘦還長，八字眉，正長著。亞似吊客一樣，兩隻細長眼，簡直小得就成一道縫兒，大鼻子，大嘴，兩隻小耳朵，長胳膊，短腿，小腳兒，穿一件青綢子大褂，掖著大襟，繫著一條青洋綢帶子，底下穿著兩隻靴子，活像一個無常鬼。手裏拿的是一桿九耳八環方便鎗，往前兩幌，就到了陳鳳面前一咧大嘴道：「在下姓方名璧，別號人稱俏郎君白鹿八醜排行第四的方四爺，剛才你用敗中取勝急三槍戰敗我們二哥，也是他一時大意，才上了你的當，如今方四爺也要領教領教你的大桿子，來，來，來，請您賞招吧。」陳鳳一聽，不由喫嚇一樂，到不是別的就是他這外號兒太有意思了，長得活鬼一樣，居然叫俏郎君，簡直是罵人不帶髒字，也不是什麼高明人拿他開心，他就信以為實了。陳鳳一樂，方璧不高興了，一幌手裡大鎗道：「姓

陳的，你別賣味兒，你還怪不錯的呢，別走，接傢伙，嘩稜一響，九耳八環方便鏢就奔了陳鳳肚子上搽去，陳鳳心裡納悶，方便鏢全是出家人們用，還真沒看見過俗家使這種傢伙的，這個主兒人還沒有傢伙高，居然使得這末流活，不用說，這個主兒必有絕技，不可大意，一見鏢到，立手裏桿子一磕，方璧不等桿子磕上，縮鏢頭獻鏢尾，嘩稜一聲，後頭那個大督頭，便向陳鳳肚子上扎去，陳鳳還真沒防備他會回來那末快，嘩稜一聲，傢伙帶著風就到了，要躲已是不及，喊聲：「哎呀不好！」哎喲一聲，兩個人裡頭已然倒了一個。方璧一個仰巴叉，已然躺在地上。陳鳳倒吓了一跳，攔住傢伙一看，原來方璧肩窩上挨了一袖箭。不由一怔，回頭一看放箭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女兒木蘭妮兒，當時心裡就明白了，自己女兒不但長槍大刀樣樣兒都拿得起來，而且是諸般小傢伙，也是無一不精，他打出來這種袖箭，和旁人所打，却不相同，因為他這種箭是用純鋼打造，在箭尖上打出兩個小倒鬚兒鈎兒，這種暗器，只要不打上算沒事，不幸挨上一下子，就不用打算再摘下來，不把肉皮子豁開，這隻箭就算拿不下。今天一看方璧挨了一下子，當時倒在地下，又一看肩窩上釘著一隻箭，准知道是自己女兒所打，心裏也高

興，也害怕。高興的是，小小姑娘，真會有這末大的胆子，居然才一露面兒就把一個硬手打倒，再者又救了自己危難，實在手底下真是不壞，害怕的是各樣這理人位太多，別讓頭一手兒得了上風，底下不定出什麼詭手。一個姑娘家，贏了沒什麼說的，如果輸了，手只要一扶地，這個筋斗就算栽大了，心裏納悶，王太君這撥兒人怎麼還不趕來，方在尋思，方璧就爬回去了，本蘭泥過來一拉陳鳳道：「爸爸您是來找人來了，怎麼會跟人家動起手來，如果是沒有在這裏，咱們趕緊回去吧。」陳鳳一想，這到不錯，有個台階兒，趕緊下了也好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好，那咱們爺兒兩個走吧。」陳鳳心裏想，走是不錯，不過就怕走不了，果然才一轉身，後頭就有人喊：「姓陳的，您先留步，我也打算跟您學個一手兩手兒。」喊的聲音，彷彿一條破毛竹一樣，劈劈拉拉、要多難聽有多難聽，止步回頭一看，出來這個比方璧還難看，大扁腦袋，寬下裏約一尺二，長下裏也就有四寸，短肩毛，扁眼睛，蒜斗鼻子，沒鼻梁，寬嘴又兒，厚嘴唇，兩隻又短又扁的厚耳朵，短脖挺兒，縮下頰兒，膀扇寬，足夠三尺七八，肺子厚，短胳膊，短腿，大肚子，大腳片兒，屁股起樓子，從腦袋到腳底下，一共有三尺長，穿着一身紫花土布褲兒，脚

底下兩隻搬尖酒鞋。乍看彷彿是一個四方煞兒，上頭擱了一塊大肉餅子。手裡拿着一對釘釘狼牙棒，走道兒都喘氣，一搖三幌，來到臨近，雙棒一順，就地一恭道：「陳老前輩，您的手兒可太高了，方才落敗的是我兩位師哥我叫常敬，人送我一個人美號叫雙棒鎮四方，您多加指點，方才我兩位師哥，已然敗在您的手裏，要以我的能耐來說，更不如我二位師哥，那末我出來，豈不是自我其苦嗎？陳老前輩，這個我可是一點法子都沒有，既是師兄弟一場，他們讓人家打了，我要是不出來挨一下子，未免對不過我們師兄弟一場，所以我跑出來這趟，可不是爲給我兩個師哥做臉，您就輕輕給我一下子，把我也打發回去，我的過節就交待過去了，陳老前輩，您就賞我一下子吧！」說着話兩眼不住亂翻，陳鳳倒爲難了，方才別瞧方璧癱下了，那可不是自己打倒的，現在這個常敬過來，一句橫話沒說，什麼好聽說什麼，別聽他這麼說，必有絕技在身，要是一個大意，當時就落敗他手，自己要是不過去，又恐怕不像話，正在爲難，忽聽有人一陣亂嚷：「是這裏，打上了，快點兒，咱們也揍他們兩個。」人聲嘈雜，陳鳳回頭一看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原來來的正是王老太太，靳氏，孫露，翟鐵峰，胡成，狄守寧，葛天翔，鄭家燕，

王天朋，都已趕到，方在一喜，要找出一人去打個這醜八怪，還沒有等自己找，石猛挺身一縱，進了過來，抖丹田一聲喝喊道：「你們諸位暫時往後退一步，等我來收拾這妖怪精。」一挺胸脯子，進了過去，用手一指道：「妖精，你怎麼也出來了？我是張天師的徒弟，專能畫符捉妖，今天你遇見我，就算是你的劫數到了，接傢伙！」正是；「信口發謔語，莫道矇懂人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」

第三回

施小巧三丸退勁敵
表奇能一瓣嚇賊群

雙手一抖，嘩稜一聲響，兩隻判官筆就出來了，往上一衝，左手筆奔常敬左脇，右手筆奔常敬右肩頭，常敬一見，哈哈一笑道：「我出來原是打算向陳老前輩討教兩手，沒想到平空會出來了這末一位，既是有人肯賞臉，咱們無論如何，也得把這一場捧下來，」嘴裏說著，微微往下一矮身，本來他的個兒就矮，石猛個兒就高，往他身上走傢伙，得往底下彎著腰，他這末一矮，當時更矮了，傢伙就全空了，石猛一出來，還真沒把這個醜八怪放在眼裏，打算出來來個下馬威，手起筆落，先弄死一個，一則自己豁臉，二則

也可以讓賊人那頭兒瞧着駭怕，心裡這末一想，手去的太猛，連一點往回撤的勁，全都沒留，萬沒想到，矮胖子矮到那個樣兒他還能往下落，自己身子往前一撲，傢伙一空，收不住勁，整個兒身子全都往前衝去，知道不好，可就收不住了，常敬又是微微一笑道：

「這位朋友，您這叫什麼招兒？怎麼一個勁兒往前衝，不見手法兒，對不過，咱們這裏大小也是個把式場兒，別叫人家練家子笑話，您再換一場吧！」嘴裡說着，身子往起一長，手裏雙棒，往前一戳，照着石猛肚子上唵的一聲就到了。石猛准知道是挨上了，可是打算躲，實在沒了閃處，只好往後趕緊一收一閃，饒是這末著，左右兩邊大腿根兒上，還全都挨了一下子，仗著石猛皮糙肉厚，又有一身硬功夫，挨了一下子，砸得一咧嘴，咚，咚，咚，往後倒退了三五步，一換腰才算站住，石猛臉上雖說掛不住，心裏還真有點兒發慌，意意思思又想過去，又想回去，正在猶疑之際，却聽身後有人一聲喊嚷：

「石大爺，您先歇一歇，看我來和他鬥一下子。」石猛一聽，說話的是個女人聲兒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正是孫露，石猛知道孫露手底下有特別功夫，身懷絕藝，只要過去，准能把醜八怪弄翻下，也好給自己轉轉面子，想到便往後一閃，向孫露一笑道：「孫大姑

，您來吧，這個妖精交給您了。」孫露不理石猛，往前一進步，一亮手裡寶劍，向常敬一指道：「我們今天來到這裡，原爲的是給好朋友了事來了，你既是吃江湖飯的朋友，就應當知道江湖上的義氣，遇見這種事，便應給兩下拆解的才是，怎麼你們反而添加他的勢力，幫着他 and 好朋友過不去，我也是被朋友所約，前來了解此事，你要看江湖面上，趕緊一走，算是沒你什麼事，你要自恃你練過幾手兒功夫，一定要和這班人過不去，你可是自找無趣，我的話也跟你說完了，聽也在你，不聽也在你。」說著雙眉一縐，按劍瞪眼，常敬弟兄在江浙一帶，很有個名兒姓兒，今天被約來到這裏，原也沒想動手，不過是多年沒到北方，借着這個碴兒也到此地來看看，沒想到兩下裏一見面，自己弟兄忍不住氣，出去頭一個就讓陳鳳給打回來了，第二個掛不住，出頭露面，又叫陳鳳給打下風，他這才拔脯子出去，頭一個遇見石猛，眼看就把石猛弄倒，半空閃出這末一個姑娘，能耐怎麼樣不知道，話言話語，口氣可是不小，聽孫露說完，不由往上撞氣，既是給武聖人磕過頭，是個練把式的，不管輸贏，不怕把腦袋混沒了，那也是小子幹的，要真是叫人家用三言五語，就給說了回去，那以後江湖上這碗飯，就算不用吃了，

即使交手，鬧個粉身碎骨，也不能栽這種軟筋斗，想到這裡，向孫露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姑娘，您的話，我却聽明白了，我既是被人所約，前來助拳，再者我們弟兄，也全栽了跟斗，現在就這末回去，彷彿不是意思，您拿着傢伙，當然也是練家子，您要願意賞個一招兩招，我可以給您接招當個肉架子，您要不肯賞招，也不敢強求，請您靠後，我再跟別位請教！」孫露一聽，不由點頭，就衝他這一套話，功夫就錯不了，便微一點頭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請！」說着話劈頭就是一劍，常敬一提腰，大家全都吓了一跳。看常敬這個人，又寬又扁，又矮又肥，動轉挪移，都不方便，孫露手裡劍又快，手也快，倏的一劍，照着常敬腦袋上就是一劍，就憑常敬那個塊兒，無論如何，也躲不過去，大家還都覺得孫露手兒太黑，遇見這末一個人，大小叫受一點傷，趕緊回去就完了，大不該下手太重，這一劍下去，准保是劈兩半兒，死得未免太慘一點兒，正在往裏一吸氣，萬沒想到，常敬身子陡的一斜，往起一轉，滴溜一下子，蹶起來足有一丈多高，身子不但靈活，普通會點武術的，乾脆就叫辦不到，誰也沒看出來常敬會有這末一手兒工夫。就這末一來不要緊，連孫露都吓了一跳，才一抬頭，常敬就下來了，手裏狼牙棒噙的一響，

左右一分，雙風貫耳，便向孫露頂上磕來，孫露一坐腰，傢伙從頭上過去，到了當頂，噹的一聲，雙棒一攏，往當頂砸下，孫露斜身一閃，讓過雙棒，手裏寶劍往上一翻，要削他雙棒，常敬往回一撤，雙棒從底下兜了進去，直砸孫露兩脇，孫露斜步一跨，手裏劍從中間一分，立起來一推，常敬往回一撤棒，橫着一脚，往孫露腰上踢去，孫露一側身，沒等來得及回頭，常敬墊步就到了，橫棒往前一推，正在孫露脊梁上，孫露身不由己，哆，哆，哆搶出去足有十來步，才算站住。孫露臉一紅，一提劍跑回去了，常敬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位大姑娘，手底下真俐落，就是經事太少，沒有想到這一手兒，人家可不算輸，我也不算贏，總是人家讓着我，還有那位肯其再賞我兩招，要是沒有我可就要回去了。」常敬得了便宜一賣乖，陳鳳可就要過去，手才一摸桿子，木蘭妮兒用手一揪陳鳳道：「爸爸，您不用出去，等我去把他打發回去。」陳鳳一點頭道：「你可要小心一點兒。」木蘭妮兒答應一聲，一扣劍囊，噹的一聲，劍就出了鞘了，往手裏一捧，往前緊走兩步，用手裏劍一指道：「請了，方才看你這幾手兒功夫，實在不壞，我雖沒有練過，也不見得能够贏得了你，不過我們全都不過來，不是就輸給你了嗎？這末辦，咱們

也過一過手，誰行誰不行，也就知道了，你瞧好不好？」常敬一聽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姑娘您這話說得太客氣了，沒別的您就多賞幾招吧。」說完雙棒一磕，噹的一聲，雙棒就到了，直奔木蘭妮兒當頭砸下，木蘭妮兒一看棒到，連躲都不躲，瞪眼一看，棒到了臨近橫手裏劍，往上一削，常敬就知道木蘭妮兒手裡使的是一口寶劍，削上准折，趕緊往回一撤，木蘭妮兒趁勢往裏一追，劍尖直奔常敬心窩，常敬斜身一閃，沒等雙棒往回遞，木蘭妮進步一長胳膊，唻的一劍，兜着常敬肩窩子往上一挑，常敬往外一閃，少微慢了一點兒，劍尖兒正掛在肩窩子，刷的一下子，血就下來了，木蘭妮兒往回一收劍道：「對不過，失手，失手，請回吧。」常敬一聽，臉上也一紅，一收雙棒把手一拱道：「承讓，承讓，再見吧！」臊眉搭眼流着血湯子走回去了，木蘭妮兒本來不願多傷人，不過惱恨常敬口氣太大，他聽了有點不高興，所以出來給他一下子，已然把他打完了，自己氣也出了，一轉身就要往回走，才走了兩步，就聽後頭有人喊：「姑娘，慢走，我也請教兩手兒。」木蘭妮兒只好站住脚步，回頭一看，但見這回出來這個人，却是好樣子，身高七尺，年青力壯，至大不過三十歲，眉清目秀，膀闊腰圓，手裏也是一把寶劍，來到臨近

，深深一躬道：「在下樊紀，初學乍練，特來請教兩手，姑娘可別手重，咱們是點到而已，請！」說完，一捧手裏劍向前一遞，便向木蘭妮兒胸口扎去。木蘭妮兒也是一捧劍，往斜裏一退步，手裏劍往樊紀劍上削去。樊紀往後一撤，木蘭妮兒劍尖一豎，直刺樊紀咽喉，樊紀斜臉一閃，讓過劍鋒，他可不敢拿劍硬磕，抬腿揚手，劍尖兒順著手指處，往下一落，便向木蘭妮兒當項劈去，木蘭妮兒一見劍到，仰面一撤身，左手往裏一掌，右手劍反腕子一翻往起一挑，樊紀撤劍一剪腕子，木蘭妮兒立劍一順，樊紀進步攔腰一橫，木蘭妮兒擰身一蹤，蹤起足有七八尺高，劍從脚下削過，樊紀不等木蘭妮兒往下落，手裡劍往上一撩，這手兒叫「大撩陰」，專以攻對手虛勢，使他無從還手，在使刀劍的主兒，全都知道這手兒功夫，十分厲害，陳鳳一看，女兒入險，不由大吃一驚，以及旁觀衆人都吓了一跳，靳安姑正要縱身出去迎救，王太君輕輕一伸手把他攔住道：「不用着急，我瞧出來了陳大姑娘這手兒『白鶴沖天』加上『燕子穿簾』使得太好，你們都沒瞧出來，快瞧，快瞧，」靳安姑還在似信不信，耳邊起個焦雷似的大彩，凝神急看，只見木蘭妮兒雙腳下落，眼看就要釀上樊紀手裏劍，陡的腰板兒一平，胳膊往起一揚，

雙腳往上一翹，便和一個燕兒相仿，頭上脚下，往下一抄一捲，手裏劍便直向樊紀前胸刺去，樊紀滿心滿意以爲這手兒足可以當場取勝，向大家誇下了嘴，不過他可沒有打算把木蘭妮兒一劍叫他身受重傷，只想他往下一落，大小輕重讓他掛上一點傷，就算完事，手裏劍往上一撩，可是一個整個兒勁頭，萬也沒有想到，木蘭妮雖則歲數不大，玩藝比他可高得多，木蘭妮兒陡的一變式子，身子往下一抄，手裏劍真比電還快，先是扁着一砸樊紀的劍，噲的一聲響，樊紀經了這末一震，劍尖兒往下一沉，樊紀就知道不好，打算往回一撤劍，護住面門，沒有想到木蘭妮兒變化太快，自己手略微慢了一點兒，自己劍要緩還沒得緩，木蘭妮兒向嘎嚶咽喉一劍已經刺到，準知道勢子太急，只要挨上，是準死無訛，心裡暗喊一聲『不好』急忙往旁邊一閃，饒是這樣木蘭妮兒劍光過處，左肩頭已然划了一個大口子，血往外一流，樊紀手提長劍，往回一撤，就算敗回去了。木蘭妮兒准知道這不能算完，手搖長劍，向谷標一點頭道：『方才聽了半天，您是這邊的首領，我年青不懂事，我想請您過來，賞我一兩招，我要是敗給您，我們這一撥子，當時全都走，您拿的人，也算白拿了，您佔的地方，也算白佔了，我們要是把你贏了，那可也對不過，我們

要求您把我們的地方還給我們，我們的人，也得請您給我們想個法子，只要把人交還我們，什麼話我們也不說，知道您是位英雄，我們還要求您多多照顧呢，您看如何？」木蘭妮兒這幾句話不要緊，幾個已然拿刀的使劍的，又全回去了，因為木蘭妮兒這幾句話，就是指名道姓叫谷標出去，別人不必過去，贏了木蘭妮兒都不是意思，何況還不一定准贏得了人家。大家這末一觀望，谷標可就沉不住氣了，自從上次翟鐵峯他們走後，他就知道這件事不能算完，所以四下裏一約人，在此坐等，今天一看這個神兒，自己今天就叫不佔上風，就是一個木蘭妮兒，大家就全震住了，不用說還有許多沒有過來動手的，自己既是個頭子，人家已然點名叫上自己了，自己如果不過去，那未免太說不下去，對不過朋友，事到臨頭，只有一闖，便微微一笑道：「陳大姑娘，既是這樣說時，好，我便奉陪走個三招兩招，不過不要言不應點才好。」木蘭妮兒一點頭道：「絕不失信於你。」谷標道：「好！待我來！」說完一幌身軀，正要出來，却聽身後有人叫道：「爹爹，且慢，不用讓他猖狂，等我來會他一會。」谷標回頭一看，說話的正是自己姑娘，不由大喜，准知道自己姑娘，受過高人傳授，身懷絕技，定能戰敗木蘭妮兒。谷秀儀雙刀

一擺，挺身一縱就進過去了，石猛吃過他的虧，一看谷秀儀進了出來，便狂喊一聲道：「陳大姑娘，您可留神，這個小娘們兒，他可有暗器，打上又癢又麻，特別難受，您可別大意。」石猛這幾句話不要緊，谷秀儀鼻子都快氣歪了，沒出閣的大姑娘，他怔叫小娘們，實在討厭，等再遇見他的時候，刀箭齊下，非要了他的狗命不可。心裡的事，暫時可以不提，先說現在，一合手裡雙刀，向木蘭妮兒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叫谷秀儀，方才看見姑娘功夫實有高人傳授，按說我初學乍練，可不該自找沒趣兒，不過這是我們家裡的事，可也就說不上不算來了，我願意奉陪姑娘，走個三招五招，也讓人瞧瞧我不是擡刀避劍，您可多讓我一點兒。請！」說着雙刀一分，左手刀奔木蘭妮兒左脇一點，右手刀進步一推，便削木蘭妮兒右肩。木蘭妮兒一看刀到，不由出神兒，一則因為兩個人全是姑娘，起了相愛之意，又加上谷秀儀說話柔軟好聽，長得又特別好看，再一想憑自己功夫，不用說是一個谷秀儀，不能怎麼樣，即使這些人全過來，也沒放在自己眼裡，真要是動手一顯絕招，谷秀儀當時就得敗走，彼此都是姑娘，那樣一來，讓他面子多不好看，心裏一犯心思，谷秀儀的刀到，既不躲不閃，又不還招，陳鳳這些人全都吓了一

跳，正要喊一嗓子，給他提醒，萬沒想到，谷秀儀雙刀會又撤回去了。刀影兒一幌，木蘭妮兒才明白過來，一看谷秀儀雙刀撤回，以爲他是不肯暗中下手，心裡更存了一種愛好的心。他可不知道谷秀儀也是想錯了，他往前一遞刀，一看木蘭妮兒連躲都不躲，他以爲木蘭妮兒打算吃穩，等到了時候，給他一下子絕招，心裡一饒，不等木蘭妮兒還手，他的傢伙又撤回去了，兩個人全都一錯想，當時傢伙全都撤回。旁邊看的主兒，心裏有明白的，谷標他早就看出來谷秀儀有點怯敵，心說那可不好，落敗是小事，今天這一局當時滿完，這可不是鬧著玩的，正待上前把他替換下來，一看谷秀儀已然二次擺刀，又向木蘭妮兒進手了，便站住瞪眼觀看，倘若不敵，自己好出去接應，谷秀儀這次刀可去得快，左手刀一幌木蘭妮兒面門，右手刀跟著就往木蘭妮兒肚子上扎去，木蘭妮兒這回可看明白了，不過心裡依然想著，這件事既是他能正大光明，無論如何，我也得叫他看出我的大仁大義，一看刀到，斜身一閃，讓過那一刀，要擱在平常，木蘭妮兒要橫手一切，谷秀儀的傢伙，當時就得受傷，今天因爲要顯大仁大義，讓過刀去，並不還招，谷秀儀一看，他還是不還手，猛的一想他這是故意，賣弄他的功夫，我要不叫你知道我的厲害，

你也不知姓谷的是什麼人物。三次分刀，左手撩陰，右手劈腰斬，這手兒功夫，在使雙刀的裡頭，最是有名兒厲害招兒，叫作「一手三式」，又叫「葉底摘桃」。功夫差一點兒的人躲得了上頭，躲不過下頭，反正大小輕重得受一點兒傷。木蘭妮兒是傢伙就精通，焉有不明白這一手兒的道理，一看刀到，先跨步，讓過撩陰，然後側身一轉，攔腰一刀，也就空了。讓過兩刀，依然是不還手。谷秀儀更是往上撞火，雙刀往前硬戳小肚子，比風還快，哧的一聲傢伙就到了。木蘭妮兒猛然想起，要照這個樣兒，怎麼能够見出輸贏，莫若把他傢伙削折，他自然也就回去了，我再換別人動手，心裏這末一想，身子紋絲兒不動，平著手裡寶劍，硬腕子往下一切，就聽噹啷一聲響，兩把刀折了一對兒。才要說一句：「對不過。」要說還沒說出來，却見谷秀儀雙手一抖，兩隻半截刀全都向自己扔來，木蘭妮兒劍扁着一磕，噹，噹兩聲響，廢刀墜地，木蘭妮兒才要說你該回去了，猛見谷秀儀雙手一指，哧哧便是兩隻袖箭，低頭一灣腰，啵叭啵叭兩聲響，又飛出三隻弩箭，兩隻袖箭，一隻打左肩，一隻打右肩，三隻弩箭，一隻奔咽喉，一隻奔胸口，一隻奔肚子，箆管條直飛動前進。木蘭妮一看，不由微微一笑，就是這末一點暗器，也

要耀武揚威，真是可笑，我把這幾隻暗器，全都給你破了，瞧你又當如何？心裡想得快，手也下得快，身子一幌，先躲左邊，後躲右邊，跟著手裡寶劍從上往下立著一磕，就聽噹，噹·噹，三聲響，五隻箭，一根也沒打上，才要一笑，向谷秀儀說兩句話，叫他回去，嘴唇才一掀動，話還沒有說出來，就見谷秀儀雙手又是一揚，便有兩粒彈丸向自己胸前打來，木蘭妮兒不由好笑，五隻箭一塊兒不行，兩個彈丸，又焉能成功，一看彈臨切近，依然一扁手裡劍，往上一迎，兩個彈子一塊兒到，磕個正着，噹的一聲響，跟着又是噉叭一聲響，噉的一下子，火就從裏頭出來了，裡頭裝的是什麼火藥，木蘭妮兒可不明白，這種火却不比尋常，別瞧彈子兒不大，裡頭火藥可是不少，噉叭一聲，跟著火往外一冒，噉的一下子火往四外裡一噴，足有一丈方圓，全都見火，並且有一種怪味兒，十分難聞，木蘭妮兒知道不好，正要撤退，身上已然有了幾點火星把衣服引著，木蘭妮兒低頭一揉，只聞得一股怪香，衝進鼻管，當時覺得頭一發暈，神智一迷，當時噉噉噉，人倒傢伙拐。木蘭妮兒這一躺下，大家可吓壞了，陳鳳一抖手裏桿子，就要往外迸，翟鐵峰一把拉住，准知道陳鳳愛女兒心太盛，一見木蘭妮兒被人制倒，神智已然不

清楚，過去也絕沒有便宜。但是當時雖把陳鳳揪住，第二個出去的人沒有，也是難題，正在尋思，忽然身後有人一拉自己衣襟兒，回頭一看，正是葛天翔。便低聲兒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葛天翔道：「我瞧這個姑娘使的功夫，也跟您在辰州使的那種功夫一樣，您和胡大爺石大爺不也都會那種功夫嗎？您爲什麼不出去跟他鬥一下子呢？」翟鐵峰一搖頭道：「你瞧錯了，咱們在辰州使的那種那是一種符咒，除去辰州左近，能够應用之外，別的地方，使出來也不靈，再者那個姑娘，打出來的這一種毒藥暗器，並不是什麼符咒，我們過去也是沒用。」葛天翔道：「這樣一說，我們就全都不能過去了，陳大姑娘怎麼救？」陳鳳這時候要出去出不去，正在着急，一聽葛天翔的話，心裏更如火上澆油一般，使勁一甩翟鐵峰的手，就要往外逃，就在這末個時候，猛聽有人一聲長笑道：「王婆子，你約了人來打了敗仗，你怎麼不肯出去，難道就算完了嗎？別看我這個糟老頭子，我可不怕這些事，閃開一點兒，等我來試試腿腳兒還靈不靈了。」大家一怔，抬頭一看，從房上便如同一張紙片兒一樣，飄飄搖搖，從上頭飄下一個人來，落在地下，連一點聲兒都沒有，就地一挺腰，凝神一看，原來是個老頭兒，葛天翔頭一個就看出來，正是在

辰州鈴鐺閣前假裝跳江，後來救了太家的那個老頭兒，不由精神一震，向翟鐵峰道：「翟大爺，您不用着急，好幫手來了。」翟鐵峰也看出來了，急向葛天翔一擺手兒，葛天翔就不言語了。谷秀儀雖然用暗器打倒了木蘭兒，他可沒有往前進，一回頭從兵器架子上又抄起兩口單刀，往那裡一站滿臉帶笑的看着大家。一看大家全都不過來，正想說幾句，便宜話，再往後頭退，話還沒有說出來，忽然從房上會迸下這末一個老頭兒來，奇形怪狀，活像一個要飯的一樣，衝著自己擠鼻子弄眼兒，十分討厭，便把主意拿好，向老頭兒微微一笑道：「嘿，你這個要飯的，不在外頭去要飯度命，怎麼跑到人家來了？趁早兒出去，是你的便宜，不然可恐怕你要走不出去。」老頭兒一擠鼻子一擠眼道：「呦！大姑娘說話怎麼這末不受聽啊？不錯我是個要飯的，瞧您這裡宅門兒大，必有好菜好飯，您就打發打發吧，」谷秀儀准知道老頭兒，必有好功夫，他是故意這末說，自己藝高人膽大，那裡能够理會老頭子這一套，便又微微一笑道：「好，既是這末說，我就打發打發你吧！」說着話雙手一分，左手刀一幌老頭兒面門，右手刀連肩帶背，斜着就砍下去了。大家一看，老頭兒一點準備沒有，谷秀儀傢伙去得是又穩，又准，又狠，不由全

都哎呀一聲，旁邊王老太太却是嘿味一笑道：「不用駭怕，准砍不著。他這一來，可就好辦了。」大家還以王老太太說的是玩話，及至凝神一看，果然老頭兒確有特別功夫。谷秀儀右手刀連肩帶背一砍，老頭兒先並不躲，眼看刀已到了肩頭，却見老頭兒比風還快，哧的一聲，左腿一磕右腿，一個倒翻，當時人就拆過去了，老頭兒一個反提一使，谷秀儀的刀就走空了。太家全都不約而同喊了聲「好！」谷秀儀一刀沒有砍着老頭兒，進步一分雙刀，往前一點，直取老頭兒肚腹，老頭兒往旁一側身，手太快了，刷的一聲，兩隻手奔兩把刀，捏住刀背，往上一翻，谷秀儀就知道刀是拿不住了，爽得一鬆手，把刀扔下，老頭兒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姑娘這就算是遞傢伙了，不過我拿着也沒用，拿起來往地下一拋，便直挺挺釘在地下，不住來回顫動，谷秀儀心想這個老頭兒，功夫可是太高了，無論如何，也別讓他回過手來，叫他來一個手忙腳亂，想着左手一揚，中指一挑，彈簧竹筒，蓋兒一開，噠叭，噠叭，噠叭，就是三枝袖箭也不等着看清楚老頭兒是怎麼破這三枝箭，一抬左手，竹筒子一開，十二根梅花針一塊兒全都打出去了，就聽老頭兒一陣亂喊：「可了不得了！打了我的左眼，傷了我的右眼，哎喲，肚子挨上了，嗓子也挨上

了！哎喲，哎喲，我全成了刺蝟了。」谷秀儀一看老頭兒一根兒也沒挨上，自己的暗器，自己知道，全是毒藥喂的，不用說是成了刺蝟，就是挨上一枝，他也受不了，就衝他這末一陣亂嚷，一定是一根兒也沒挨上，抬頭往對面一看，果然老頭兒身上一枝暗器也沒有，不過最可怪的一件，就是打出去那些暗器，既是沒有打上老頭兒，當然應當掉在四面地下，可是地下也一根任什麼都沒有，打出去那些暗器，都到什麼地方了，實在太可詫異，正在一怔之間，就老頭兒又一笑道：「大姑娘，你怎麼成了小孩兒了？弄些小棍小棒，跟我鬧著玩兒，我怎麼個歲數，可是玩不動了，還有什麼新鮮的沒有：要是沒有，我可就要後退一步，換個小小子兒陪著你玩吧。」谷秀儀一聽，小臉兒一紅，啞的一口啞道：「老頭兒，少說費話，你再接這個！」說著一低頭，先是啞叭，啞叭兩聲，兩枝硬弩，打了出去，揚頭一正面，右手一燃，兩個彈丸，直奔老頭兒左右兩肩打去。這回可看著老頭兒，到底是怎麼一個辦法？並且心裡准有把握，就是那兩個彈丸，打出去之後，只要碰在硬的上頭，不但是冒火傷人，而且裏頭薰香，只要聞上，當時就能昏迷不醒。先是兩隻硬弩打到，只見老頭兒把身往下一歪，把頭一低，一擰脖子，露出後頭

小辮兒，嘩嘩兩聲，兩隻硬弩箭，便全射在小辮兒上頭掛住，一動，彷彿那條小辮兒還有別的東西，仔細一想，一定就是自己方才打出去的那些暗器，不由大大吓了一跳，這時候那兩個彈丸兒也到了，一看老頭兒並不躲閃，也不找東西磕碰，只把雙手往兩個肩膀上，似乎是輕輕一接，兩個彈丸，便到了老頭兒手裡一對兒，谷秀儀連臉上顏色都變了，自己防身的本事，全都施展出來了，一點效力沒收，要憑自己能耐，硬砍實擊，更不是人家對手了，自從跟隨谷標，久走江湖，真沒有遇見過這末一位，又羞又怕，打算退是一點台階兒也沒有，谷標可看出來了，老頭兒一露面兒，他就知道這個主兒，必定身懷絕藝，谷秀儀未必是老頭兒對手，及至兩下一動手，老頭兒用小辮兒接去三種暗器，四個手指頭捏住兩個彈丸，不由也是一驚，准知道這個來人太高，恐怕連自己都不是他人敵手，又看自己女兒出神發怔，一點台階沒有，便趨步往前一進步道：「儀兒回去，等我來論教請教！」谷秀儀往後一退，谷標往前進步拱手道：「這位老前輩請了，我願陪您走個三招五招。」老頭哈哈一笑道：「我不來找的是你，咱們兩個來兩下子，倒是比別人有意思。你們姑娘這些小玩藝兒，我可不能長久給他帶着，請您收回！」說着一幌搖

腦袋味味一陣響，那些暗器，真比手裡打出去的還有勁，並且方向一點不錯，直向谷標他們那些人羣裏打去，大家全都往後一退，當時一陣大亂，老頭兒把雙手一搓道：「這裏還有一對小球兒，請您也一塊兒收回吧！」說着手叭的往前一磕，兩個彈丸便像兩道銀光相似，直撲大門坎上砸去，叭的一聲響，彈丸一裂，連烟帶火，全都噴出。正是：「引火自焚身，作繭還自縛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悔噬臍噴紅酬相知
追神魄借血活良友

谷標約來的那些人，早就看出今天這個局面，必不能够得著上風，跟谷標也沒有什麼深遠的交情，不過彼此顧了江湖義氣，谷標既是派人去請，大家不能不來，真要是賣命，就叫談不到，不用說是還准敗無勝，即使戰勝陳鳳王太君，也不過是多結些仇怨，與自己絲毫益氣也沒有。心氣兒本來不足，又一看陳鳳這些人，一個個如狼似虎，正角兒王太君還沒有出手，已然是有輸無贏，益發萌了退志，不過當時還沒有退走的台階兒，不得不站在那裡觀望，谷秀儀一出頭，連贏兩陣，大家心氣兒又是一壯，絕沒想到，半空中

忽然會出來這末一個老頭子，雖然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，反正看那神氣手底下比自己這撥兒人強得太多，正在遼巡要退沒退的當兒，忽見老頭兒把手一搓，兩個彈丸全都奔了大堆人來，全都親眼得見知道厲害，趕緊四下一散，當時當然就是一陣大亂。饒是大家跑得那末快，火星兒一爆，衣裳燒着了好幾位，烟兒一薰又倒了不少位，餘者一看勢頭不好，全都喊聲：「走吧！」噫嚶一聲，人散去大半。還有幾個沒走的，全是官府派來監視谷標的。谷標這時候眼就紅了，一擺手裏雁翅鏢，狂喊一聲：「姓王的，我今天跟你拚了。」老頭兒微微一笑道：「你要找姓王的，還要等一等，這裡還有一個姓李的呢！」谷標氣往上一撞，閑話就沒有了，手裡鏢一緊，嗖的一聲，竟向老頭兒當胸扎去。老頭兒一看鏢到，斜身一轉，才讓過鏢頭，谷標管不往回撤，橫着一扁，使勁一推，往老頭兒腰上拍去。老頭兒一倒雙腿，往後一甩腰，鏢頭就空了，伸手往起一抄，把鏢頭就給揪住了。谷標往回一拽，紋絲兒沒動，老頭兒哈哈一笑道：「姓谷的我還當着你有什麼出奇制勝的絕藝，原來你是紙糊的老虎，一銃就破，對不過，我今天要請你吃我一腿。」往裡一拽，橫着一脚，便往谷標胯股上踢去，谷標一看不好，准知道老頭兒這

一脚准要踢上，當時就得栽個斛斗，有心撒手傢伙，未免也不是意思，正在著急猛見從圈兒外頭比箭還快，蹀進一個人來，一隻手托住谷標的腰，一隻手托住老頭兒的腿，雙手一伸，喊聲：「二位都看在我面上！」谷標一折身，老頭兒一幌，仔細一看來人不是別個，正是三翅鴿子周坦，後頭還跟着三位，一位是太平花王晉，一位是陸地虬龍楊鎮楊化南，還有一位，年青力壯，外場人打扮，不認得是誰。周坦一伸胳膊，把兩下裏全都推了出去，才向谷標一笑道：「谷大哥您的行爲舉動，我們已然聽得祝大哥說過了，您這次出來，雖說有和我們爲難的地方，不過我們却深知第一次您是爲了幫助朋友，第二次又是爲了營救全家大小，所以才不惜和我們爲難，我們弟兄雖是受了一點小委屈，事情已經過去，現在什麼話，也可以不說了，爲了不值當的一點事，好弟兄弄成這個樣兒，不是意思，我想事情由我身上所起，現在還從我身上完，從前的事，一概全都揭了過去，從此誰也不許再提，您願意跟我們還交朋友，接着從前，依然交下去，您要認爲我們不够朋友，就是從此兩下丟手，誰不認識誰，也沒有什麼，這話聽明白了沒有，還告訴你一件放心的事，就是那個跟我們兩次三番故意爲難的這個狗官兒，那顆賊瓜，已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時谷標已然雙目緊閉，一點氣息全無，王太君看着點了點頭，嘴裏叨念了兩句，然後又用手在他胸口上畫了幾下兒，跟着用手一抓，彷彿是抓住了什麼東西，往外一扔，用手又是一抓，一抓一扔，一連有三五次，再看谷標便如同死去一樣，臉上白得一點血色兒都沒有了，谷秀儀不住落淚，王太君道：「姑娘不用難受，絕計沒有舛錯，一會兒就會復元的。」說着一轉身，把那把刀抓起，先拿刀在谷標胸口上畫了幾下兒，然後又把那隻公鷄抓起，一掄手裡刀，照著公鷄脖子上就是一刀，大家一看，准知到王太君下手必重，鋼刀過去，鷄腦袋准得當時掉下，誰知事出意料，鋼刀砍在公鷄脖子上，碰的一聲響，公鷄脖子紋絲兒沒動，反把刀激了回來，王太君不由一皺眉，二次刀在公鷄胸口上又畫了幾畫，再看那隻公鷄，眼睛圓睜，臉是通紅，彷彿是王太君只要一撒手，準就能够破空飛去一樣，絲毫害怕兒都沒有，王太君用刀畫完，一伸手把公鷄脖子上的翎兒揪掉幾根，拿手裏刀往上一送，只聽嘩的一聲，那刀便進了公鷄脖子，刀往外一拔，那血就出來了，王太君拿手蘸著鷄血，往谷標身上一揮，谷標眼睛便是一睜，臉上顏色便是一變，如是連揮兩三回，谷標臉上顏色，益發好轉，王太君把血揮完，那隻鷄血似乎也

滴盡了，王太君把刀又向公鷄脖子上畫了幾畫，用手又在脖子上，捏了幾捏那鷄便頭垂了下來，王太君嘴裏念道：「無怨無仇，無恨無冤，借你三陽，追到九泉，大家解脫，陰果十全！」說到全字，把手一鬆，那隻公鷄，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，雙翅一振，一聲長鳴竟自往外飛去，大家看着，不由齊心稱神，再看谷標已然翻身而起，不住連嚷，「好渴！」王太君道：「你們再給他弄過一點糖水來，他喝完了，就好了。」谷秀儀又給他倒了一碗糖水，給谷標灌下去，谷標渴完了這碗糖水，精神已然恢復原狀，走下床來，向王太君撲身便拜道：「多勞太君救我垂死，我這裏給您道謝了！」王太君道：「這個不成敬意，沒有什麼，咱們總算有緣，您不該死，現在咱們不必客氣，商量正事要緊。」谷標又向衆人聲述這回事情是萬不得已。大家也全勸谷標不必再提這些事，好在誰也沒有受着什麼，可以不必擱在話下。王太君道：「咱們這總算是應當有這麼一段因緣，來，來，來，我先給你們引見幾個朋友。」說着向那個老頭兒一指，大家一看，不由好笑，原來那個老頭兒站在那裡，一個手拿着砂酒壺，一個手扶着大牆，酒壺嘴兒還在嘴裡，唵嚕唵嚕已然酣聲大作，睡得實實在在。王太君過去一拍他肩膀兒道：「老王，來，

來，我給你引見幾個小朋友，你先別曬，回頭完了事，你再睡不晚。」老頭兒醋聲一止，睜眼一抹眼皮，瞪了王太君一眼道：「你這王婆子，罵鷄鷄不理你，你倒把他殺了，人家睡會兒覺，碍着你什麼了？要叫你來管我，什麼小朋友老朋友，你願意交，你交吧，對不過，我可要失陪了！」說着身子一幌，便如同一隻鳥兒相仿，連個聲兒都聽不見，便連影兒都不見了。大家一怔，王太君一笑道：「這位老頭兒，還是這個脾氣，提起他來，大概有知道的，前四十年，久走滄州一帶。有一個山豹子王雲龍，很響過一陣蔓兒，後來也不知道，怎麼看破了江湖上的事，洗手不幹，面兒都不露了，最近聽說有人見他長在雲南地方，管些閑事，也不知怎麼忽又高興，竟會走到這邊來了，今天他來很好，他要來，事情還真不好辦，事情完了，他要不走，也沒有事可幹，只有一走，還是他從前的脾氣，一直沒改，得了，他已然走了，說咱們的吧。還有一位，我們都不認得，最近也來引見引見，大家好一塊兒說話。」這時候太平花王晉才騰出功夫來，先給王太君行過禮，然後向那穿外場衣裳打扮的，一招手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，我給大哥引見。這位是湖南長沙府住家姓李，衆位知道江南道兒上，提起湖南長沙有四鬼三神，這位就是三神之

一的三爺，小瘟神李璐，李玉衡。」李璐一聽，傲然一笑道：「承獎，承獎，我可太不敢當，衆位都是前輩英雄，還求諸位多多照應。」王太君一笑道：「李大爺真是太客氣了，小孩子，您幫忙，把他從火坑裡救了出來，實在是感激不盡了。」李璐道：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最好不要客套，商量後事爲是，現在官衙裏的人，已然是跑回去了，難免回去一報信，還要前來搗麻煩，最好在他們沒來之先，趕緊想法子，躲開這塊地方，不過本地主楊大哥，一份家業，就算是全完了，未免有點對不過。」楊鎮接過來道：「李大哥，這話真是越說越遠了。我這次無緣無故，被人拖累在內，要不是李大哥跟周大哥從中解救，我這份家不但全完，我的一條老命，也就完在裏頭了，想我楊鎮從十四歲跟着我師父闖蕩江湖，交了不少朋友，練了一身武藝，只爲要學絕藝，連個家業都沒有收成，直到如今，依然還是隻身一人，我的家是朋友拉的，我的藝業是朋友教的，千金容易散，一友最難求，今天我家裡遭了這種事，要不是朋友把我救了出來，連一條命都保不住，李大哥還提什麼家不家，我是站起來一條，躺下一塊，無妻無子，無所負戀，李大哥有什麼話只管吩咐，我是無一不從，李大哥您就吩咐吧。」李璐把雙手一拍道：「您太痛快了，

既是如此，咱們這撥兒人，趁早報散，省得睡長了夢多，我今天在這裡待一夜，明天一清早，我就回湖南老家了。」王太君道：「李大爺這話說得很是，最好是散了好。我三個月的心事，今天總算完了，我明天就要帶著他們夫妻，連我這個孫子，另投去處，衆位打算怎麼樣？可也拿個主意，至於衆位這次幫忙之處，將來我必有一份報答。」楊鎮道：「我有一個表弟在陝西，我就到陝西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我還回翟家坪。」胡成道：「我回辰州。」石猛道：「我打算就便到北京去一趟。」才說到這裡，葛天翔忽然走了過來，向王太君面前，嚙嚙一聲，跪在就地道：「師奶奶，您要不把我送回去，我可是回不去了。無論如何，您也得把我們兩個，全都送回去。」王太君一皺眉道：「這個我不用心去，最好叫你師父把你送回去好了。」周坦一笑道：「依我說，這件事可不能這末辦，這兩個孩子，真不容易，從那末老遠，追到這裡，您再叫他撲了空，那未免太說不下去了，我倒有個法子，天明他也不用回去了，這三個孩子，我可有個地方，只要大家願意，我就不辭辛苦，把他們送去一趟，去個三年二年，功夫准能練出個樣兒來，只不知衆位以爲如何？」王太君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說話總是這末吞吞吐吐，有什麼去處？你快點

說出來，大家商量商量，准要有個好去處，豈不更好嗎？」周坦道：「這個地方，我一提出來，大家都能知道，就是巴拉嶺老虎家裡，你們瞧怎麼樣？」王太君道：「這件事倒是虧你想起，地方也不錯，人也很好，就是一樣，葛家的孩子，跟鄭家的孩子，全都不到十五歲，遠出千里之外，並且他家裏也不知道他們是來到此地，他們家裏都是獨子，焉有不掛念他們的道理，要是派人送信，倘若他的父母不願意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也就沒人給送回去了，我想不如叫他們兩個，跟着孫大姑，一同回去一趟，見了他的父母，只要點頭答應，咱們再把他接回來，也不算晚，不知你們以為如何？」葛夫翻一聽，滿心不願意，他可不敢說什麼，皆因他從前聽王太君跟周坦說過，凡是打算吃江湖飯練一樣特別能耐，打算出來做一個英雄壯士，必須先要講求忠孝，忠孝不行，無論什麼也練不成，自己現在打算練藝學武，如何能夠說出不去告訴父母就來個面兒不照去學藝的呢，兩隻眼不住巴巴搭搭看着周坦，周坦也明白葛天翔的意思，便一正色向王太君道：「這件事是情，據我看來，確有天意，我們不可逆天而行，太君雖是有心挽回天意，恐怕絕非人力所能，依我看，不如叫他們吃上一點苦，烈烈轟轟去幹一下子，將來也是咱們門

第的光輝。」王太君聽了，只長歎一聲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可以辛苦一趟，把他們全都送去，我本不想再往南行，現在爲了此事，說不得只好是再走一趟，我給他們家裡去送個信兒，別的不說，總可以讓他們家裏放心。」萬天翔一聽王太君答應叫他們在這邊學藝，不用回去了，心裏不由大喜，臉上頓時顯出笑容，王太君道：「你們既是執意打算學習武藝，現在我們就可以把你送到一個地方去，到了那裏，不但要用心上進，第一須要知道仁義爲先，慈善爲懷，雖有極壞之人，應當伏乞誅戮，但能給他一點自新之路，總還是要他自新，不可逼他太甚，做了不德之事。還有一節，現在邪教橫行，無論如何，不准你們歸附邪教，一心一意，只有顧全祖宗，答報國家，餘外不准你們起一點邪心，倘有口是心非，我雖不來管你們，也有神人在察你們，話是已然跟你們全說了，你們必須要多加小心。我已這末大的年紀，恐怕再要看見你們，就不易了。」說到這裏，不由有點哽咽起來。王晉和靳氏一笑道：「你老人家何必這末難受，願意叫他們去，就叫他們去，不願意叫他們去，就不用叫他們去，好在距離又不是甚遠，什麼時候想見他，依然還可以到這邊來找他們，這豈又何必難受呢。」王太君強作笑容道：「我不難受，不過我不

能不囑咐囑咐他們，現在話已然說完了，咱們大概也沒有別的事了，你送他們去，我們歇一天也就走了。」周坦道：「就是吧。」便向葛天翔道：「你們三人還有什麼拿的沒有？」葛天翔道：「我們什麼也沒有，拿什麼。」周坦道：「那咱們走吧。」當下辭了衆人，四個人走了出來。周坦看着這三個孩子，一個比一個好看，一個比一個有精神，越看越愛，又一想到這三個孩子的將來，不由又長歎一聲。這三個人裏頭，講究氣派，以葛天翔爲第一，講究勇壯，得讓王天朋，單說機警，這三個人裡頭，誰也幹不過鄭家燕，鄭家燕雖然沒有大學問，周坦他們說的話，也聽懂了一半，心裏本就猶疑，及至再看周坦臉上顏色不對，心裡更犯了嘀咕，便笑着向周坦道：「師父，你老人家，心裡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嗎？您可以跟我們談一談，我也許能够給您解個悶兒。」周坦沒有言語，鄭家燕又笑道：「師父，我還會一件小戲法兒，閑着也是閑着，我練一手兒您可以看看。您瞧怎麼樣？」周坦道：「好吧，你既這樣說，你就練一手兒我看看，你要練不上來，你可別說我可要打你個滿嘴撒謊。」鄭家燕他雖然說出什麼變戲法兒，其實他不會變什麼戲法兒，及至一聽見周坦真叫他變戲法兒，小眉毛一擡，上心來，便笑着向周坦道：

「老師，您以為我是冤愆呢，我說練一手兒，您要不信，我一練出來，當時您就一怔，我這個戲法兒，還有個名兒，叫做「雷神拘鬼。」我把手向空中一放，當時就是一個劈雷，雷響完了之後，當時面前，我就能夠拘來一個鬼。您別瞧您有那末大的能耐，您可不能不駭怕，到了那個時候，您不用怕，我會拘鬼，我還會送鬼，只要我再一伸手，又是一個雷，當時那個鬼可就沒了，不過話得說在頭裏，拘來的鬼，可不一定是個什麼樣兒，也許是個男鬼，也許是個女鬼，也許是個小鬼，也許是個老鬼，也許是個善鬼，也許是個惡鬼，也許是個吊死鬼，也許是個：」周坦一聽，他這簡直是滿嘴胡說八道完全沒有那末八宗事，天生來的頻嘴，實在可惡，向他一擺手道：「你不用往下說費話了，我什麼都不怕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那裡會有什麼神鬼？您要騙騙別人，我倒是不管，也許人家能信，惟獨我簡直就不信，你就拘吧，我什麼都不怕。」鄭家燕一笑道：「不是呀，您沒明白我的意思，要是拘來老鬼惡鬼，當然他是什麼都不怕，立時就能現形，給您瞧，讓您看，就怕拘來的是個女鬼，小鬼，沒見過什麼世面，一看這末些人當時就許不露面兒，別看我能拘鬼，我可不能無緣無故，拿鬼開心，逼著鬼顯形，到了那個時候，

您不說鬼駭怕不敢見人，您說我的戲法兒不靈，到了那個時候兒，我可是有口難分辯，您要再說我是說謊不實在，再打我一頓，那我才冤呢，要不然咱們先趕路吧，等到了晚半天，夜黑天，我給您拘十個二十個都容易，您瞧好不好？」周坦一聽這一套，准知道這孩子更是滿嘴胡說八道了，便把臉一沉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走着道兒，不說正經走道，滿嘴亂道，足見你這孩子，不是什麼好孩子，趁着現在出來不遠，我還是把你送回去，省得你將來學會了本事，更足濟惡。去，咱們回去吧。」葛天翔跟王天朋先聽着鄭家燕要說什麼戲法兒，還真以為他從什麼地方學會了這末一手兒呢，便信以為實，直着眼睛看着他怎麼變拘鬼及至後來越聽越不像話，也就猜出他是信口胡謔絕沒有這末一件事，不過當着師父正在跟他說話，不好意思跟他說什麼，後來一看周坦急了，要把他送回去，三個人常在一起，彼此都很對勁，當然誰也捨不得離開，葛天翔向王天朋一使眼神走向前向周坦而前一橫道：「師父你老人家別生氣，鄭二哥他是愛鬧著玩兒，一定以為是您道兒上怕悶得恨，所以才沒話搭話，所為給您解悶兒，其實他那裡會什麼拘神招鬼，那不是滿嘴胡說八道，您別跟他一般見識，咱們還是走道兒吧。」周坦一聽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們說

的倒是不錯，不過有一節，我這個人的脾氣，十分不好，最恨的人說謊話，今天他要是練了戲法兒，拘了鬼來，什麼話也沒有，要是拘不了來，對不過，我今天非把他送回去不可。」葛天翔王天朋一聽，也不敢再往下說了，拿眼睛一掃，鄭家燕滿臉帶笑，就彷彿沒有這件事一樣，不由又有點納悶起來了。只見周坦向鄭家燕一瞪眼道：「你倒底是怎麼樣？你要練不出來，我可就要把你送回去。」鄭家燕滿臉是笑道：「師父您不用着急，我說的絕不是謊話，您要不信，您看我這就拘一個給您瞧瞧。我這手一伸一放，就是一個劈雷，跟着一陣怪風一過，當時就得有鬼拘到，您就瞧着貓吧！」說着把手向空一指，用一個指頭不住亂劃，嘴裡不住亂念，念着念着，猛的把手一張，不用說是雷，連個出氣的聲兒都聽不見，周坦就繞在鄭家燕脊梁後頭去了，鄭家燕却不知，依然嘴裡念道：「天也靈，地也靈，一切孤鬼惡鬼快來臨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要報不報，時辰不到，孤魂惡鬼快到，爲什麼雷不響了，難道是地氣太濕，雷也反潮了，鬼魂快到，接着，又一雷！」說着把手又是一張，這一子，不用說是周坦，就是鄭家燕也吓的差點兒沒有軟癱地上，先是樹葉兒嘩啦一聲，跟着樹上一聲長嘯，真是又凄又慘，十分難聽，接着

樹上有個東西趁風一幌，彷彿是個不大的小鬼出現，正是：『莫道怪力，偏有亂神，』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逞頑皮小別密柳林
避禍患大鬧靈珠寺

周坦究屬他是久走江湖的俠客，平常對於神鬼這兩個字，簡直就沒往心裡去過，方才鄰家燕一陣亂說，從心裡就不信有這末八宗事；不過應叫應聲，曠野荒郊，居然會有人在半懸空中，搭籬兒說話，未免使人抽冷子吓了一跳，那就叫作迷魂掌，當時一個猛勁兒，要說真從心裡就駭了怕，那就不是英雄俠義的行爲了，當下神智一振，抬頭往上一看，只見一個人影一幌，原來是個小孩兒，仔細一看，並不是別人，正是跟石猛一塊兒的小孩兒狄守寧，不由一怔，明明這個孩子，是跟石猛走了，怎麼會這麼一會兒功夫，又會跑到這裡來了？這不簡直成了怪事了嗎？心裡忽然的一想，不用說一定是這個孩子，趁着大家一亂，他離開了大家，跑下來了，這個可是不成，一則這個孩子，根底全都不知道，把他留下倘若他要鬧出點事來，連他家裡的人，都沒有地方去找。再者這個孩子，脾氣秉性

如何？也一點兒不知道，教藝頭一樣兒先知道這孩子的性格，現在既然不知道，就不能隨便亂收，好了自不必說，不好時候，費了力氣不討好，還有一節，這三個孩子往巴拉嶺送，還不知道人家收不收，不過憑着自己去解說，也許能夠收下，這不過是想像之辭，究其實也不敢靠准，至於這個孩子，連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底細，怎麼能夠去和人家說？到了那個時候，一個不成，依然還是得罪人，莫若趁着沒去之先，把他打發回去，省得到了時候，更不好辦。可是這個孩子，不是三言五語，就能說回去的，既是他能跟來，他就不打算回去，少不得還得跟他說幾句好話才能把他送回去，想到這裡，便向狄守寧一笑道：「你怎麼也走到這裡來了？你不是已然要回去了嗎？是還有什麼話？沒有說完，你可以趕緊說完，你也快回去，我們還要赶路。」狄守寧一聽，滿臉帶笑道：「此來有事，下頭說，」說着手一拍，雙腳一登，便像鳥兒一般，飛落下來，真是連一點聲兒都沒有，周琪暗自點頭，這個孩子，天分真叫不錯，就是這末大的一個孩子居然能夠有這末好的本領，實在可愛。只見他腳踩實地向周琪就地一揖道：「周大爺，您這就不對了，我這次從南方好幾千里地追了下來，原為的是交個朋友，沒有想到事情完了，您把他們全

都帶走了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叫我回去這未免透出有偏有向，這件事情，我小孩兒有點不大痛快，所以我才跟我表哥說明，前來找，求他也把我送在一起，我也跟他們一塊兒練點能耐，我想您送一個也是送，送十個也是送，絕不能單多了我一個人，因此我便道：「趕前來，沒別的，就求您把我也送到石嶺巴拉爾石老唐家去一送。」說完兩隻眼睛，不住地睜兒睜兒看著周琪，周琪一聽跟自己所料，是一點兒不差，便笑了笑道：「你說你叫我把你送到一塊兒，這原沒有什麼，不過你得把石猛找來，叫他當面來跟我說，他只要答應，我是一定把你送去，要就是這樣一說，我可不能答應，怕是將來你們家裡找來，我不能落一個拐騙小孩的名兒。」狄守寧冷笑一聲道：「周大爺，您這話未免太看不起我了，石猛他不過是我一個表哥，他從根兒上就不能做我的主，我要不去，他不能叫我去，我說要去，他也不能不叫我去，周大爺，您就說是一句話，是叫我去不叫我去吧？」周琪一聽，這個孩子，脾氣可不走東西，就衝他說話這脾氣，將來必然不服約束，趁早兒別找麻煩，遂笑了一笑道：「不管你怎麼說，反正石猛沒話，我就不能送你去。」狄守寧臉上顏色一變，又微微一笑道：「嗚！這一定是不叫我去了好，我也不敢勉強討

厭，好在把式處處可尋，高人地地皆有，這裡不收，另找西路，告辭了！再見吧！」說着提身一縱，嗖的一聲，又懸到樹上，一幌兩幌，樹葉兒簌簌一響，當時人影不見。周坦還真沒有想到狄守寧會有這末大的氣性，雖說當時沒有答應把他一起帶去，惟要狄守寧一定死賴不回去，也沒有別的法子，對付着也得把他帶去走一趟。萬沒想到狄守寧生性好強，聽說周坦不肯帶他去，當時哈哈一笑，說了兩句閒話，一縱身上了樹，一幌兩幌，登時形兒不見，周坦不由一蹶腳長歎了一聲。葛天翔道：「老師他既是走了，無就讓他走吧，像他這樣人，還有什麼可取的，就衝他這種對於長輩神氣，練好了武藝，也絕不是什麼安善之輩，留著他幹什麼？」周坦不言語，又長歎了一聲，鄭家燕一笑道：「老師，不用你嚼酸氣，爲什麼？」周坦道：「我不用三猜兩猜，一猜就猜著。」周坦道：「你不用又跑到這裡來胡說八道，你的話我一句也不能信。」一個小孩兒，總不學規規矩矩，滿嘴亂說，你趁早兒躲開，別在這裡來氣我。」鄭家燕又一笑道：「得，說了一回瞎話，還不能就靠瞎話，我說拘鬼，鬼雖沒拘來，總算拘了一個人來，怎麼從這裏就不許說話了，」嘴裏不住叨念，王天朋就搭了話了：「燕兒哥哥，師父不管理你，有什麼話，你可

以跟我說，我一聽就知道你說得有理沒理。」鄭家燕把嘴一撇道：「你別費話了，你能知道什麼？我跟你說什麼？你也不用猜，我也不用聽了。」王天朋把眼一瞪道：「你瞧，願意聽的你不說，你願意說的人家不願意聽，我有個脾氣，人家說話，我能够不聽。我要聽了，就得問，我要問，人家就得說，要是誠心不說，對不過，我就得跟他拚下子，小燕兒，你說不說？」鄭家燕一聽，嘻嘻一笑道：「什麼你有脾氣，我也有脾氣，我的嘴長在我的腦袋上，我要說什麼，誰也攔不了，我要不愛說，誰也打聽不了去，你愛聽我不愛說，拚？好！咱們就拚下子！」說着兩個人一捋胳膊，就要往前撲，周坦一看那可不成，便一伸胳膊，把兩個人全都隔住道：「你們還要怎麼樣？真是可惡！燕兒，你不用逞弄口舌聰明，今天我倒要問問你，你說你猜著我的心思，你快說出來，要是有點影兒，還是什麼話不說，要沒這回事，如果說得不對，二罪俱罰，我今天要重重打你一頓。你說！」鄭家燕道：「您那點事，還用三猜兩猜，准保一猜就著。您爲什麼發煩，您就是爲了秋守寧一走，您有點後悔了。」周坦一聽一變顏色道：「我既是不收他，爲什麼又要後悔。」鄭家燕道：「因爲您才一見他，並不知道他的人性如何，也不知道他的能耐怎麼樣？不過怕

上麻煩，所以沒有留下他，及至方才他這一走，您才看出他的人性本事，大概聽的語氣，從此一走必是找地投師，以他的天分，自不難學出驚人絕藝，您又恐怕他將來和我們不利，所以您是由愁生悔，故而不大高興不知我說得對不對？」周坦一聽，不由又是一怔，嘴裏雖沒說出來，心裡可特別高興，自己教了鄭家燕那末些日子，還真沒有看透他有這末聰明，今天一看，真比成年的人還強，實在是不可多得，如果好生學習，自會飛騰直上，想着心裡高興，又一想到他們幾個人的結局，不由又是一陣難受，正在這個時候，旁邊萬天翔就搭話了：「老師，您不用着急，這算不了什麼，衝他今天跟老師您這個神氣，將來定然不是良善之輩，他要從此努力向上，自是任話沒有，將來還可以有見面的日子，如果他要胡作非爲，落在我的耳朵裏，我沒有能耐算是他的便宜，只要我能跟他一鬥，不用他找我，我一定要找他，必要把他除去，老師，您不用後悔，像這樣人練會了藝業，也絕好不了。」周坦點點頭道：「走吧，說也無益了。」說着爺兒四個就走下來了，這一天才到了衛輝府城外，天已然黑了，不能進城，爺兒三個，就在城外找了一座小店，就進去了，裏頭出來夥計，周坦一看，撒腿就要出來。只見這個夥計，身高在六尺還壯，三角眼，大鼻

子，翻鼻孔，一臉橫肉，上頭滿是大麻子，雖然臉上滿堆着笑容，却掩不住他內裏一股子凶暴之像，周坤一看這個夥計，就知道這個買賣絕不規矩，並且還有一樣可疑，這座店離着大道太遠，准要是規矩買賣，誰也不能躲開熱鬧地方，反倒找這末一個僻靜地方，孤孤單單，立著這末一座店，明擺着這裡頭就得有毛病，准要是自己一個人，當然什麼也不能怕他，倒得鬥他一鬥，今天帶着好幾個孩子，又是什麼能耐都沒有，進店一住，要是好店，還算不錯，倘若有個風吹草動，有這幾個孩子一墜手，就許吃了大虧，乾脆出去，再找個別的地方，安安穩穩睡上一夜，等到明天，再走一天，能夠到了地途，心裏就可以安穩了。想着便向葛天翔道：「你這孩子，不帶你出來，你是一定要出來，才走這末一會兒，你就嚷累，咱們身上能够帶多少錢？要是淨住這樣大店，走不到一半兒路，掙的幾個錢，就全花完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咱們難道要着往前走，走，咱們找小店去，你們要說累，你可留神可要收拾你！」說着一拉葛天翔就要往外走。那個夥計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位大爺，您看天都到了什麼時候了？帶着好幾個孩子，往前走可更不好走了，倘若錯過了路頭，再找店可就不易，您幾位就許走半宵，這可太苦了，您別聽我們店大，價錢可

並不貴。屋子又乾淨，又爽亮，吃的東西，也都齊全，什麼大餅，撈麪，餃子，餡餅，花捲，米飯，以及煎炒烹炸，無一不全，廚師夫是從京裏新找來的，真有一手好手藝，准保能吃一口，香一口，吃完了，有上好小葉兒茶。湖上一壺爺幾個一喝，吃飽了，就往炕上一倒，舒舒坦坦睡上一宵，等到第二天，清早一走，花錢不多，可省得又辛苦，又勞累，老客，寒爺兒幾個就住下吧。」周琪一聽，這個夥計，還真能說心裏的話，不拘你說得多好聽，我就是兩個字的主意，不住，可也不好意思得罪他，依然笑了一笑道：「夥計說得一點也不錯，不過有一節，我們真沒帶那末些錢，住在這裏一宵，不多不多，也得比小店多，我們實在受不了，倘若誤在半道兒上，那就先甜後苦了。我們這回去是看一個親戚就手兒也要點帳，等把錢要齊了之後，我們回來，還從此地路過，那個時候，身上帶的錢一多，膽子也就衝了，我們一定得在這裏住上兩天。一則看看古跡兒，二則我們也開開眼，今天我們對不過，可是不能住下，再見吧！」說完不等夥計再說什麼，便一手拉了萬天翔，一手拉了鄭家燕，向王天朋一努嘴道：「你在這裏走。」說完向夥計一點頭，就走出了這座店。才一出店門，就聽那個夥計一啾一笑道：「瞧穿章打

扮，彷彿像是個外面朋友，鬧了歸齊，敢情是個雛兒，你覺乎這個店裏不安靜，你的眼皮可揉了沙子了，只怕走到前邊，就要後悔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再打算回來，可就要咧着嘴哭了。」周坦一聽一怔，略微一停脚步，再聽裡頭碰的一聲，店門就關了，周坦一拍自己心脯子，微微長出了一口氣道：「噫！今天這是怎麼了，姓周的闖蕩江湖，什麼局面沒有見過，今天就是看見這末一個不見世面的跑堂兒夥計，說了這末幾句扯淡的話，自己真要是心氣兒一虛，躲開一走，姓周的這號兒朋友就算銷了，幾十年闖出來的名兒，不是容易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把氣兒餒了，不用說他這幾句話，不一定可靠，即使是真的，憑姓周的練藝幾十年，渾身的功夫，手裡的傢伙，要在這個地方，亮一亮蔓兒，叫他們看看姓周的這三翅鷄子，不是個空名兒，心裡想着，氣兒往上一撞，哈哈一笑道：「走，咱們老兒幾個，今天在這裡玩他一水，讓他們也明白明白馬王爺三隻眼！」葛天翔幾個人跟著周坦，當然就是聽周坦的，爲什麼住店又不住，以及衝自己發了一陣脾氣，連一點影兒都不知道，反正准明白這裏頭是有事，跟著出了店門，又聽周坦說了這末一片話，更是一點頭緒沒有。葛天翔腦子轉得快，便向周坦一笑道：「師父您說了半

天，我是一點也沒明白，是不是這裏遇見了仇人？還是看着這個店裡有什麼毛病？」周坦道：「你倒是猜著了一半兒，仇人這裡却是沒有，就是這座店，我看著有點兒不倫不類，要不是帶着你們幾個，我倒是不怕，不過有了你們幾個墜了手，我倒不敢大意了，所以才想躲開這塊地。可是方才聽那夥計說的幾句話，裡頭恐怕還有原因，據我看那個夥計，就不是安善良民，說不定他要鬥我一下子，故意把話那樣說叫我生疑駭怕，這確是他瞎了眼了，想我闖蕩江湖幾十年，從來我沒有怕過誰？難道今天我還怕了這個鼠輩？咱們現在趕著走，前邊有店，咱們就住店，實在沒店，就是找個村莊人家，借住一宵，諒來也就可以沒有什麼事了，只要你們幾個送到地途，我也必定要回來找這個夥計，鬥他一鬥，叫他也明明白白我是什麼人。」葛天翔三個一聽，這才明白，一邊說著，一邊走著，走來走去，也沒有看見一座店，周坦不由焦急道：「要這樣走起來，恐怕要死走一夜，不然就難免要露宿了。」葛天翔道：「師父，不用著急，您看前邊，黑忽忽一大片，許有一家人家，就依師父打算，到那裏去借住一夜，也總比在路上跑一夜的強。」周坦往前邊一看，前面黑忽忽是有一片彷彿像樹林子，又像是一座大宅院的樣兒，便

點點頭道：「好！去吧！」幾個人脚下着力，不一會兒功夫，就走到了，來到臨近一看，原來是一座大廟，廟門緊閉，裏頭却隱隱閃出燈光，彷彿是有人還在念經，周坦心裡一喜，暗道這就好了，邁步上前，用手叩打門環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一陣響，裏頭不見有人搭話，周坦二次又加力一打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叭，聲兒很大，功夫又不小，裏頭有人說話：「什麼人？黑天半夜，來到這裏緊打山門，我們這裡是出家人，既沒柴，又沒米，不拘那位請轉善地，我們這裡是什麼也沒有。」周坦一聽廟裡和尚是拿自己當了尋錢討飯的了，便趕緊答道：「大師父請把門開開，我們是趕路的，錯了宿頭，找不着客店，沒有法子，才來驚動您，不拘怎麼樣，您只要行個方便，賞我們一席之地，我們在這裏坐上一宵，明日清早就走，必定多送香資。」又聽裡頭啞了一聲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？我們這裡是廟，又不是什麼招商客店，仕宦行臺，怎敢留閒人。對不過，您往廟左再走一里之遙，那裡有座客店，有吃有喝，極為方便，你們還是往那裡去吧。」周坦一聽，老和尚不讓進去，他心裡就急了，終屬是個練武的，當時氣就沉不住了，一抬腿，嚙的就是一腳廟門頂得緊，門雖沒開，聲音却是很大，裡頭和尚，連念兩聲：「善哉！善哉！那裡來

的這樣惡施主，一定要進來，不要着急，等我來給你們開門！」說着一陣脚步響，並沒有出來，反倒又回去了。周坦心裡疑惑，老和尚是故意不肯開門，說了兩句，他又跑回去了，正待擰身上牆，跳到院裡，把他廟門，給他開開。才待往後退一步，就聽裡頭又是一陣脚步聲兒，來到臨近。門上鎖頭響聲，然後吱的一聲，燈影兒一幌，門分左右，這才看得清楚，老和尚年約六十上下，禿頭頂，兩鬢還有點白頭髮，慈眉、善目，透出是個世外高人，便趕緊上前一揖道：「你辛苦，辛苦，又勞動老師父，實在對不過，確實因為趕路，誤了宿頭，萬分無法，才跑到您這裏來討厭，老師父慈悲爲本，方便爲門，請您賞我們一席之地，我們坐待一夜，天亮就走，就求老師父多行方便罷。」老和尚一聽，連連搖頭不止，周坦久走江湖，雖是看見這個老和尚不肯留住，知道老和尚必是見一羣孩子進去騷擾，故此一見推辭，心裡雖然不甚高興，口頭上却說不出什麼來，誰知王天朋，等得已然不耐煩了，便把周坦衣裳一拉道：「您走吧，他不留咱們，咱們腿底下有腳，不會走個十里八里，再遇見個鎮甸，找什麼樣兒店沒有，何必跟他費話。」周坦這才要攔住王天朋，不叫他瞎說，就見老和尚把眼橫着向王天朋一掃道：「你這個孩子，說

話倒是有點意思，來；來，來！衝着你我讓你們進去歇一宵。」周坦忙道：「老和尚多慈悲，他是小孩子不會說話。」老和尚哈哈一笑道：「沒什麼，沒什麼，請吧。」老和尚在前頭引路，大家進去，老和尚回頭把門拴上，舉着燈火，往裡走去，借着燈光一看，這座廟還真是不小，一溜七間大殿，東西各有五間配殿，殿全都關着門，看不清裡頭擺的都是什麼。老和尚從腰裡掏出鑰匙，把西配殿打開，讓大家走進去，到了屋裡一看，原來是客堂。老和尚把燈點上，然後向周坦道，「出家人不誑語，我們這座廟，實在十分寒苦，一年只仗開放一次廟會，收些香資，廟裡沒人，除去我之外，還有一個燒飯的，以外就沒有人了。按說諸位一叫門，我們就應當把門開開，把諸位迎接進來，好菜沒有，好飯沒有，暖暖和和，熱熱和和，請諸位吃個飽，然後找地方一睡，等諸位歇過乏來，明天再走，那才是受十方佈施的意思，不過我們這座廟裡，一則沒人，二則沒有東西，不讓諸位進來，倒不至於有所得罪，進來之後，這末一慢待，反倒不是意思了，這就

是我

不往裡讓諸位這末點兒意思，現在諸位既是已然進來了，客套取掉不要，咱們說真格的，諸位既是遠來，想必還沒有吃飯，諸位在這裡少微坐一坐，我到後邊告訴燒火的

，叫他打盆水來大家洗洗臉喝完茶弄點什麼東西一吃，吃囑完了，諸位可以隨便歇着，咱們急不如快，我這就告訴他一聲兒去，不過可有一節，我得再說下子，我們這廟的後院，可是禪堂念經之處，諸位住在這裡，儘管在前邊待着，千萬不要到後邊去，吃什麼，說什麼，我們供的是菩薩，就得敬菩薩，諸位如果去到後面，有個言差語錯心不誠，就難免菩薩見怪，到了那個時候彼此都不好，這個您諸位可得依從我。」周坦道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老和尚您放心請您的吧。我們絕不到後邊去就是了。」老和尚點頭一笑，端了那個燈台，便走了出去，周坦向葛天翔道：「爲人真是聚散無定，昨天大家還在一起今天忽然咱們會來到此地，他們又不知道是到什麼地方去了。」葛天翔道：「這種事本來不算什麼，千里搭長棚，一千零一里，筵席也是一個散字，爲人在世，只要有了名兒，死了之後，人家都知道有這末一個人，這就不錯，准要說把自己認得的人，全都聚在一起，不用說是辦不到，即使辦到又有什麼意思？」正說着只聽鄭家燕哎呀一聲道：「不好，我肚子疼！」周坦道：「八成兒你是着凉了，不叫你吃涼的，你不信，瞧瞧肚子壞了沒有？」鄭家燕又哎呀一聲道：「不好，疼得更厲害了！」周坦道：「你快找地方解手

兒去吧。」鄉家燕捂着肚子跑了出去，周道跟着就喊：「你就找個牆兒杵兒就行了，千萬可別上後頭去。」鄉家燕也不是聽見，也不是沒聽見，一聲兒沒言語人就沒了。功夫不大，老和尚從外頭進來了，滿臉是笑，一手托着一個油盤，油盤裡頭擺着酒壺酒盅、筷子，碟兒，餘外還有四個碗，碗裡是菜，熱騰騰一大盤饅頭，往桌上一放，向周道笑道：「實在是窮鄉僻境，什麼東西也預備不出來，幾位湊和着吃吧。」剛剛說到這句，就聽鄉家燕在院裡一聲狂喊，連聲兒都岔了：「師父快來！這個廟可是賊廟，咱們人可讓他們細上了！」周道一聽，當時心裡嚮的一跳，用眼一掃老和尚，只見他眉梢一擡，臉上顏色陡變，手裡拿的托盤，不住亂顫，就知道這件事情，八九有點意思了。再探一探道：「老和尚，您不用聽我們那個孩子，就是愛跟著胡鬧，我可以把他叫回來。」老和尚微然一笑道：「明人不說暗話，你們那孩子，實在有點可惡，我本打算好好把他打發走了，就算完事，誰知你們竟是來找我晦氣來的，那末你們就不用再想出去了。」嘴裡說着，手裡條盤，就擱在棹兒下了，周道心裡轟的一聲，准知道這個廟不是好廟，和尚不是好和尚，鄉家燕喊了一聲，底下就沒了聲兒，說不定已然遭了人家毒手，他

說自己人被困，不知是什麼人，先投在這裡，看老和尚這個神氣，絕不是什麼好人，並且手底下也許不弱，憑自己的能耐當然不見得准輸給他，不過這幾個孩子，在旁邊一齣子，顧前不能顧後，顧左不能顧右，顧此失彼，可就未必准能得手。心裡發軟，正在要想出個什麼主意，先把老和尚制倒，底下有什麼話再說，方一沉思，旁邊起了一個焦雷相似的聲兒：「好你個賊禿子，今天要不叫你我知道我是幹什麼的，你許還接着碴兒往下反呢，別走了，接傢伙！」噫的一聲，滿屋灰烟，一個黑球相仿的東西，直奔老和尚胸脯子上打去，老和尚撒身一閃，用手一掃，噹的一聲，掉在地下，原來是個香爐。王天朋一聽鄰家燕自己人讓人家困住了，他的心火就撞上來，回手一摸，就把香爐抄在手裡再聽老和尚說話蠻橫，周坦還沒說什麼，他就沉不住氣了，先囓後扔香爐，香爐一出手，香灰全出來了，雖然老和尚躲得快，沒有挨上，可是香灰片兒太大，什麼身上臉上，衣裳上鬍子，全都沾上了好多香灰，和尚方在一怔，王天朋的蠟阡兒也到了，老和尚一躲沒砍着，噹的一聲，蠟阡兒掉在地下，老和尚眼神還沒有看准，葛天翔手裡一根蠟阡也扔出去了，老和尚一縱身噹的一聲，又掉在地下一個，周坦一看，就知道不動手

是不行了，一伸手往起一抬棹子嘩啦叭吱一聲響，棹子翻過盤碗全擄，老和尚往後一撒身，就到了屋門口，用手一點叫了一聲：「朋友，屋裡太窄，咱們外頭！」說完撒身一進，就到了院子裡，周坦藝高人胆大，可就上了當了，跟着往外一縱，腳才沾着實地，就聽上面噫的一聲響：「片網」就下來了，這種「片網」原是純絲所擄，每一根粗麻繩那末粗，把他擄在一塊兒，打成胡椒眼兒，每一個方格兒當中，都有純鋼打的倒鬚鈎兒，這種網有兩丈見方，撒的人全站在房上，用的時候，揪住了犄角兒一抖，這網就撒下去了，站在底下的人，不用說是多大能耐，無論手裡使什麼傢伙，只要被「片網」罩上，就不用打算再走了，衣裳，頭髮，全被倒鬚鈎兒鈎住，不打算跑，還是便宜，心裡一打算跑，往下撕擄，越鈎越緊，越摘越亂，不用說是跑，連動彈都不用打算，任憑有多大能耐，也不用打算跑出一步。如今周坦一聽，噫的一聲響，抬頭一看，滿天一片黑，就知道是遇見「片網」了，知道這種東西厲害，只要被他搭上，就不用打算再動，趕緊雙肩一抱，往下一矮身，腦袋往下一扎，護住了身體，一任那網往下落，四面撒網的人，一看網下本人沒有躲開，四面往下一進，往裡一收，就把個三翅鴿子裝在網裡了，纏住

了之後，這才掌燈，把燈點著之後，一點一點摘網，把網摘到周坦面前，繩子早就預備好了，上三，下三，雙股繩兒一擰，「四馬倒攢蹄」就把周坦網好了。老和尚一聲：「阿彌陀佛，看你還敢來討野火吃嗎，把他先給我抬在後院去，我把那兩個小輩拿住，有什麼話一塊兒問。」幾個人抬起周坦就往後去了。老和尚來到屋門口，往裡一看，屋裡依然是明燈大蠟，窗壁未動，兩個孩子踪跡不見。正是「曲未終席人不見，莫道無奇却有奇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視死如歸三雄涉險
目敵似芥二士爭風

老和尚心裡納悶，既沒有看見他們出去，這兩個孩子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四下一找，只見靠着山牆大條案底下，布幔不住亂動，心裡就明白了，不用說這兩個孩子，一定是鑽在底下去了，一聲兒沒言語，走過去照着條案嚐的就是一腿，叭咬，嘩啦，條案翻過兒，案子上東西，也全摔了個粉碎，條案一翻，馮天翔，王天朋，就藏不住了，往外一縱，老和尚就給攔住了，用手一指，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們這兩個孩子，趁早兒不用找麻煩，

快快跟我去到後邊，我把事情辦完了，絕不難爲你們，我還真愛你們兩個，只要你們別跟我警拗，我一定把你兩個收下，教給你們能耐，叫你們將來能够自己享名，你們要是不聽，可是自找吃苦。」老和尚話還沒有說完，葛天翔往起一迸，啞的就是一口啞道：「老和尚，你既是出家人，就該念佛吃齋，爲什麼瞞地害人？你把我們師父給送到什麼地方去了？你快給我找來，我們當時就走，也不跟你麻煩，你要是誠心找死，我師父他老人家神通廣大，武藝高強，你也絕不能得着什麼便宜，老和尚你聽明白沒有？」老和尚哧一笑道：「別瞧你人兒小，話還說得怪好的，真格的，你說了半天，你們師父姓什麼叫什麼？你說出來，也叫我明明白白，你師父真是一個好朋友，我也許衝着你們把他放了，如果提說半天，你師父也不是什麼高人大派兒，對不過，連你們帶他，一個不能留，你說說你師父他是誰？」老和尚因爲不認識周坦，故意拿話一激，葛天翔究屬是個小孩子，經驗太少，聽老和尚一說，還真信以爲實了，便脫口而出道：「你要問我老師他姓周，單名一個坦字江湖人稱三翅鶴子，就是他老人家。」葛天翔一句話，還沒說完，老和尚一聲獐笑，臉上顏色陡變，往前一縱身，左手摟住葛天翔胸脯右手抓住王天勝肩頭

，雙手往起一挽，這兩個孩子就讓人家給抓起來了，老和尚抓住兩個孩子大踏步就跑了，一溜烟相似，來到後院，葛天翔瞪着眼往四下裡一看，只見這個後院，比前院還大。裡頭燈籠火把，照得如同白天一樣，看得十分清楚，一溜也是七間大殿，東西各有配殿三間，正中間擱着一個大香爐，連座子帶爐，足有一丈多高，上頭環子上，拴着一個人，頭髮提起來，從環兒裡穿了過去吊在上頭，香爐旁邊，足有三五十個和尚，仔細一看吊的那人正是自己師父周坦，當時心火往上一撞，恨不得找個什麼東西，把老和尚制於死地，心裡才覺痛快，無奈一節，自己身子懸空，一點勁兒也使不出來，恨得把牙咬得咯吱咯吱響，王天朋那邊也是一樣。老和尚來到香爐旁邊，向大家高聲喊道：『你們大家可把他看住了，也不用等人了。咱們先把他們除治了吧，爐上網的，可就是三翅鶴子周坦，活該今天咱們該當報仇，你們把這兩個也網了，一塊兒開刀。』說着把葛天翔王天朋往地下一扔，不等兩個轉動，過來幾個和尚就把兩個網了，也往香爐環兒裡一穿，吊了起來。老和尚用手向周坦一指道：『姓周的，你可還記得從前在飛錦渡的事嗎？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，從前你倚仗着你們人多勢衆，狐假虎威，把我們弟兄毀了一個透，現

在你也落在我們手裡了，對不過，今天我要報從前仇恨，來，看傢伙伺候他！」旁邊那些和尚一齊答應，從旁邊拿過一個小木盆，盆裡有水，水上飄着一個檳榔瓢兒，過來一個兒大粗黑的和尚，過去一把，就把周坦的衣裳扯了，照着胸口上，叭，叭，叭，就是三瓢水，周坦這時候心裡可是難受，倒不是怕死，前頭那座店，自己不敢住，臨完到了這座廟裡，會碰見有這末一擋子，自己死了不足惜，這幾個孩子，未免太可惜了，老和尚說了半天，跟自己有仇，自己怎麼也想不起來，事到如今，也就不必不認這筆完了，何必多饒一面兒，牙一咬，心一橫，就算認了情屈命不屈了！大和尚潑了三瓢水，拿起刀來，一看周坦心窩，刀尖子往前一遞，喊道：「姓周的，你認准了我，別忘了是我下的傢伙。」葛天翔，王天朋，兩個吊在兩邊，因為身個兒太矮，兩腳全都懸着空，小辮兒吊在香爐環兒上，疼得就像要脫根而出一樣，這份兒就不用提够多末難受了，身子雖然吊著，可是能够四面兒轉彎兒，一看那個大和尚，拿過水盆，照著周坦心口上叭，叭，叭，就是三勺涼水，跟著說了幾句便宜話，手裏刀子一立，就往周坦心窩裡扎去，就知周坦這下子准完了，心裡一急，雙手一扶身後的香爐，兩條腿橫着一抽，正抽在那個大和尚

上，和尚沒留神，身子一晃，一個趔趄，晃出足有兩三步才算站住，王天朋本來同葛天翔吊在一塊兒，可是靠着外手，瞧不見和尚，也看不見周坦，他可聽得明白，老和尚一喊姓周的，他就知道是周坦了，心裏明白，憑周坦渾身的能耐，居然被獲遭擒，自己那點兒本事，乾脆就叫談不到，准死活不了。又一聽大和尚的詞句，知道就要動手了，心裏難受，身子懸空，一點法子也沒有，忽然身旁一鬆，葛天翔橫腿一抽，把大和尚抽了個趔趄，就到了自己面前了，小辮兒雖然吊着，兩隻手可還閒着，一伸兩隻手，就把大和尚腦袋給抱住了。大和尚本來出其不意，讓葛天翔橫腿一抽，差點兒沒有躺下，正在一怔，萬沒想到王天朋兩隻手從後頭伸過來，身子往後一仰，王天朋又是一個急勁兒，把他攙了個結結實實，禿腦袋往後一仰，正在王天朋嘴邊上，王天朋也不管什麼叫齷，那個叫乾淨，大嘴一張，照着大和尚禿腦瓜子上，就是一口，啵啵一聲，怔給咬下一塊肉，血往下一流，大和尚跟鬼叫一樣，一聲慘呼，手裡刀也撒手了，啵啵啵掉在地下，王天朋一張嘴把咬下來的肉往地下一碎，跟着又一使勁，打算就地方再咬第二口，大和尚已然明白過來，那還敢久等，雙腳一登，腰板兒一使勁，踏的一聲，蹶出去足有一丈遠近，一甩腦袋，四外一

流血，簡直成了一個大血瓢了。嘴裡不住嘖嘖直嘖。王天朋哈哈一笑道：『我要早知道你是這樣，我就早咬你了，你怎麼連一點兒人味兒都沒有？你們這一撥兒禿驢聽了，你要是打算你小太爺上天，先過來給我一刀，你要是後給我一刀，你就算是怕了你家小太爺了，那個禿驢過來，痛痛快快，先給小太爺一下子，周坦雖然不能動彈，耳朵可聽得見，眼可看得見，心裡又是喜愛，又是難受，喜愛的是這個孩子，真有個橫勁，實在有出息，難受的是這末好的一個孩子，不想會死在此地。就衝他這一罵，當然就得是頭一個完，自己這麼大的人物字號，眼看着這個孩子慘死在自己眼頭裡，未免太不夠勁兒，莫若自己也給他一個開口亂罵，只要這些人挂上了火，過來先把自己弄死，倒比眼看著王天朋死在自己眼頭裡強得多，想到這裡，便運足氣力一聲喊道：『我把你們這一般無法無天萬劫不復的禿驢，你把你家大太爺困在這裡，要殺就殺，要砍就砍，何必拿好朋友開心，你現在快快給我一刀子一擡子閉眼一走，咱們算是好朋友，你們要是誠心嚙嚙，你可別說我上罵你們賊父賊母，下罵你們賊子賊孫，我把你們這一堆賊骨頭，賊肉，賊漢子，賊沫子：』老和尚眼看著葛天翔抽的大和尚，王天朋咬的大和尚，周坦罵的這一羣和

尙他會一點氣兒都不上，冷冷一笑道：「姓周的，好朋友，你不用披口傷人，我出家人有三分耐氣，你再罵很一點兒，我也不往心裡去，罵累了你可以歇一歇，緩過來再罵，我越聽人罵我越高興，就是一堆兒。你打算先走，可是不能依你，這兩個孩子，我是跟他們沒仇，我也不想殺害他們，不過他倆不該傷了我的同伴兒，對不過，我要先拿他們兩個開刀叫你親眼得見，完事之後，再收拾你，來呀！看細傢伙！」兩邊和尙答應一聲，拿過一個布包兒來，打開裏頭是小鉤子小剪子，小刀，小鋸，小銼，小錐子兒，周琪一看，就知道這兩個孩子慘了，罵也無益，爽得把眼一閉，就不再看了，老和尙向旁邊一努嘴道：「你們摘兩個人，細細的伺候這兩位小爺，可不許攪做了，這就動手！」旁邊答應，出來兩個和尙，一個瘦小，一個細長，全都透着特別精神，把大袖子一挽，一彎腰把小刀子拿起，瘦小的這個，奔了葛天翔，用子在胸脯子上一扯，葛天翔的衣裳就碎了，和尙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叫鏡圓，奉了我們師父法旨，特來伺候小爺，我的手藝最好，我要有個伺候不到，您只管言語，我必給您加工細做，小爺，您先試試看頭一刀子！」前把一按葛天翔胸口，後把刀子往前一推，一透，那把刀尖兒，往上翹着，就奔了葛天翔

胸口去了。王天朋離着葛天翔最近，一看那個瘦小的和尚，拿了小刀奔了葛天翔，他一想這個禍是自己惹的，雖說葛天翔踹了大和尚一腿，並沒受著什麼重傷，自己要是不給了大和尚一口，也不至於招得老和尚傳令叫這些和尚兵動手，自己惹的事，臨完倒給葛天翔找了那末一下子，自己要是说一句不言語，那未免太不夠個人格了！一看瘦和尚刀已然到了葛天翔的心口了，便狂喊一聲道：「和尚，你先慢著，和尚刀子就往後一撤。那是我的兄弟，他可沒有罵你們，我敢罵你們，你們不敢惹我，反倒去惹他，你們欺軟怕硬，我瞧着你們太够料兒，你要够個朋友，你拿刀子先伺候我一回，然後再伺候我兄弟不遲。」瘦和尚一笑道：「你不用忙，也不用托付，單有人伺候你來了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長個和尚一伸手抄起一把小鉤子，向王天朋一幌，滋牙一笑道：「小爺。你不用着急我的夥伴兒伺候你的朋友，我來伺候你，我叫慧空，外號人都管我叫人厨子，你就知道我的手藝怎麼樣了？你把眼睜大一點兒，你瞧瞧我的手藝怎麼樣？」說着長路膊一扯王天朋的衣裳，哧的一聲，衣裳就碎了，長和尚拿起鉤子，左手扶右手橫着這個鉤尖兒就奔了王天朋的左脇，瘦和尚手裡刀子二次一點，直向葛天翔胸脯子上划去。兩個和尚

，齊聲同喊，『小爺記住了，今天伺候您的，可是我們兩個，請你將這頭一手兒！』一個鈎子，一個刀，往上一遞，別照葛天翔王天朋是兩個小孩子，天生異稟，胆子特別大，眼看死在臨頭，一點兒都不駭怕，睜著兩隻眼睛，眼看傢伙前遞，離著兩個人身上，不到三寸，傢伙就到了，猛聽大殿房上有人喊嚷：『別著急，這裡還有一個呢！』隨著聲喊，一發瓦就下來了，叭叭嘩啦，扔的人勁頭兒小了一點兒，沒到地方，就扔在了地下，叭叭，嘩啦，一發瓦全都摔了個粉碎，這兩個和尚特別又黑又狠，一聽大殿上有人喊，不管是誰，反正准知道是仇人來了幫手，乾脆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先把這兩個給除治了有什麼話再說，一個鈎子，一個刀，彼此努嘴會意，全都往前一進一遞，這回沒聽見喊聲，却聽得窸的一聲響，要多快有多快，吧噠一響跟著噹哪一聲，吧噠一聲，當哪一聲，兩個和尚不偏不向，一個人手背打上了一下兒，手裡傢伙就全掉了，一嚷：『風緊！』抬頭往上一看，只見一個小孩正站在瓦壠上灣著腰在搬瓦哪！老和尚一看認得，正是方才一窩兒沒了影兒的那個小孩兒，心裡不由上氣，就憑你一個毛孩子也敢攬我的大事，我要不叫你死在一塊兒，你也不知道我是個幹什麼的。擰腰一蹶，功夫太好，就跟一個小燕兒

相彷彿，嘩的一聲，竟自起去，到了房上，腰裏兒一挺，往下一伸手，就把那個小孩兒抓住，情形就彷彿一個老鷹抓家雀兒一樣，一點事沒費，就把小孩兒給抓下來了，到了地下，向那些和尚道：「把這個網上。」和尚答應，過去就把小孩兒網了，往香爐環兒上一穿，挨着周坦就拴上了。周坦看得明白，小孩兒不是別人，正是一塊兒來的鄭家燕，心裏難受一塊兒來了四個人，跑出去一個，就別回來了，這一被獲遭擒，又多饒上一個，這才是情屈命不屈該死在一塊兒。老和尚一看把鄭家燕也網好了，向旁邊和尚道：「他們一共就是四個人，全讓咱們拿住了，再沒有旁人了，過去動手，也幸那個扔瓦的。」旁邊有人答應，出來一個黑，胖，矮，和尚，光着脊梁，露出一身黑肉，腰裡紮着一塊圍裙，兇眉惡眼，一臉橫肉，一搖三幌，到了鄭家燕面前，左手一幌，右手就把鄭家燕脖子領兒揪住，使勁一扯，嘩的一聲，衣裳就下來了一片。一回手從腰裏一扯，扯出一把背兒厚，及兒薄，尖兒翹，把兒短，爭光耀亮，鋒及兒快一把握小刀來，迎着面門一幌，喊一聲：「小孩兒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獄無門自找來，也是前生前世有冤該當，死在我的手裏，我叫青光你可記住了，下輩子好找我報仇！」說着手裏刀子一順，才要

進手，鄭家燕一聲喊囑：「打雜兒的小麻子，鄭大爺有難，你還不快來救駕，等待什麼時候？」一言未盡，正殿上有人答話：「鄭大爺別駭怕，周鷓子別耽驚，小王，小葛別着急，我來了！」和尚抬頭一看，燈光照耀，看的非常清楚，房上站定一人，此人身高八尺，紫臉膛兒，粗眉，大眼，翻頭鼻子，衝天鼻空，大嘴岔兒，一臉麻子，怪肉橫生，盤着大辮子，藍布褲褂，腰裡繫着一條白布圍裙，肩膀上扛着一條白蘸布，那個像兒，很像是一個舖子裡跑堂的伙計，手裡認什麼也沒拿，雖然滿臉笑容，却是露出凶惡之像，老和尚用手一指，高聲喊道：「來的這位是線上的朋友嗎？」那人微微一笑道：「不，我是繩上的。」老和尚又問道：「合字兒嗎？」那人又一搖頭道：「不，我是海裡的。」老和尚就知道這個人是安心找碴兒來了，不由氣往上擡，冷笑一聲：「朋友咱們井水不犯河水，誰跟誰沒有過節兒，跟你說好的你不懂，你這是誠心要找過不去，好朋友，你下來，長的有槍短的有刀咱們可以比劃比劃，誰成誰不成，分手見輸贏，不怕你打我一拳，踢我一脚，我是心服口服，你點什麼，我應什麼，要是暗藏黑地，動手傷人，你算不了英雄，我等着你，好朋友下來說話，」那人一聽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和尚你是出家

人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講的是一塵不染，萬念皆空，正悟參修才是佛門正道，你不該，擾亂清規，敗壞淨地，你的所作所爲，我是早有所聞，不過看在你這麼大的年紀，又是佛門弟子，才不肯抓你臉皮，越來胆子越大，竟敢無法無天，攔住過往客人，圖財害命，十幾歲的小孩，與你有什麼深仇大恨，你也要把他置於死地，可算殘忍已極，我來給你警告，你還不知怕懼，性敢向我挑戰，你覺得你，能耐不錯，目中無人，我要下去，不用說是你一個，就是你們這一羣，也未必能够得着便宜，還是那句話，我沒有那麼大的火性，依我良言相勸，趁早兒把客人放下送出廟去，從此改過向善，那是你的便宜，倘若執迷不悟，是你自己找死，莫怪我心毒手黑，老和尚，你可記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後悔藥可不好吃。」老和尚一聽，鼻子差點兒沒氣歪了，一聲怪叫道：「那裡來的野種，竟敢到這裡來找我的晦氣，你不下來，難道我們就沒有人去，來，你們誰上去把這個小子給弄下來？」一句話沒完，旁邊有人一聲喊道：「師哥不用生氣，瞧我的！」說着，長胳膊一擰腰，嗖的一聲，一個人就蹿上去了。上去的急，下來也快，大概還沒有站穩呢，就見那個人把手一揮，一道白光，上去那個和尚，噗嚇一聲就掉下來了，腳還

沒站穩，那個人隨着走了，到了院裡，先向周坦一笑，周坦這回可看明白了，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看着兇惡躲開那裡，來到這裡，店裡那個夥計，心裡好不是意思，別的不說，人家讓了自己半天勸了自己半天，自己一時眼差，一定要認爲這個人不可靠，店裡不能住，才帶了這幾個孩子，來到這裡，偏是太不作臉，會遇見了兇險，現在人家倒起來救自己，這實在不是味兒，誰也沒想到一個長像兇惡的人，會有這末大的善心，又沒瞧出來一個跑堂的夥計，會有這末大的能耐，真是連轉了幾天眼，今天要是脫離險地，把這三個孩子送走，找個地方一忍，說什麼也不再出來了。周坦這裡想着，那邊就動上手了。老和尚一看師弟讓人家毫不費事，就給扔下來了，准知道來人不軟，自己這裡人，雖有幾個硬手，可是全在後邊還沒有去送信，在場的人，沒有幾個比自己師弟能耐好的，過去也是白送，莫若一邊叫人送信找人打接應，一邊自己先過去動手，能够贏得了他，那自是最好，自己不是對手，無論如何，也有一會兒功夫，不能當時就敗，心裡想着，向旁邊和往後邊一努嘴，和尚就走了，老和尚一回手，抄起鐵錘九耳八環方便錘，嘩唧一聲響，點手向那人道：「好朋友，你肯賞臉，來，來，來，來，我要討

教兩三招！」那人哈哈又一笑道：「老和尚，我既下來，就是爲陪你，我要讓我在我面前走過三招，我就算輸，老和尚，你留神吧，請！」老和尚一看他，赤手空拳，寸鐵未帶，知道他是藝高人胆大沒拿自己當一回事，心說，你不用瞧不起我。我要不讓你知道我的厲害，也許你更胆子大了，手裡方便鐘嘩哪一響，鏟平着就往那人身上鏟去，奔的是小肚子，所爲看看他都有什麼招數，那人一見鏟到，並不躲閃，眼看鏟離着小肚子，也就有三四寸了，這才看他手往肩膀上一搭，叭的一甩，那塊蘸布就下來了，抖手一捲，就是鏟杆上，裹了一個結實，往上一拽，老和尚就知道輸給人家了，憑自己手裡這把鏟，往小裡說，分量也有五十來斤，在自己手底下，不知會過多少能人，從來沒有遇見敵手，那是瞎說，真要說是連三個照面兒都沒走過，自己都不能行，惟獨今天，這才一搭手，人家手裡就是一塊蘸布，連個硬傢伙都沒拿，怪會破人家一下子就给裹住，人家能耐，實在高出己上，絕無贏理，後頭救應不到，這可是個消事，說不從就得跟他拚一下子，使勁往回一撤鏟，那人也好，跟著把蘸布往前一送，鏟一鬆，老和尚往後搶了兩步，那人手裡蘸布往回一撤一抖，哈哈一笑道：「老把式，你可已然輸了一招了，你要

是明白事的，趁早兒把逮住的人一放，我也絕不趕盡殺絕，你要執意逞能找死，可不要怪我手下無情。」老和尚也知道人家說的是實話，不過自己是一廟之主，當著手底下那末些徒弟，真要是怯敵一退，從此全完，豁出死去，也不能走，二次一抖方便鏢，立著就劈下來了，那人斜身一閃，一抖手裡蘸布，老和尚急往後撤，還是慢了一點兒，正正裏上，老和尚不等他鬆蘸布，往回一拽，心想無論如何，蘸布總是布的，說什麼也沒有多大勁，自己使足了勁，往回一撤，他不鬆手，架不住布碎了，他就是不輸，總算拉平，想得挺好，使勁往回一拽，誰知那條蘸布，就像有皮筋穿住一樣，隨著往外一長，老和尚鏢往回一撤，自己站的地方，就燦窄了，才要撤步再拽，那人哈哈一笑道：「老把式這是第二照面兒。」手裡一鬆一抖，那塊蘸布離開鏢杆子就又回去了。老和尚當著好多人，心裡實在不是意思，牙一咬，心一橫，單手掄鏢，照着那人臉上拍去，那人不躲不閃，蘸布又一抖，把個鏢頭搭住，那鏢便像頂個鐵壁銅牆一樣，休想再往前進，老和尚心裡駭怕，想着那人一定會妖術邪法，不然絕不能有這樣的怪事，心裡一緩，手裏更做不了主了，鏢頭兩邊一轉，渾身氣兒一洩，要知道今天是輸定了。正在危急，只聽甥的一

聲，一縷銀光，直奔那人面門上打來，老和尚心裡大喜，知道是自己接應來了，來的並且是個能手，山東省萊州府銅鑼山黃家寨千手佛普恆來到，這個主兒，手底下太好，只要此人一到，自己這座廟算是保住了，心裡一高興，手裡鐮也不往回撤了，瞪眼看那人，怎麼躲這支鏢，只要鏢往前一衝，打上他一點兒，他的心神一散，自己再往前進招，准能反敗爲勝，也好轉轉面子，心裡想得挺好，再看那人，一隻手搭着蘸布，那隻手只一搓，便也有一道黑光兒飛出去，迎着那鏢，滴溜溜一轉，叭的一聲，噹的一聲，碰個正着，噹哪一聲響，那隻鏢就掉在地下了。老和尚一駭怕，手裡一軟，鏢頭才往下一垂，那條蘸布往起一帶，當時就有幾千斤勁頭一樣，雙臂一麻，手裏鏢硬拿不住了，喊聲不好，撒手逃命要緊，一撒手，一撤步，就聽噹哪一聲響，老和尚傢伙就沒了。那人又哈哈一笑道：「老把式，不用駭怕，我不追你，我要會會使「冰穿」暗地傷人的好朋友！」——一句話沒說完，有人一聲喊嚷道：「好朋友，你不要找，貧僧來了！」——話到，人到，傢伙到，噹哪一聲，兩把戒刀一挫，人就跟過來了，左手刀奔那人腔項一砍，右手刀奔那人胸脯上扎去，那人喊一聲：「你這一手忙腳亂，我可受不了，我要陣亡！」——嘴裡

說着，他身子可不動，只見他把蘸布一抖，左邊一甩，右邊一甩，左邊裹住上頭那把刀，右邊裹住下邊那口刀，使勁一抖，就聽噹噹一片響，大和尚兩把刀掉了一對兒，飛起來足有幾十丈高，過了半天，那人又把蘸布搭上：唱了一句：「胆大兇僧亂胡行！」這纔聽見噹噹兩聲，兩把刀才掉在地下。那人向大和尚一笑道：「朋友，不用掛不住，撿起來，咱們再來一個二回，我就愛聽這個響聲兒。」大和尚緊臉膛，氣的都成了藍的了，哇哇呀一聲怪叫，一回手抄起一桿大槍，前把一扣，後把一抖，那槍兒便是大盆大小的一個花兒，嘩的一聲，後把一托。便往那人左肩頭扎去，那人往右邊一躲，大和尚一顛，槍扎右肩頭，那人又一閃，大和尚往咽喉就是一槍。那人一坐身兒，槍從頭上過去，大和尚掉槍桿兒攔腰一抽，那人往後一撤，槍桿往肚子上划過去，大和尚槍尖兒扎脚面，那人提身一躍，槍從脚下過去，大和尚槍扎小肚子，那人往後一仰身，一個「鐵板橋」，槍又滑了過去，大和尚一聲怪叫，你再躲這三槍，手兒一翹。刷，刷，刷，左，右，中，肩頭，咽喉，那人一笑道：「病走熟道，又回來了，我要怕了你，我是你媳婦兒的爺們，幌雨幌，一坐腰，三槍，一下兒也沒扎上，和尚又往前一進步，槍槍桿兒

就抽，那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大師父，你太不知道什麼叫字臊了，別鬧了，我沒有那末大的功夫！」說著手裡蘸布又是一甩，正在槍桿上，往起一抖，大和尚手裡槍就拿不住了，嗖的一聲，槍又出手了，噹的一聲，掉在地下，那人道：「這回可不能再叫你走了，因為你不懂得好歹，騙下一回我要看一看，」說着手裡蘸布往橫着一抽，大和尚眼看他要纏腰，當然往後一撒腰，誰知人家沒奔腰奔了脖子了，眼看著蘸布改了地方了，再打算躲可就來不及了！嗖的一下子就套上了，噹的一聲，大和尚就來了個大高掉兒，爬起來可就不能打了，站着瞪眼瞧着那個人發怔，那人嘻嘻一笑道：「得了大師父，你饒了我吧，你還不走，你看什麼？我這一臉黑麻子，難道你還動了凡心了？快快請吧！」大和尚這才醒過來，趕緊往後一退，旁邊就有人講話了：「咳！胆大鬼徒，連傷我兩位師兄，我豈肯跟你善罷干休，別走，接住伙！」那人一聽，亂話的聲兒，特別嫩，趕緊抬頭一看原來是個女的，穿白掛孝，手裡是一口綉絨刀，往前一躍身，來到臨近，用手一指道：「來人姓什麼叫什麼？爲什麼無緣無故，跑到這裡來攪鬧，快快說出名兒來，我要給你師兄報仇。」那人一聽，上下一看那姑娘道：「緊，怎麼殺來殺去殺出個娘兒來

了，好男不跟女鬥，好雞不跟狗鬥，你趁早兒躲開我，我怕喪氣。」那姑娘一聽，吓的一聲呼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不說人話，你姓什麼叫什麼？」那人說道：「那末我先問問你，你說完了，我再告訴你，要是名姓兒和遠，咱們就商量商量。」姑娘道：「你要問我，我姓李，我叫李鶯兒，你……」那人又一笑道：「你叫鶯兒我叫海和尚，太太爺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姓余名璧，別聽萬朵梅紫面鍾馗的說，是你家太太嚇了頭，你要找死，你就進傢伙吧！」大家這末一聽，當時就全亂了，「可了不得了，紫壁來了！萬朵梅花來了！紫面鍾馗來了，跑啊！跑慢了就沒命了！跑啊！」這末一亂，大家就要跑，猛聽有人一聲喊道：「衆位不要瞎亂，我找的就是姓余的，我們得幹一幹，衆位瞧我的！」大家一怔，從大殿角上像紙片兒一樣，飛下一個人來，余璧一看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極了！我等了這末些天了，你今天才來，咱們借人家這個地方兒寬綽，拚一下子再說吧？」說完把衣裳一甩，從腰裡就把傢伙掏出來了。正是：「不敢標名姓，奸究偏山林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掃賊氣二客雙投林
急友難小俠單探店

衣裳襟兒一撩，在腰裡圍著，彷彿是一巴掌寬一根皮帶相仿，上頭有個環兒，單手一攝環兒，咕唧唧一聲響，這個傢伙，常時就張開了，原來是一把吹毛過髮，殺人不帶血的折鐵鋼刀，這種刀是用軟鋼打造，能直能灣，不用的時候，能夠往腰裡一圍，刀尖兒扎在環兒裡頭，便像一條皮帶相仿，可是另外有一層皮帶子圍在腰裏，不然就把自己傷了，等到用的時候，用手一攝環兒，刀尖兒往外一放，咕唧一聲響，便是一口寶刀，這種刀能夠削銅剗鐵，斬玉切金，確是一口寶物，萬朵梅余壁，早年間在江湖上響過大名，就是這一口寶刀，今天這一亮傢伙，咕唧一聲，有如虎嘯龍吟，能夠聽出半里地去，借着燈光一照，耀眼爭光，閃奪二目，大家更知道厲害了，全都往後一閃，李鶯兒也退下去了，老和尚一瞧來人，身高在七尺壯，細腰窄背，膀扇兒寬，就像個扇面兒一樣，長眉朗目，鼻直口闊，大耳相襯，穿一身藍綢子褲子襖，手裡拿着傢伙，是一把長劍，往前一搶身，就要動手的樣兒，老和尚一看，不認識，不知道是那路朋友，爲什麼來給自己幫

忙，反正不管如何，只要能將把余璧除去，就得念彌陀佛，正在想着，只見余璧往後一閃道：「韓二哥，你來找我，我不惱你，我知道我從前傷你太苦，今天你來找我報仇不算你不對，不過有一節，我們爭的是一口氣，誰可也不是江湖盜，緣林賊，今天這裡有我的朋友，被緣林賊盜用不體面的傢伙把他們拿住，我要不管，對不起我的朋友，這末辦，你先等一等，等我把我的朋友事情辦完，咱們再說咱們那一攔子你看好不好？」那人一點頭道：「好！那個是你的朋友？」余璧用手一指香爐道：「那個上頭拴的，全是我的朋友。」那人一笑道：「那就好辦了，我給你幫個忙兒。」說著話從腰裡一摸，彷彿掏出十來個大錢，一抖手，向香爐環兒上一甩，就是啣的一聲，嘎咚兩聲，原來那個錢兒正打在香爐環兒根子上，味的一聲，竟自打拆，葛天翔王天朋就掉下來了，那個環兒沒掉在地下，還在兩個人身上連着，葛天翔一伸手，往上一摸，用手就給摘開了。王天朋一摸小辮兒道：「好狠的禿瓢，蓋頭兒沒把我的頭髮給揪下去，等着我的，咱們沒完。」一個人囁嚅囊囊，捂着小辮兒瞪眼發怔。葛天翔扔下環兒，三步兩步，就向周坦跑去，意思是要過去給周坦解開，差一步兒還沒到，就聽噯的一聲，嗒咚一聲，跟着味的一聲，

噹的一聲，原來那個大和尚，正在氣憤不出，忽然看見有人趕到，要和余璧動手，再一聽兩個原來認識，並且答應先幫忙兒後報仇，大和尚就怔了，心說就是一個余璧，這裏還調動不開呢，怎麼又多出一個來，那更不行了，一不作，二不休，莫若給周坦一袖箭，只要把周坦殺了，冤仇總算報了一半兒，不怕一跑，總算沒白來，一看那人用個大錢甩出去救了王天朋葛天翔，他就急了，一指手，略吧一響，一隻袖箭就奔了周坦硬嚙喉，他以爲他手快，誰知道比他還有手快的，那人救了王天朋葛天翔，正在一轉身，就見大和尚一伸手，知道是暗器出去了，追不及待，一抬手，手裏錢叉奔了香爐環兒，錢兒去得快，錢兒挨着環兒哧的一聲，環兒就拆了，噹噹一聲周坦鄭家燕全都掉在地下，就在環兒一折，周坦往下一落，那枝袖箭剛剛來到，噹的一聲，箭正打在香爐上，銅錢太准了，袖箭太懸了，周坦往地下一掉，打算挺身站住，無奈鄭家燕在底下一墜，可就站不起來了，噹一聲，正砸在鄭家燕身上，砸的得鄭家燕吭哧一聲，叫道：「師父你怎麼真個呀！」周坦用手一搗環兒，蹭的一聲，站了起來，一拉鄭家燕道：「小燕兒，別說話，你跟我來。」說着拉了鄭家燕就要走，葛天翔一聲喊道：「師父您別走，您別忘了

還有一件大事哪！」周坦一怔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葛天翔道：「人家救了咱們，咱們還沒有給人家道謝，就是這樣一走，人家能够願意嗎？」周坦道：「不要緊，這二位絕不是愛挑眼的人，趕緊走，還有要緊事呢。」說完拉了鄭家燕就走，葛天翔，王天朋全在後頭跟着，幸得這時廟裡和尚以爲大敵當先，沒有餘力能來再管他們閒事，周坦把三個人帶了轉出殿角，悄聲兒問道：「你說咱們的人，被他們困住，你瞧清了是誰？」鄭家燕道：「我剛才到前邊假裝解手，繞到後院一看，就在那東配殿裡有人說話，我一聽有人說：『管他來的是誰，反正咱們現在既是做了，就什麼也不必怕，咱們該幹什麼幹什麼，據老當家的說，這個姑娘，跟那個姓周的也是一道兒，能耐還真叫不壞，沒想到會受了咱們算計，總算上天有眼，咱們該當報仇，什麼話也不用說，趁着他還沒醒過來，咱們趁早動手，也出出咱們胸中惡氣，』我一聽就知道他跟咱們有仇，咱們走到仇窩裡頭來了，我才趕緊往頭裡跑，才喊了一聲，就看見有一大片網，把燕給壓住了，我知道我更不行了，我就沒敢往前轉，我往後一閃，到了後院，四下一找，恰好有個後門，還沒關著，我就跑了，」王天朋道：「你這個朋友，倒是不錯，眼看着朋友都到了難中，你先跑

了，真够個朋友。」鄭家燕道：「你先別抱怨我，你聽我慢慢跟你說一說，」鄭家燕從頭至尾，略微一說，大家聽完，周坦連連點頭，王天朋一挑大拇指道：「原來還有這末些個過節兒呢，這幸虧是你，要是換了我，那就糟了。」原來鄭家燕生性聰明，十分機警，雖是年歲不大，心思很細，自從一進這個廟，他就十分留神，頭一個挺大一座廟，就出去一個老和尚，這個老和尚先是一定不讓大家進去，顯係他這廟裡有事，怕人知道，後來忽然他神思一振，又願意接待大家，說不定他已然看出自己這班人，忽然這樣，忽然那樣，難免裡頭沒有詭病，到了裡頭一看，廟裡收拾非常整潔，更知道這廟裡絕不是一個人能够拾掇到這個樣兒的。又加了一分小心，老和尚跟周坦一談天，他就走出來了。到了院裡一看，後邊隱有燈光，趕緊轉了過去，一聽屋裡有人說話，本想扒着聽上一聽，無奈自己身個兒太矮，窗台兒太高，够不着勁兒，拿耳朵一聽，裡頭所說的話，正是談論他們，心裡着實吓了一跳，就知道大家已入險境，趕緊一退身，回到前院，本想進去告訴周坦，一看老和尚正在屋裡他可就進不去了，就在台階兒上一喊，周坦從裡頭往外一進，就被人家用片網給網了，他站在台階兒下頭，片網不能網到，一提身，趁着大家一

亂，又回到後院，心裡十分爲難，前頭不敢去，往後走吧，走着走着，又是一個後院，順着後院牆往前走，摸着摸着，摸到了一個小門兒，心裡大喜，用手一拉，門兒沒鎖，吱的一聲便開了，趕緊跑了出去，到了街上一看，四面漆黑，分不出南北東西，自己心想，一塊兒來了四個人，三個人全都遇了險，就是跑了自己一個人，又應當如何，再者自己出來之後，四顧茫茫，又應當到什麼地方去？不如乾脆回去，豁出死去，給他個一死相拚，倘若能够倖成功，活該不死，倘若也叫人家拿住，死在一起，也比一個人出來強的多。心裡想着，才要轉身，仍從後門進去，猛然一想，那叫白饒一個，周坦那末大的能耐，一點施展都沒有，就讓人家給拿了，像自己這個樣兒的，還能走得了兩個照面兒，死了白死，不如另想法子，想來想去，猛然拿手一拍腦袋，嚙了一聲道：「這個事兒裡頭是有點意思，莫若就走這一條道兒，倘若能够辦到，不但救了師父和葛王兩個，還給地方除去大害，這實在是個主意，乾脆我就快走一趟，早早報仇除害！」心裡想着，順着這廟的外牆，往前邊繞去，天色昏暗，什麼也看不清楚，四外楊樹葉兒亂響，便像千里軍馬奔騰聲音，並且加雜着遠聽見有些個啾啾之聲，心裡不覺有些發咕，忽然一想，自己

師父現在被獲遭擒，自己兩個朋友，也全都過了險，就剩了自己一個人，生死存亡，全在自己，倘若自己勇氣一餒，三個人性命難保，剩下了自己一個人，活着又有多大意思，再者比如說自己方才也被獲遭擒，說不得也就是一死，該死沒死，還有什麼可怕？精神一壯，當時什麼也不覺得可怕了，摸着黑兒，順着廟牆，一直摸到前邊，看見了方才的廟門，定了一定心思，認清了大道，往回就跑，來到了大道上邊，一邊使勁跑，一邊想，自己雖是費了這末一點猜思，倘若真叫自己朦對了，那是合該三人五行有救，倘若一點都沒猜對，三個人性命算完，自己死也是白死，心裡想着，脚下跑着，不一會兒功夫，到了方才那座大店的門前，收住了脚步，不住亂喘，喘息了半天，又端詳了半天，怕是把門叫錯了，看了又看，一點都不差，這才一挺腰走了過去，用手摸着店門，影影影就是三下兒，裡頭連一點聲兒都沒有，鄭家蕪心裡着急，怎麼這末早你們就全都睡了，你們只顧睡早覺不要緊，你知道我心裡够多難受！一使勁，影影影又是三下兒，才拍到兩下兒，猛覺身後有人，一掐自己腰眼兒，渾身當時全不得勁，並且連一句也說不出來了，渾身蘇軟，四肢無力，說不上這股子難受勁兒來。只得把兩隻眼睛一閉，一任那人擺弄

，那人托住自己腰，往上一托，自己身子就挺起來了，那人邁開兩條腿，飛也似的往後邊退去，前邊是一座樹林子，那人進了樹林子，找了一棵小樹，把鄭家燕往樹底下一立，早預備好了繩子，叭的一甩，繩子頭兒從那邊扔了過來，把鄭家燕連胳膊帶腰圍了個結實，然後一退步道：「哈哈，你這個賊胚子，胆子實在不小，上回偷了我們一隻小鷄子去，今天又來了，你是吃出甜頭來了，我要不叫你逮點苦子，你也不知道什麼叫厲害。」說着一揚手，叭的就是一聲，一根柳條兒正抽在自己肩膀上，却不甚疼痛。跟着又一舉手，鄭家燕心想他拿我當了小偷兒了，別讓他再打了，我跟他說說吧。想着便一聲喊道：「你別打我，我不是什麼小偷兒，我是來找你們店裡夥計的。」那人道：「呸！你不是小偷兒，你是找我們店裡夥計的？真格的，你找的這個夥計，他姓什麼叫什麼呀？」鄭家燕道：「這個我不知道。」那人手一揚叭的又是一柳條子道：「別憑你歲數不大，你還真會編個謊，造個謠言，你說有找人不知道人家姓什麼叫什麼的嗎？」鄭家燕道：「我雖不知道他姓什麼叫什麼，可是我記得這個人臉上有麻子。」一句話沒完，那人叭的又是一柳條兒道：「你這是誠心氣我，一個人有麻子，也不是什麼寒蠢事，這也不

犯上拿話挖苦誰，我也看明白了，你這個孩子，天生來是塊賊骨頭，也不怕什麼叫打，我也不打你了，前邊是一道山溝，我把你夾到那裡，往山溝裡一送，你有命你再扒上來，將來再找我報仇雪恨，你要扒不上來，遇見狼呀狗的，把你吃了，你也認命，你聽好，不好，省得留着你也禍害人！」說着過來就要動手，鄭家燕心想，這個地方，可是真厲害，我們鄉裡要是逮着小偷兒，至多打上一頓，餓上兩天，算是到了頭了，他們這裡，怎麼會那末厲害？這可真是麻煩，別讓他給扔到山溝裡，還得跟他說說：「我說不出姓什麼叫什麼，我見着他的面兒，我就能够知道他是誰。」那人一聽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是這末着。你就瞧瞧吧！」說着火摺子一幌，鄭家燕一看，這個人不是別個，正是一臉兇眉惡眼一臉大麻子那個店裡夥計。不由喜出望外道：「大叔兒，得了，您把我放下來，我還找您有要緊的事呢。」那人笑道：「別費話了，誰是你的大叔兒？你是小偷兒，我不能認你！」鄭家燕一看，那個人直笑他就把心放了一半兒，不住央告道：「大叔兒，您把我放下來吧，就是我一個人，一點什麼也不要緊，就算我死了，也沒有什麼，不過現在我們同來四個人，已有三個遇險，您要儘自跟我一鬧着玩兒，我這條命不要緊，

他們可就全完了，沒別的，慫不但得救我，慫還得救我們一塊兒來的三個人。」那人一聽，把頭一搖道：「那個不行，第一你們一塊兒那個早包，他自己覺乎怪不錯的，眼空四海，目中無人，怎麼這末一會功夫，就栽了勛斗啦，你一定是說瞎話，你冤我那可不行。」鄭家燕道：「我絕不是說瞎話，慫老人家把我放了，把他們救出來吧，」那人又一笑道：「你說了半天，這個人到底是誰，你跟他有什麼關係，爲什麼這末要救他出來，你要告訴了我，我再給你想法子出主意，你要還是說的謊話，對不過，我不但不管，我還要把你送在官面兒，把你當小偷兒治罪，」鄭家燕一想，說就說吧遂道：「慫老人家要問，我姓鄭我叫鄭家燕，被獲遭擒的，一位是位師父，他老人家姓周，名坦，人稱三翅鴿子……」一句話沒說完，那人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啊！我當着是誰呢？原來他就是周坦哪，模樣兒改了，我不認識了，我們兩個早就有仇，不過我沒找着他，今天好容易碰見他，他又被人家拿住了，我不拿現成兒報仇，我倒去救他，這才……」

着我們的仇說，我應當趕了去，給他幾下子，出出心頭這口怨氣

了沒有多大意思，這就算是便宜他了，再說別的，那可是下

等到天亮，把你往連莊會一送，也就便宜你了。」鄭家燕一這末個地方，還會遇見仇人，這可真是沒有想到的事，像他這末

乾脆就不用說了，自己這趟也算白跑了，還不如不跑這一趟，死在一起好。

愧生恨，一張嘴他就罵上了：「我先當你是個英雄，够個漢子，所以才來找你，給你幫一幫忙兒，萬沒想到你是鼠肚雞腸，不能容物之人，我的吐沫就算白費了，我的話也算白說了，事到現在，我還要求你一件事，看你這個神兒，平常傷害一兩個人也算不了什麼，這末辦，你把你家鄭大爺痛痛快快置於死地，總算你是成全我了，你要不肯殺我，就得把我放了，你要是把你家鄭大爺往連莊會一送，當小偷兒一辦，說不得，對不過我可要破口罵你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可別說你家鄭大爺不懂交情！」鄭家燕左一個鄭大爺，右一個鄭大爺，那人不但不急，反倒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真可算有點胆子，不愧是你姓周的徒弟，要按着姓周的那股子勁兒味兒，我可不能管，現在全衝的是你，我跟你走一趟。走！你領着道兒我跟着你！」說着把鄭家燕放下來，鄭家燕身體一活動，跪倒磕頭，那人用手一攔道：「你剛才那末急，怎麼現在你倒不急了？走哇，磕會子

頭，當得了什麼？難道就算救了你的師父不成？」鄭家燕一聽，趕緊站了起來，邁腿就跑，好在離著不遠，一會兒功夫，就到了廟門口，鄭家燕用手一推廟門，開了個挺嚴，正要伸手拍門，那人攔腰一把道：「等他們出來開門，就晚了。」說著一長胳膊，就把鄭家燕給夾了起來，提身一縱，到了牆上，從牆上又到了房上，繞到後殿前坡一看，正是長和尚要殺王天朋，鄭家燕着急，回頭一看，那人踪跡不見，要找已然沒了功夫，沒法子這才揭瓦打大和尚，老和尚一上來，把自己抓下去，那人才二次露面兒，從頭至尾，細說了一遍？周坦道：「這是過去的事，全都聽明白了，那末你方才聽見有人說話，你說是咱們的人，是在那間屋裏？」鄭家燕道：「我方才聽見，就是這間東配殿裡，現在是不是還在這裡，可就不知道了。」周坦道：「你們跟我來。」到了東配殿一看，屋門關着，用手一推，原是浮掩，一推就開了。周坦往裡一探步，見沒有動靜，二次這才進去。到了屋裡一看，桌上有盞海燈，已不甚亮，屋裡有什麼也看不甚清，過去把燈草撥了一撥，屋裡當時大現光明，這才看清楚，屋裡原來是一明兩暗，正中間這間屋子，除了一張大條桌上頭擺著五供，一份兒茶壺茶碗，牆上掛著一張佛像之外，任什麼也沒有，

就過去一挑北間簾子，借着燈亮，看見迎窗戶一舖炕，炕上只有一個被垛，餘外也是任什麼沒有。一轉身又到了南間，挑簾一看，正中間一張長案，案子上擺些經卷，再看就任什麼也沒有了，周坦不由嘆了一聲道：「怪呀！難道他們又搬了？把人藏在什麼地方去了？」鄭家燕道：「要據我看，那間屋那個被垛裡許有毛病。」周坦道：「你怎麼看出來？」鄭家燕道：「您想現在又沒到睡覺的時候，誰家廟裡把被垛都堆在炕的當中說不定當中也許藏着有什麼？」周坦道：「咱們不管裡頭有什麼沒有，咱們先進去探一探再說，這裡沒有，再到別處。」這回從案子上把海燈掌起，來到北間，王天朋性急，過去一搬被垛，轟的一聲，被垛就倒了，被垛一倒，周坦一看，可吓壞了，原來裡頭，果然蒙着一個人，正是孫露，閉着兩隻眼，臉上通紅，周身也讓人給細了，周坦一看，不由連連搖頭。葛天翔上炕把細孫露的繩兒解開，再看孫露依然和死人一樣，躺在那裡一動不動。葛天翔連喊了兩聲：「大姑！孫大姑！」孫露仍然不動。周坦一拉葛天翔道：「你別瞎亂，孫大姑是受了蒙汗藥了，你叫他他聽不見，到什麼地方去找一點水來，一灌就好了。」鄭家燕道：「外頭屋許有。」趕緊轉身到了外頭屋，拿起茶壺一倒，還真不錯

，裡頭有大半碗水。周坦拿起，把孫露嘴一搯，就給灌下去了，還剩了一點兒，食在嘴裏嚥的一聲，照着孫露臉上一噴，孫露當時就是一個冷戰，睜眼一看，躡的一聲，從炕上就迸起來了，凝神一看周坦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你們也到了這裡？」周坦道：「得了，您醒一醒吧，什麼睡裡夢裏，您受了人家暗算，要不是我們趕到，可就不定鬧出什麼亂子來了。」孫露把自己身上上下一看，不由臉色一紅道：「好一般禿驢，我跟他們絕不能善罷干休？」說著就要往外走，周坦道：「您先別掛氣兒，有什麼話咱們慢慢商量，您現在連傢伙都沒有，出去又當如何？……」剛剛說到這裡，就聽外頭屜門一響，周坦道：「來人了，咱們先藏起來，」大家往後一閃，周坦就把海燈搯滅了，就聽外頭有人自言自語的道：「怎麼燈也滅了？難道沒油了，不能啊，我才兌的油啊！老和尚就是不聽我的，早聽我的好不好？一個兒也跑不了，現在人家一個人沒傷，自己倒了一片，這怎麼辦？真是沒有的事，對不過我可要先走一步。我把他弄走，找個地方，把話跟他說明，他要是應了，那是兩全其美，他要不應，對不過我要拿他的寶劍，要了他的命，然後遠遠一走，另找地方兒。」一邊叨念着，一邊往裡走，孫露氣往上一撞，才要

過去，周坦橫手一攔，就給攔住了，自己一搶身，到了門口，就聽脚步兒響，跟着門簾兒一起，有人往裡一走，周坦上手插過去，往前一操，底下伸腿一橫，那人哎喲一聲，一個狗吃屎就摔下去了，周坦不等他翻身，過去一脚，照着他的脊背就給踩住，王天朋把細孫露的繩，拿過來就把他細了，周坦用手一幌道：「小子你要噫，我就是這一刀，要了你的狗命！」那人萬也沒有想到，那人在屋裡等着他，進門就來了這末一下子，一聽周坦說話，知道自己落人手，大聲喊叫，不用說沒人來救，卽是有人來救，到不了屋裡，自己這條命，先辦了交待，一駭怕，一聲兒不響，就算認了命了，周坦把手向他一指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你在那廟裡多少年了？一共害過多少人？那個和尚他叫什麼？你們這廟裡一共有多少人？你全都說了實話，我也看在佛爺面上饒你不死，你要是一定不說實話，我當時把你弄死，你也是白死，說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那個哈哈一笑道：「你要問我，我可全都告訴你，不過，你可別以爲我是怕了你，我把實話向你說了，你要怎麼便怎麼，我也決不求你，我告訴你，你聽着，這個地方叫雷風堡，這座廟叫靈珠寺，那位老和尚，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俗家姓華，單名一個介字，外號人稱笑面蒼狼，

只因看破紅塵，棄了綠林，來到這裏，教這一撥兒徒弟，佔住了這座廟，廟裡連大帶小也有二十多個人，他在這裡當了當家的，又改了法名叫做澄因，外號也改了，叫做佛面禪師，他在這廟裡，也不殺人，也不犯法，從前掙下的錢現在儘够他用，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我叫丁宜霸，別號人稱赤臉青狼，到這裏原爲訪友，並沒有一點閒事，我這話也沒有一句不可靠的話，你聽完了，該把我怎麼樣就怎麼樣，這全算不了什麼，我等着你說完了。」周坦一聽，微微一笑道：「你這小子，除去你們兩個狗名兒是真的之外，大概連一句真話也沒有，你說那個姓華的他好人，改邪歸正，爲什麼要聚這末些個不倫不類的人在一起？你說你是好人，爲什麼剛才進屋裡的時候，叨叨念念，你以爲我沒有聽見呢，小子，你心裡放明白一點兒，姓周的走南關北，眼裡可不揉沙子，你趁早兒說了實話，是你的便宜。再要支吾，你可是自己找死。」丁宜霸一聽，嘆了一聲道：「我既是跟你說了實話，你要一定不信，我一點法子也都沒有，你要怎樣便怎樣，費話也再沒有了。」周坦一聽，這小子他不說實話，單手往下一伸，大二兩指，把丁宜霸的哽嚥就給掐住了，把眼一瞪道：「你說不說？」丁宜霸又一搖頭，周坦一生氣，使了三成力，往裡頭一

夾，丁宜霸氣兒就出不去了，兩隻眼睛直翻白兒，臉漲得成了茄皮一個樣兒，嚔子裡直吭味，一口氣橫在胸口，只覺兩脇要裂開一樣，疼痛難忍，眼淚也下來了，眼珠子也努出來了。這份兒難看，就不用提了，周坦把手一鬆，兩個指頭往下一抹，丁宜霸肚子咕碌碌一陣響，那口氣才順下去，緩了一緩，才長長出了一口氣，周坦向他一笑道：「怎麼樣？你說實話不說？你要再不說，我這第二次手比第一次手兒難受，就看你挺得住挺不住了。」丁宜霸心裡難受，不能再提，憑自己本事准說是贏得了人家，自不敢說，可是一見面，一手兒沒施展，一時大意，暗中受了人家算計，實在沒想到，有心不說實話，這個罪過兒也真不好受，說了實話，准保當時就能要命，左思右想，真是一點法子沒有。才一閉眼，周坦一伸二指說道：「怎麼樣？你還是不肯實說，對不過我可要來這第二手了！」說着兩個手指頭往前一探，丁宜霸差一點兒沒有哭出來，把牙一咬，把心一橫，向周坦一搖頭道：「得了，你也不用再施展了，我全願意說了，你把我放起來行不行？」周坦一搖頭：「放你起來那可不行，你把實話先說了，我瞧着該放你起來，不但放你起來，還得交你個朋友，要是說出來的話，不能再放你，我也就不用費事了，快點說

，我可沒有功夫等你！」丁宣禱一想，把眼一睜，長長嘆了一口氣，橫心咬牙說出一片話來，周坦從頭至尾聽了一遍，不由氣往上撞，單掌一立，往下一劈，哧的一聲，當時丁宣禱身首兩地。正是：「匣劍莫經出，宵小米勝珠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

望外喜出慶得佳弟
不測變生哀死嚴師

原來這座靈珠寺本是一塊善地，廟裡也有一個主持，香火雖不甚盛，確也足夠廟裡嚼用，那時華介正從北方做了一筆大買賣，發財回家，從此路過，打算回去洗手不幹，走到這座廟前，天色已晚，借廟葺休兒，老和尚就把他讓進來了，給他打水洗臉，預備茶飯，十分款待，在和尙的意思，只因看見華介穿得整齊，行囊豐厚，打算加意巴結，所為臨走時候多得幾個火資，萬沒想到，死神臨頭，身遭慘故。那華介因為自己年歲已大，常在緣林中混一碗飯，也不是妥當之事，這次得了一筆大油水，已然安心不幹，正我尋找一塊清靜地方，抱頭一忍，從此不再出世，他又沒兒沒女，無牽無掛，要一看這座靈珠寺，地方清靜，一聽香火不少，當時便起了一種霸佔已有的心思，吃着喝着，跟老和尚談

着說着，說來說去，就說到這座廟上，華介向老和尚一笑道：「當家的，你看我能够出家不能够？」老和尚道：「叻！罪過，罪過，施主這樣有福之人，怎會說出這樣話來，想我們出家的人，雖不敢說是一塵不染，總也得說是萬念皆空，不圖名，不圖利，長燈古佛，念經拜齋，也是前世孽冤，誰願意受這種罪，施主您是妻財子祿，大福大壽大造化人兒，何必拿這個跟貧僧打哈哈？」華介知道他不信，便一正顏道：「老和尚，你別以爲我說着玩兒，我說的全是眞事，你要答應了我，收我當個徒弟，我就在你廟裡出家，從此以後這我是皈依佛道，從此不出廟門，做個佛門弟子，這廟裡一切香火田土，自有我來照料，你這末大的年紀，也可以休息休息了。」老和尚越聽越不是味兒，知道華介存心不良，有意要霸佔這靈珠寺，心說你可是錯翻了眼皮了，你不打聽打聽我這座廟是怎麼得來的？我是個幹什麼的？你居然會想起吃我來了，也就是今天已然天晚，算是你的便宜，這要攔在白天，我只要喊一嗓子，當時鄉村的人一聚，就能把你活埋了，今天還是拿好話對付你，你要是個有造化的趁早兒一走是你的便宜，你要不走，我留你住下一夜，第二天天光一亮，我去一報，把你往村子裡一送，說你是個大暗賊，管保讓你吃不了兜着走

。說不定，你那幾隻包袱也就是我的了。心裡想着，又一笑道：「施主，您是愛鬧着玩兒，別說我這廟裡不收徒弟，就是收徒弟，也不能收您這末大年紀的徒弟，您跟我的歲數，已然街上衍下，無論如何，我也不能收您當徒弟，您也別打哈哈了，我再給您看看水，湖上一壺茶，您喝點水也該歇着了。」說着往外就走，老和尚的意思是只要把他對付走了就算完了，誰知華介已然有了准主意，這些話他那裡聽得進去，看見老和尚要借坡兒下，過去一把扯住道：「和尚，你先慢走，我跟你說的話到底怎樣？」說着話兩隻眼睛都瞪圓了，別瞧和尚不是闖江湖的，究屬年數大了，沒有什麼看不懂的，一看華介這個神氣，手一到身上，特別有力量，他就知道華介，不是什麼好人，便趕緊一鎮心神道：「是，施主，你別着急，我收徒弟，我早就想收徒弟，我早就想收一個歲數比我大的徒弟，今天太巧了，你先撒開手，我把你同到客堂，你先歇一宵，明天早晨起來，我必要給你落髮，收你當個徒弟。」老和尚一邊說一邊喘，眼淚在眼圈裡亂轉，嗓子暗啞，也喊不出來了。華介嘿嘿一陣冷笑，把手往裏一帶，老和尚就往前栽了好幾步，華介笑完了，呼一口道：「別費話，要收我當徒弟，就是今天晚上，幹什麼要等明天，咱們是這裡

的事，何必外人知道，走，我們到大殿給佛爺磕頭，當着佛爺你就給我落髮，咱們是任話沒有，你要誠心跟我蹭稜子，對不過我要：『說着往裡一擒，一撒手，咕嚕一聲，老和尚就是一個「狗吃屎」的架子，摔倒在地上。老和尚就知道事情不好，心裡十分後悔，從前因為吝借幾個錢，廟裡連多一個人都不肯用，只用了一個又聾又笨的老頭子，現在身遭險難，不用說是喊不出來，即便喊出來，他也聽不見，聽見了來了也沒用，現在自己一條命在人家手裡拿着，一個弄得不好，只怕性命不保，這也是命中注定，今天該有一步罪受，沒有法子，只好是哀求再說吧，便口帶悲音，叫了一聲：「大施主，您先別生氣，也別着急，有什麼話，您慢慢的說，我全可以答應。」華介把老和尚拽倒，一聽老和尚這一套話，當時心也軟了，便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師父你快起來，咱們有話好說。」老和尚爬了起來，臉上顏色是陰晴不定，直眉瞪眼的道：「施主您有什麼吩咐，您只管說貧僧是無不遵從。」華介一聽，凝神一想，一把把老和尚拉住，往椅子上一推，老和尚身不由己就坐下了。華介不等老和尚再站起來，撲翻身軀，跪在地下就磕頭。吓得老和尚，身子動彈不得，只把兩隻手不住亂搖道：「施主，你：你：這是怎麼了？」華介

道：「師父：我是實意拜你老人家爲師，並無絲毫假意，只要您老人家肯得收我爲徒，你老人家看，我身上帶的東西，全是你老人家的，我絕不擾害廟裡，還得給廟裡佈施香火，你老人家就答應了我吧。」老和尚這時候跟做夢一樣，簡直不信會有這末一件事，眼看華介跪在地下，趕緊一把先把華介拉起來道：「施主你說的話，我全信了。我收你爲徒弟就是。」華介道：「既是師父收我爲徒，就該改過稱呼才是，怎麼還是管我叫什麼施主，那就還是不肯收我的意思。」老和尚道：「徒弟，徒弟，我收下你了。」華介一笑，把老和尚從座上又復拉起道：「師父你收了我了，我這些東西。全是你老人家的了。」說着把行囊打開，老和尚一看，耀眼爭光，除去珍珠玉器，就是黃澄澄的金子，老和尚利慾薰心，一看這些東西，把眼前的危險就全忘了，笑得一張嘴再也閉不攏，向華介道：「你這些東西，既是實意捐化廟裡，你可不要擱在外頭，找個地方，把他收藏起來，等到明年開春，咱們找點工匠，把廟宇翻新，也是你一件功德，」華介明知道老和尚犯了財迷，便也不再理他，只笑了一笑道：「東西既是捐在廟裡，當然就是師父的東西了，隨便師父擱在什麼地方，要幹什麼用就幹什麼用，我只求師父今天晚上就給我落了

髮，到了天明，把這廟左右前後的人約上一約，告訴他們我是你老人家的徒弟。從此我就不走了。」老和尚已然見了財寶，便也不再問底下的事，一口應聲，答應了華介，當時把他帶到佛堂，華介往那裏一跪，老和尚把香點起，上了香念了贊，拿了剃刀，迎腦門子一刀，刮了下來，叭的一甩，嘴裡念道：「一刀還爹娘！」刀子一起，左邊一刀，又是一甩，嘴裡念道：「二刀除冤孽！」右邊一刀，又是一甩，嘴裡道：「三刀割骨肉！」三刀完了，咪咪，一陣響，當時便剃了一個光葫蘆模樣，然後又宣讀戒條，貪，嗔，痴，愛，淫，妄，酒，一切亂數，交待清楚，叫華介給佛祖磕了頭，華介又給老和尚磕了頭，老和尚樂得簡直忘了自己是出了家的和尚，便如同金榜題名，花燭洞房一般。又找了一身僧衣僧鞋，先給華介換了，這才安歇，一宵功夫，連覺都沒有睡好，到了第二天，一清早起來，先找着村長，又找了保正，四下赴信約人，說是自己收了徒弟，大家一看老和尚特別高興，便全都准時來到，老頭兒，老太太，大姑娘，小媳婦兒，半大小夥兒，中年漢，七姑姑，八姨姨，爛眼邊二舅媽拉着姑娘，抱着小子全都來到靈珠寺，把一座永無香火的廟，弄成如同建天大醮的道場一般熱鬧。老和尚穿了袈裟掛了念珠，笑容滿面，

靜待吉時。不多時，吉時已到，老和尚拿起磬鎚子，敲了三下兒磬，扔下磬鎚，跪倒蒲團之上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參佛已畢，站起身來，把華介叫了過來，先向佛駕行禮，行禮完畢，又向老和尚重新行了叩拜大禮，大家又過來給老和尚道喜，老和尚又叫華介向大家行禮，亂過一陣，大家全都散去，老和尚累了一天，老早就睡了，第二天一清早才起來，就見華介已然在院裡掃地，老和尚趕緊走了出來，不住擺手道：「你不用掃地，那些事有人幹。」華介一笑道：「閒著也是閒著，活動活動身體也好。」說着依然把地掃完，跟着到廚房去預備早飯，搭棹子擦碗，沒有一樣不幹到。到了晚上，又給老和尚把被窩舖好，請老和尚去安歇，老和尚自從有生以來，也沒有這樣享受過一天，簡直有點受寵若驚，坐臥不安，一天，兩天，天天如是，老和尚精神益發健旺，村裡村外，廟左廟右，無論見着什麼人，總得誇獎華介幾句，說他怎麼孝順，怎麼能幹，那些人一聽，也都羨慕老和尚竟有這樣飛來福份，一定是佛祖的默佑，如是過了半年，一向相安無事，這一天正是九月初一，佛道日子，離廟附近的人家，有善男信女，都來隨喜，老早的就到了靈珠寺，廟門已開，大家正往裡走，只見華介正在打掃廟院。衆人便問華介，老和尚在

什麼地方？華介把嘴向後一努道：「我師父方才還在這裡，一時不見，想是到後頭廚房去看齋去了。等我去找一找。」衆人道：「不忙不忙，不必驚動，一會兒他自會出來，我們可以在外頭等一等。」華介便張羅讓座，獻茶，說了幾句話兒，却是依然不見老和尚出來，裡頭有一個開雜貨店的皮老西兒（山西人），有點性急，等得功夫大了，可就不耐煩了，便向大家道：「你們大家在這裡等一等，我到後頭去看看他去，怎麼這末半天，他還不出來，難道是一個人躲在廚房裡吃什麼好東西，我掬他去。」說着往後就走，華介連嚷：「您先慢着，您在這裡等一等，我去請去。」皮老西兒道：「不用，不用，這個老東西，准是背着人吃葷的呢，我把他堵上，叫他好好請我一頓，算是沒事。」說着一溜烟兒相似，便跑到後頭去了，大家一笑道：「皮老西兒就是這末愛鬧着玩兒，都這末大的年紀了，還這樣嘻嘻哈哈呢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後頭有人跟哭一般喊了起來：「可了不得啦：你們快來：看：看：老和尚：讓：人：殺：活：了：了：」大家一聽，不由全都轟的一聲，往後就跑，迎面就碰見皮老西兒氣急敗壞，臉色煞白，一見大家，彷彿腿兒一軟，咕咚一聲，摔倒在地，大家還以為皮老西兒是鬧着玩哪，全都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別儘自玩笑了，青

口紅香，滿嘴胡說，你不嫌喪，人家老和尚，那末大的年紀，還嫌喪氣呢。」大家說着，再看皮老西兒渾身亂抖，用手往廚房一指，嘴裡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大家知道事情是要不好，這時候華介已然搶在大家前頭，跑進廚房，才一進去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：「師父哇！你老人家！」哇一聲，跟着連聲兒都沒有了，大家趕緊追到屋裡，一看靠東牆大灶。大灶旁邊一口水缸，老和尚頭南脚北，躺在地下，身旁一片水跡，仔細一看，不是水是血，脖子上一個大口子，胸脯上一個大窟窿，那血帶着熱氣，咕嘟咕嘟一個勁兒往外冒，眼是老和尚是被人殺害，可是兇手不見，兇器不見，是人家殺的，是老和尚自己殺的，全然難辨。再看華介倒在老和尚身旁，口吐白沫子，兩眼緊閉，人也死了過去。大家道：「先救活的。」把華介盤著坐了起來，窩腰窩腿，搥捶搥叫，半天功夫，嚔子眼略的一聲響，一口濁痰上來，華介才又二次哭出來：「師父嚔！你這是受了什麼人的算計？你死得可太苦了！……」一句話還沒說完，旁邊走過一個人來，叭的就是一個嘴巴，接着罵道：「你不用裝瘋賣傻，人是誰殺的，我已然明白了，這場官司你打了吧！」大家一看，這是正是本村的村長瞿少五。這位村正有個四十多歲，爲人很是熱心

，愛說愛笑，遇事總是跑在頭裡，人又非常機警，無論村子裡出點大事小事，只要他一出來，總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一村之人，都管他叫褚大哥。今天也是接了老和尚通知，到此來隨喜的，萬沒想到，方才進門一會兒，就會出了逆事，褚少五看華介這個神氣，疑心殺老和尚是他幹的，過去不容分說，叭的一聲，就是一個嘴巴，打完之後，拉着華介就要走，華介往後一退，悲悲慘慘向褚少五道：「褚大爺，您爲什麼打我一個嘴巴，又說什麼我師父是我害的？別的都不要緊，這人命關天，非同小可，其實我師父這末大的年歲，身遭慘死，我活着也沒有多大意思，死不怕死，看是怎麼死，要是因爲您身當保正，怕是擔不了沉重，打算拿我一抵，卸輕了您的責任那個可就叫做辦不到，您說我是殺人兇犯，我還說您是殺人兇犯哪，就憑一說行嗎？我也這末大的年紀了，活着也沒有什麼多大意思，咱們倒得看一下子，走，咱們到縣衙門裡去見老爺去好了。」原是褚少五拉着華介，一變而爲華介拉着褚少五了。褚少五平常能說會道今天被華介這末一拍一吓，當時人也傻了，臉上顏色也變了，話也說不俐落了，大家一看，這個事兒要僵，趕緊向前把二人拉開，向華介道：「少當家的，你可不許這樣，雖說褚大哥辦得粗魯一點

兒，實際他也是真急所致，你是老和尚的徒弟，老和尚一輩子在這村裡，可沒跟誰紅過臉，你現在要是一爭執，可就不對了，一邊說着，就把兩個人全都拉開了。華介二次跪倒，又是放聲大哭，哭得還是真慘，大家不由也全都跟着傷心。褚少五因爲自己一時冒失過去打了華介一個嘴巴，華介一反打瓦，當時褚少五就悶住了，不過心裡可還是不痛快，四下亂找，心裡想着，無論如何，只要給你找出一點對證來，我看你還說什麼？廚房是兩間，裡頭屋是住房。褚少五過去一掀帘，邁步進去，猛覺一股血腥味直冲鼻管，不由一怔，凝神四下一看，只見那張床舖底下韓子，不住亂動，褚少五看着可怪，過去用手一掀韓子，這股子氣味更大了，並且聽見裡邊彷彿有人在裡頭哼哼似的，下腰往下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床底下蹲着一個人，手裡還攢着明晃晃一把鋼刀，蹲在底下，翻着白眼珠往上看哪！褚少五可吓壞了，打算往外退，腿底下已然不給勁兒，站在那裏不住哆嗦，順著腦瓜頂兒直往下冒涼氣，身子也麻了半邊，一著急顫顫巍巍就喊出來了：『你們諸位快上裡頭屋裡來吧，兇：手：在：拿刀：殺：我……哎喲』噢嚨一聲，褚少五一個屁股蹲兒就坐在地下了，大家正在外頭屋裡發怔，一聽屋裡褚少五喊的響音兒都差了

，也全都吓了一跳，又一聽屋裡有人拿刀殺人，已然走到門口兒的，又退回來了。華介一分衆人，走進屋裡，大家也跟在後面仔細一看，就是褚少五一個人坐在地下。顏色大變，華介用手一指褚少五道：「褚大爺，咱們誰可也沒有得罪過誰，您這個可不對，我們這裡出了這樣逆事，您不說幫着我們辦點正經事，怎麼一再跟我們搗亂？這是怎麼了？」褚少五一看華介，用手一指床底下，華介道：「得了得了，這個底下要多髒，有多髒，我可不能去掀着玩兒，再者還有一節，這底下任什麼也沒有，我沒事去翻騰他幹什麼？」褚少五一着急，結結巴巴話又說不出來了，「床底下有個人……拿刀……有血……」大家一聽，全都一怔，又要往後退，華介睜了褚少五一眼道：「您這可叫白天見鬼，我要把床挪開，您還不定疑心我什麼呢？衆位往後躲一躲。」大家全都往後一躲，胆小的全都躲到門外，可還回着頭看着屋裏。華介才過去，舉手一掀那張床板，往起使勁一掀，大家於是全都慘叫一聲：「原來是他！」大家一看，全都見過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靈珠寺裡燒飯的那個聾和尚，手裡拿着一把柴刀，上頭滿都是血，渾身上下也全是些血跡，翻着兩隻白眼，看着大家，渾身不住亂抖。村正褚少五一看，也明白了，知道

殺老和尚八成是他了，有心過去把他抓住，可是看他手裡拿着明晃晃的刀。上頭滿都是血，又一看他的樣兒，覺乎他簡直是殺神附體，說不出他那難看的樣兒，心裡又有些胆怯，可就不敢過去了，華介向褚少五嘿嘿一笑道：「褚大爺，您方才不問青紅皂白，就打了我一頓嘴巴，如今您親眼看見，有人手裡拿着刀，帶着血，您怎麼倒不問了？難道您知道是他，他幹的事兒，您也全都明白嗎？」褚少五一聽，華介是要報仇，說出話來，真比刀子還厲害，到了這個時候，可也就顧不得了，四下一找，找了一根通條，掄了起來，照着那把刀上，嚙的就是一下兒，嚙唧一聲，那把刀就掉在地下了。褚少五一看刀已落地，當時心氣一壯，阻力陡增，走過去一把就把髯和尚給抱住了，嘴裏跟着就嚷：「衆位幫個忙兒咱們先把他網上。」大家一聽，當時手忙腳亂，什麼地方去找繩子，找了半天才從院裏把一個柳罐繩給解了下來，大家七手八腳，就把髯和尚給揪了起來，說來可怪，髯和尚一任大家擺佈，一動也不動，依然是翻著兩隻白眼，怔忡忡的看著大家。還有一樣，渾身上下，就如同鐵鑄的一樣，連胳膊帶腿，全都僵住，無論大家怎麼用力，只是弄不開，褚少五這時候，可就胆子衝了，過去一揚手，叭的就是個嘴巴

，嘴裡罵道：「你這小子，真是昧了天良，幹出這個事來，老當家的待你就算不錯，你這末大的年紀，什麼也不能幹了，依然還用著你，並不換人，足見老當家的待你不含糊，你要稍有人心，無論如何，你也不應當幹出這樣事來，再你們兩個，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怨，你爲什麼會下出這末狠的毒手？你的心思，我也明白了，你大概以爲把老當家的殺了，你就可以當家了，你那叫做夢，你也不想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你把老當家的殺了，你得給他抵償，一命還一命，就有你的便宜了，你要說了實話，看在你的年紀，怎麼也得想個法子，不顧死的，也得顧你活的，無論如何摘兌，也得給你往輕理辦一辦，你要一個勁兒裝着玩，你想你就平白的殺一個人就算完了嗎？你可趁早兒不用找不自在，快說，快說，你是怎麼把老當家的殺害了的？」褚少五說完，瞪眼看着龔和尙，龔和尙依然翻着兩隻眼睛，一聲也不言語。褚少五一看網是不叫網，問他又不說話，心頭無名火起，叭，叭，兩聲，一邊又是一個嘴巴，大家看着可怪，龔和尙挨打，也不躲，也不閃，就是翻着兩隻白眼，看着大家，褚少五這兩個嘴巴，打得還是真重，順着腮幫子往外直流血，也不見他露出一點痛苦之狀，大家越瞧越怪，簡直摸不清頭緒了，褚

少五一看他還是不言語，心火更大，又一揚手，旁邊就有人攔住了：「褚大哥，你別打他了，你說話聲兒小，你不知道他是聾子嗎？你說了半天，他就沒有聽見，你叫他說什麼？」褚少五一聽，這話也對，當時止住了手，提高嗓音，又照樣兒喊了一遍，聾和尚依然翻着白眼，看着大家，一聲兒不言語，褚少五急得順着腦瓜子往下流汗珠子，一點法子也沒有，當下就又有入說：「褚大哥，您不用問他了，我看他這個意思，八成兒他是受了邪了，這座廟，本來就不乾淨，平常就有動靜，這一定是他們衝撞着了邪，所以才有這個事，要據我說，咱們也不用問了，把他想個主意弄起來，咱們再抬着他去報官，官兒一到，大概邪魔也就外退了……」這位這末一說不要緊，看熱鬧的還有許多大姑娘小媳婦，一聽廟裡不乾淨，當時大家都齊聲：「哎呀！」撒腿就往外走，才退出外屋，就聽院子裡一聲慘叫，真比鬼哭還難聽，大家寒毛眼兒一豎，渾身發麻，胆小的早已爹媽亂哭起來，當時就是一陣大亂，這時候屋裡這些爺們也都聽見了，全都往外一跑，這些女人藏在屋裡，誰也不敢出去了，這些爺們究屬胆大，而且又因為是白天，人又多，便湊齊了胆子，往外一跑，剛一出屋門就聽又是一聲慘叫，雖然人多，也覺有些毛骨悚然，止住

脚步一看，只見不是別人，正是方才一吓而暈過去的那個皮老西兒，躺在地下，兩眼往上一翻，嘴裡冒着白沫子，兩隻手不住亂抓亂撓，神情十分可怕，那脖子聲兒，就是從他口中發出，大家這才想起，方才他本是吓暈了過去的人，只為大家都往屋裡一跑，便把他忘記了，可是現在怎麼他又變成了這個樣兒？誰也不明白，裡頭幾個膽兒大的，不管如何，過去先把他扶住，只見他兩眼依然上翻，彷彿這些人他全都沒有看見一樣，大家連連問了幾聲，他也像聽不見一樣，嘴裡不住哼哼，嘴裡彷彿是在念叨着：「老當家的，你死得冤，我明白，我必給你報仇，你別跟我為難，你饒了我吧。」說着說着又是一聲慘叫，又悲又慘，十分難聽，村正褚少五一縐眉，向大家道：「衆位別儘自看着了，這個事情是越鬧越大，不經官大概是完不了啦，這末辦，你們幾位先生這裡看一看，我去到會裡多約幾位人來，咱們好辦事。」大家一聽，全都搖頭，大小他是個村正，他要一走，這人命關天的事，就得落在大家身上，誰也不能讓他走，便向褚少五齊聲道：「褚大哥，您可別走，您就是我們的主心骨兒，您要前脚一走，後脚再出一點事，可更不好辦了，這末辦，咱們這些人分成幾班兒，一班兒護送這些姑娘老太太回去，省

得多添麻煩，一班兒幫着看守死屍，一班兒幫着看守兇手，一班兒把皮老西兒先給抬回去，就手兒去給會裡送信，咱們就這末辦，您瞧好不好？」褚少五一聽，合着把一個大血盆全都扣在自己腦袋上了，誰讓自己當了這末一份差事呢，事到臨頭，可也就顧不得了。只好點頭，還得向大家道勞駕，說辛苦，大家這才分出班兒來，各人辦各人的，全都走了，功夫不大，外頭一陣脚步兒聲音，從外頭走進有二三十人來，各拿木棍，花槍，單刀、鐵錘，一轟而入，褚少五一見，可就高興了，原來來的這些人，全是聯莊會上的爺們，頭一個就是會頭曹伯助。四十多歲兒，兩撇小鬍子，很透着神氣，來到臨近，向褚少五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褚少五遂把經過一說。曹伯助一搖頭道：「這個不對呀，髯子在這廟裡有五十多年了，那時候還沒有我呢，他就在这廟裡，從前老當家沒來之先，有人說是讓他這廟，他都不幹，如今這末大的年紀，焉能倒幹出這個事來，據我看這裡頭一定有旁的毛病，屍首在什麼地方？」褚少五道：「現在屋裡。」曹伯助道：「走，到屋裡去先驗屍。」褚少五帶路，曹伯助在後頭跟着，來到屋裡，看了看死屍，又搖了頭，向褚少五道：「死屍你們動了沒有？」褚少五道：「沒有動。」曹伯助道：「

不對，這個樣兒像有人挪了，這個事我也管不了，等我問完兇手，趕緊去到縣裡，等縣太爺派人下來驗來，也就可以明白了。」說着話，褚少五早把屋簾子打起，曹伯勛來到屋裡一看，只見聾和尚窩在地下兩隻眼睛向上翻着，見了自己，一動也不動，曹伯勛點了點頭道：「聾子，你這是怎麼了？你爲什麼把你多年的夥伴殺死，你究竟想的是什麼？你跟他有什麼過不去之處，也可以好說，爲什麼竟下這樣毒手？現在我來了，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你可以說一說。我必想法子給你開脫，是受了什麼人的害？你也可以說一說。我也必能給你報仇雪恨，聾子，殺人償命，欠賬還錢，你要說出實話，我好給報仇，雪冤。」曹伯勛說完這話，只見聾和尚臉上忽然做出十分慘痛的樣兒，眼角一轉，那眼淚就要流了下來，大家正在詫異，聾和尚何以忽又轉機？却見華介急走過去向聾和尚脇下用雙指陡的一戳。再看聾和尚已動的兩眼，又復成了原狀，依然翻着，一動也不再動，大家一看，不由全都一怔，曹伯勛就瞪了眼啦：「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？你爲什麼過去戳了他一下兒？來，先把他網上！」華介一聽，微然一笑道：「曹老爺，你也犯不上這末大家習氣呀！我看着也像是有點着了邪似的，所以我才戳了他脇條一下兒，所爲去

他的邪魔，這裡並沒有惡意，您怎麼倒疑心我了，您把我綁上也不要緊，不過有一節，廟裡無論丟了什麼，可都是您的事，您要擔得起，您就把我綁上，要是擔不起，還是把事問清楚了好。」曹伯助一聽，當時心裡一動，看這個神氣，八成兒聾和尚是他給制的，老和尚也是他給殺的，他既是弄出這種事來，必定心毒手辣，絕不是什麼好惹的，別打不成狐狸鬧屁股臊，還是沉住了氣，等知縣到了再說吧。想着，便向華介一笑道：「你這話說給別人聽，還倒可以，惟獨你跟我說，未免少微差一點兒，不過我根本又不是地面官，我也管不着這些地面上的事，一任你怎麼說，也都不要緊，你既不服我的話，等一會兒縣太爺來了，有話也是問你，你還能不說嗎。」華介冷笑一聲道：「哼！這個也不敢那末說，有什麼話，將來再談吧。」曹伯助一看他這個神兒，當時心裡又是一動，也就不便跟他費話了。跟着過去又問聾和尚，無論你嚶門兒提多高，他只是一個不言語，你是一點法子也沒有，曹伯助順着腦袋直流汗找了一個台堦兒向褚少五道：「你在這裡等一等，我去打個報呈兒去。」褚少五道：「我瞧這個倒還可以不急，因為我已派了人打了報呈兒了。」曹伯助道：「嗚！你打了報呈了？那末你爲什麼還不趕緊給預備預備，什麼公事掉兒，淨水

盆兒？……」褚少五道：「要預備還沒預備您就來了。」曹伯勛道：「費話，你現在就快點兒去。」褚少五答應一聲：「是！」走了出去，自去預備。旁邊那些人也要跟着往後退，曹伯勛道：「你們先別忙，聽我招呼，你們分三十人把廟圍住，三十人把屍首跟兇手暫時看住，我到前邊去看一看。」說完了向那些人一努嘴，那些人會意，便都答應了一聲，曹伯勛往外就走，華介也要跟着，才一邁步，那三十幾個扛槍拿刀的，全都一頓兒站起道：「你先等等，你要一出去，這屋裡要丟點什麼我們可擔不起。你湊合着也在這屋裡待一會兒吧。」華介一聽，向那些一看道：「你們話就說了一面兒，這裡一個廚房，大概也丟不了什麼，即使丟點什麼，也沒有值錢的東西，我們廟裡值錢的東西，全在前邊呢，你們不讓我出去，我要是丟了一草一木，對不過，我可要告你們諸位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可別怨我不通情理。」這些人一聽，全都一笑道：「好吧，無論丟了什麼，絕不能讓你白吃虧，我們全都賠償你，你看如何？」華介道：「好吧，就是這樣，沒了什麼，不怕你們不賠。」說完了便不再言語，找了個橙兒一坐，便一動也不動了，功夫不大，猛聽外頭有開道銅鑼聲響，大家彼此一點頭道：「縣太爺到，咱們迎出屋門。」大家

到了院裡，知縣的轎子已然來到後院，打杵落平，知縣出來，大家請安讓座獻茶，知縣一擺手，隨着用手一擺，把翎子管兒摘下，原來那時候進刑場，驗尸首，都必須摘去功名，才能談話。知縣摘下花翎，隨着佯作，走進屋裡，看了一看屍首，佯作驗報：「男屍一口，頭南脚北，身上前胸際有鐵刃傷一處，項際有鐵刃傷一處，皮吞肉捲重傷見骨因傷致死。」知縣點了點頭，向兩邊快班道：「來，傳他們廟裡的人回話！」曹伯助趕緊叫華介，屋裡沒人答應，吓了一跳揪簾子一看，屋裡除去那個聾和尚還依然翻着白眼珠子一聲兒也沒有言語之外，屋裡再也沒有第二個人的影子，吓得曹伯助沒有解褲子，差點沒出了大恭，正在一怔之際，猛聽外頭有人哭喊：「大老爺，民之父母，您要給我師父報仇雪恨，我冤哪！」正是：「覆盆未昭雪，秦鏡且高懸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掛人頭兇僧嚇令尹
題字句真盜殺上人

知縣座位離得近，當時就聽見了，便向旁邊差役問道：「外頭什麼人？快快帶進來。」差役答應一聲，才要往外走，外頭已然有人走進來了，褚少五一看，當時就怔了，原來進

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疑心當場的兇手華介，滿眼滿臉是淚，一見知縣就跪下了，知縣問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可是這廟裡的僧人，爲什麼到這裡喊冤？有什麼冤屈之事，你要實話實說。」華介道：「是，小僧名叫華介。」知縣道：「你等一等，你既是出家人，怎麼叫的是俗家的名子？」華介道：「因爲小人出家日子不多，還沒有起法名。」知縣道：「呃！你往下說吧。」華介道：「去年在這廟裡拜的老當家的爲師，一向很是安好，今天是個善日子，老當家的開廟放香結緣，小僧正在前邊掃院子，恰值衆位善士趕到，說了幾句閒話，老當家的還沒有出來，善士裡有一位皮施主，久等老當家的不出來，走到後院一看，老當家的被人殺害，死在廚房裡，小僧跟衆位施主來到後院一看，老當家的已然身死多時，我們村裡村正褚少五，不問青紅皂白就打小僧一個嘴巴，說是小僧是殺人正犯，小僧這般年紀，死了原來不惜，不過這個罪名小僧却是擔當不起，後來又到屋裏一看，我們廟裏一個龔和尚，躡在床幃底下，手裏拿着一把血刀，兩眼發直，問他什麼話也不說，村裡曹會頭趕到，也沒有問出所以，這時候老大人就到了，老大人，一輩爲官，輩輩爲官，小僧師傅死得實在可慘，望求老大人明鏡高懸，給小僧師父捉拿

凶手，伸雪奇冤，小僧就是死去，也感激老大人恩德不淺。」說完又復痛哭不止。知縣道：「你先不用哭，站在一邊，聽我檢查自有公斷。」華介又說了一句：「謝謝老大人。」退過一邊。知縣吩咐差役道：「把髻和尚帶上來，」差役進屋裡，一攙髻和尚，髻和尚手脚不動，大家扯了半天，也拉扯不開，沒有法子，只好把他抬了出來。到了外頭屋裡，知縣一看，他兩隻眼睛翻着，一聲兒不言語，知縣把案子一拍，大聲兒喊道：「你這僧人，叫什麼？爲什麼把老和尚殺死，快說實話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髻和尚一任知縣審問，一聲兒也不言語。知縣道：「既是不肯說實話，現在你手持凶器，身有血痕，那殺死老和尚就是你幹的了，想你是貪圖廟產，把老和尚殺死，天網恢恢，疎而不漏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少不得你要給他償命，問你不說，殺人的就是你。」髻和尚依然一聲兒不言語，知縣問兩旁差役道：「不用問了，殺老和尚，定然是他，咱們就把他帶回去定罪吧。」當下知縣就這末糊裏糊塗的問一遍，也沒問出結果，當時把大家轟散，就都回去了，華介把知縣送到山門外頭，向大家道：「還是縣太爺聖明，不用三推六問就把事情辦完了，得了，總算老當家有靈有聖，沒有冤沉海底，衆位都是這一村子人，沒

別的，大家給想個法子吧，老和尚死喪在地，連口棺材都沒有，是火葬？是土葬？縣太爺還沒有分派下來，咱們也不敢辦，最好咱先弄一口棺材，把他老人家成殮起來，等縣太爺公判完了再說。」說着向褚少五一揖到地道：「得了，褚大爺您是咱們村裡頭一個兒朋友，您又是個善士，沒別的，您多行一回善事吧，這也是您的功德。」褚少五一聽，心裡這份兒不高興就大了，本來就疑心是他，又遇見這末一個糊塗官，一點什麼也沒問出來，就把龔和尚給帶走了，反是他什麼話都沒問。不定什麼地方遇見了他，我一定得給他一下子。正在盤算着，華介這末一說，當時就想往回頂他，可是又一想，這個人可是惹不得，甯得罪君子，也別得罪小人，這小子是雙料兒小人，得罪了他准沒有好兒，不如暫時先答應了他，免得目前出事，遂笑了一笑道：「這個沒有什麼，地方事，地方辦，您全交給我了，准保護您省錢做臉，事不宜遲，我還是這就走。」說了一點頭，抹頭就走，來到村外，凝神一想，計上心頭。在老和尚一收華介爲徒的時候，褚少五心裡就有點懷疑，因爲華介，年歲已高，財物又多，並不是一個需要出家的人，想着內中一定有事，可是華介到了廟裡，日子很多，始終沒作出一點錯事，雖然心裡懷疑，可是沒有法

子評明華介是壞人，及至今天，廟裡出事，老和尚被人慘殺身死，大家進門時候，華介雖然裝作不知，表面顯着鎮靜，但是，一個殺人的事情，無論老和尚多麼老實，有人殺他，他也不能不支聲喊嚷，廟院雖大，不算太遠，絕不會連一點聲兒都聽不見，可見華介所說，一定有不實不盡，後來看見龔和尚手拿兇刀，滿身血跡，最可恨的是，他既殺了人，爲什麼不想法子逃走，反到鑽在床底下去？問他言詞一句不說，只是翻着兩隻白眼，一動不動，並且渾身四肢，也完全不能活動，看那個樣兒，彷彿是受了邪魔外祟，及至見了曹會頭，神經一振眼睛已有活動之意，可怪華介，過去用手向他肋下一撥，當時眼睛二次定住，明顯是受了華介之制，偏是縣官問得不清不白，把龔和尚弄走，華介倒可逍遙法外，心裡本來恨他，如今他反倒派自己去給老和尚找尋棺木，滿心不高興，又不敢當面得罪他，心裡暗自盤算，華介既然害死老和尚，必有霸佔廟產之意，趁着縣官沒有批下來，自己先想主意，找上一村子的人，商量好了，不等縣官分派，先給這廟裏，找出一個方丈，等到縣官再說出話來，已是無用，到那個時候，華介的圖謀不遂，看他還在這廟裡不在，只要他有所表示，便可証明老和尚是他所害，到了那個時候，

自己以村正的資格，要出頭告狀，給老和尚伸冤雪恨，想到這裏，到了村外，先買了一口棺材，叫人送到廟裏，這時候，村裏的人念起老和尚平時不錯，身遭慘死，大家都起來，給老和尚料理後事，人多好辦事，一會兒工夫，把屍首成殮起來，停在配殿，華介隨侍在側親視含殮，放聲大哭，大家看着，十分惋惜，想不到老和尚，收了這麼一個老徒弟，居然會得了他的繼，大家行禮，華介還禮行禮已畢，大家告辭，華介出去把廟門關好，回到大殿，自思自想，總算心思沒有白費，老和尚竟自死去，眼看這座廟，就可估歸己有，從此以後，召集自己朋友，把這座廟從新整理，作自己一個落脚之處，實在不錯，忽然又一想事情不好，村子裏那個姓褚的，和自己甚是爲難，倘若聯合村子裏的人，推出廟首，自己心思完全白費，不如趁此時機，早想辦法，以免事敗乖成，想來想去，自己一點頭，主意想好，一直耗到天黑，換好衣裳，出了廟門，把廟門倒帶，走上大道，一直往城裏走去，將將走到鴛鴦橋，迎面來了一個人，一個不留神，撞在華介身上，華介沒有防備，被他撞出去足有五六步，一挺腰板，才算站住，華介不由氣往上一撞，冷笑一聲道：『什麼人？走道兒不長眼嗎？往人身上走？』那人道：『你講理不講理？』

「我是瞎子？難道你也是瞎子？」華介一聽，原來是跟瞎子纏上了，心裏有事，不願和他分辯，往旁邊一閃，打算走過去就完了，走了不到一步，迎面又是一撞又把自己撞出多遠，華介當時就怔了。當時心裏也有一點明白，纏自己的這個人，絕不是平常人，就憑自己這身功夫，居然會讓他一碰就出五六步，就知來人不弱，要是攔在平時，華介無論如何，也得過去跟他拚一拚，不過今天自己身有急事，怕是跟他一搗亂，就誤了自己的事，不如躲開他就完了，二次往旁邊一閃，打算把那個人放了過去，自己好走路，誰知那人，竟是安心來找事的，一看華介往旁邊一閃，往前一搶步，橫手一摸，喊了一聲：「你這是誠心欺負我，對不過，我跟你拚了！」說着話手往回一帶，就把華介衣襟拉住，使勁一拽，咯哧一聲，衣裳扯碎，華介無名火起，喊一聲：「今天不是你，就是我？」飛起一脚向那人襠裏踢去，實指望這一腳總可以把他踢下橋去，誰知事出意料，一脚才踢出去，就覺自己一隻腳，彷彿被什麼東西夾住一樣，休想再動一動，不由一驚，忙伸雙掌，使足氣力往那人臉上平着搽去，那人一仰，襠下一鬆，華介提腳一踢那人便自騰空而起。跟着就聽嘩啞一聲，嘩啞一聲，華介就放心了，一定是那人已然掉在河裡，

按說素無仇怨，這件事辦得可未免狠一點兒，不過這件事，是他來找的自己，並不是自己去找的他，這一脚踢到河裡，八成兒是不能再活了，自己心裡有事，沒有功夫耽擱，略微定了一定神，邁步要往前走，這才覺乎出來，原來脚下僧鞋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會丟去了一隻，在橋上又找了一找，一點影兒也沒有，微然一怔，一賭氣，爽得把那隻鞋，也扒了下來，往腰裡一別，一場腰，哧，哧，哧，跟箭頭一樣，就跑下來了，到了城牆邊下，掏出飛抓百練索，往上一扔，用手拽了一拽，已然結實，這次用手揪住往上一點腳，手拉絨繩，挺住腰板，往城牆上走去，走了約有一丈來高，猛覺絨繩一鬆，就知不好，趕緊雙腳使勁一點，頭下腳上，一個鴿子翻身，嗖的一聲，從上頭折了下來，覺乎離地不遠，雙腿一擰，雙手向下一翻，腰上一擰，臉兒向下，跟着伸腿一蹬，腳落平地，才算站住，用手往回一攬絨繩，到了手裡，仔細一看，繩頭依然完好，鉤子也沒有有一點損害，心裡不由納悶，二次把絨繩揪住，抖手一扔，又復搭好，使勁又拽了一拽，一點兒也不動，兩手攥住絨繩，往上倒腳，上了足有一丈五六，離着牆頭，也不過還有七八尺，一使勁也就上去了，腰上才一使勁，又覺絨繩一鬆，這次是早有準備，兩腳一蹬，橫着人

出去有五尺，兩個翻身，擰腰一蹣跚，又落在地下，這次可就怔了，准知道有人跟自己爲難，不由心火往上一撞，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是那位三番兩次和咱過不去，是漢子可以露面兒談話，爲什麼藏頭露尾，那不算什麼光明正大，好朋友，真要賞臉的話，下來比劃比劃！」連說了好幾聲，連個搭禮兒的都沒有，華介一看，這個可是麻煩，功夫一大，事情滿完，再說什麼也就沒用了。今天是自己成事的頭一天，無論如何，拚出死去也得來一下子，用百練索不能上去，連百練索我都不使了，站在城根兒底下，端詳了一端詳，把僧衣掖好，心裡就盤算好了，擰腰一坐腿，平空往起一拔，嚶的一聲，竟自蹣跚起，這是華介的真功夫，「一柱香」，又叫「冲霄式」。長路嚙往裡一探，手扶城頭片腿兒一擰，人就到了牆上。四下一看，連個人影兒都沒有，心裡不由詫異，略一定神，順着馬道就走下去了。下了馬道，來到街上，一看路靜人稀，四外漆黑，雖然進過一次城，又沒記清方向，縣衙門在什麼地方？也沒記住，現在黑天半夜，連個人都看不見，是沒法兒打聽，往前又走了幾步，猛聽有人說話，從那邊往自己這邊來，趕緊往旁邊一閃，那兩個就到了面前，只聽一個說：「咱們縣太爺也是沒准主意，無論什麼事當時也

辦不了，一個廟裏換方丈，什麼大不了的事，平白得個二百兩，三百兩，多末舒坦，放着便宜不撿，一定還要慎重慎重，要據我看，這就叫有被不會睡，沒有那末大的造化，你信不信？」那個道：「老二，你這話說得也做一點兒，幸虧現在沒有別人，要是叫人家聽了去，准保是多有不便，這話你聽明白了沒有？再說這話是我跟你說，靈珠寺這檔子事，簡直就叫不清不白，老和尚究竟是叫什麼人給弄死的，直到如今，也沒問出一個所以然，縣太爺比咱們明白的多，准知道這裡頭是有事，當然他就不能糊裡糊塗瞎幹，這話你聽明白了沒有？」前頭一個道：「這是你那末說，要據我說，乾脆他就嗔着姓褚的送的黑貨少了一點兒，他故意拿捏，不信他准要再多拿出幾百來，准保當時就判，你信不信？」後一個道：「得，得，得，全算你說的對行不行？好在這件事，沒咱們一路膊一腿，愛怎麼樣就怎麼樣，咱們連問都不用問，趁早兒辦咱們的事要緊。」說着兩個人就走過去了，華介一聽，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說不定煮熟的鴨子要飛，那可了不得，這件事既是辦到這裡，說不得拼着幹一下子，也就完了。可是從什麼地方下手，非得拿好了主意不可，一思二想，猛然計上心頭，趕走兩步，看着那兩個人的後影，冷笑一聲道：「

對不過，我今天要拿他們兩個辦事！」往前一搶步，兩手向前一伸，一隻手揪一個，把兩個人脖領兒往後一扯，出其不意，當時擡倒，華介用手向僧衣裡一摸，掏出一把短劍，按鞘一扯，噲的一聲，寶劍出匣，連話都沒說，手一起，劍一落，就要請這二位向陽世三問告長假！頭裏走的這兩個人，一個叫張升，一個叫李起，兩個人全在縣衙門裡當著一份差使，今天這是下了班，閒着沒事，打從衙門出來，二人都好喝一盅兒，約會好了，找個酒舖去喝上兩壺，解解乏，走在平道兒上，沒事閑說話兒，萬沒想到旁邊有人偷聽，才惹出殺身之禍，兩個人在前頭走著，忽然薛領兒被人揪住，還以為有人鬧着玩兒，兩個人一口同音道：「什麼人？別這末鬧着玩兒，我可要急了。」一句話沒說完，華介往後一拽，兩個人都摔倒。華介往外一亮寶劍，這兩個人就明白了，必是夜行人從此經過，打算找個闊主兒來他一水，又不明白誰家有油水，故此才攔路亮劍，兩個人既都是在六扇門裡的人，當然什麼事沒有不明白的，趕緊改了話風兒道：「這位朋友，這是怎麼啦？別介，咱們都外面混的朋友，不拘有什麼話，您只管說話，您只要點得到，我們就辦得到，別動那個玩藝兒啊！倘若我們兩個，說出兩句不够朋友的話，您又該明

天見着，拿我們說着玩了，別介，您有什麼話？您只管說吧，沒有不能辦的。」這兩個連說帶一抹稀泥，正要往起站，猛聽華介嘿嘿冷笑一聲道：「二位不用費話了，我不是什麼朋友，我也沒有求你們二位的事，我是從此路過，看見二位這兩個腦袋長得不錯，我要把他摘下來借用一用，二位既是好朋友，您就得幫這一步忙兒吧。」兩個一聽，魂都沒了。心裏想著可怪，在衙門裡頭，固然也幹過對不住人的事，不過也沒結過這末大的仇，招過這末大的怨，這位從什麼地方來？爲什麼見面就要摘瓢兒？未免透著可怪，無妨再問一問，究竟有什麼深仇大恨？別回頭人殺完了，鬧個殺錯了，那可又冤一點兒，並且來人既是不吃前頭那一套，趕緊換話頭省得他聽了不入耳，再惹出別的事來，想着便帶着哭聲兒道：「這位大爺，我們自問可是沒有得罪過您，您有什麼話？您無妨說一說，我們也明白明白，倘若我們確有得罪您的地方，您就是手中傢伙一舉，要了我們兩個的命，我們死了也不冤，您要一句話不說就要把我們置於死地，我們兩個實在是冤，再者我們兩個，上有八十歲瞎了兩眼的母親，底下還有不到周歲的孩兒，請您念我，是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實在沒有法子，才在衙門口兒當了一名苦差，自問什麼也沒有幹過

，從來沒有作過什麼虧德的事，您究竟跟我們有什麼深仇大恨，或是我們傷了什麼陰鷲？都請您告訴我們，叫我們死了，也好明白，大爺，您別錯殺了好人才好！」這兩個連說帶哭，簡直成了舉哀的了，華介一聽這二位越哭聲兒越大，怕是再叫別人聽見，多有不便，牙一咬，心一橫，亮手裡劍向兩個人一幌道：「別說費話，要說我跟你們兩個，素不相識，可以說是遠無冤，近無仇，一點兒碴兒沒有，不過今天我要借你們二位的人頭，我作一樣兒事，對不過，我要……」說到要字，就把兩個頭毛兒抓起來了，這兩個一聽，哎呀一聲，就知道壞了，乾脆別說好的了，嚷吧，倘若有人從此經過，能把自己救了，也是自己家裡的德行。想着兩個人就喊上了：「衆位，救人啦！殺人！」才喊了兩句，華介煞氣就上來了，單手一挽頭毛兒，使勁往裡一拽，腦袋朝上一仰，脖子就露出來了，華介單手持劍，往上一抹，頭一個是張升嘖嘖一聲，血往外就冒出來了。好狠華介，揪住了頭髮，使勁一抹，嘩的一聲，人頭砍下，往地下一放，又一伸手就把李起頭手兒揪住，拿刀一幌，李起連動都沒動，原來已死多時了。華介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拿起劍來。又是一抹，嘩嘩一聲。這位也完了，華介把人頭照樣兒取下，兩個人頭，往一塊

兒一繫，死屍不管，提着兩個人頭，一轉身上了大道，直奔縣官衙門要在衙門裡開擺人頭大會。往前又走了一節兒，遠遠聽見有梆鑼響亮，仔細一想，八成兒離着衙門，大概沒多遠了，不然的時候，不能夠巡更的來得這末勤謹，順着聲兒一找，一拐灣就看見了，四外漆黑，單有一所大房特別明亮，影影的一看，果然是衙門，中間掛着一盞大白紙燈籠中間有字，正是縣衙。華介不敢進大門，繞着圍牆一轉，到了縣衙後牆，看了一看，撐腰一提身，上了牆頭，往裡頭一看，裡頭燈燭輝煌，院內不斷有人來往，華介順著牆頭，往那邊轉，轉到前頭大堂一看，這座院子裡沒有什麼燈亮，只在大堂正中間掛著一盞牛角泡子燈，連個人影兒都沒有，這才放心，一順腿進到地下，進了大堂，四下看了一看，這兩個人頭，沒有地方可放，眉毛一縐，一打量那盞牛角燈，主意就有了，登著桌子，覈住燈籠繩兒，把兩個人頭辮子結在一處，往燈繩兒上一拴，了揀一揀，拴結實了，下了桌子，從兜裏之中，掏出一塊白粉子，走到公案桌前，在桌面兒上寫了幾行大字是，「靈珠寺內僧，與我有舊恨，刀染心頭血，一洩胸中憤，衙中二蠹吏，奸宄不可問，誅却害群馬，是非有定論，我本遊俠子，懷中有寶刃，偶爾劃不平，肝膽有稜動，擲手自在行

，琿然多餘韻，尋我自雲間，松鶴知音信。一寫完了之後，把白粉子收起，轉身到了院裡提身上房，轉出後牆到了衙外，照着舊道往回走，到了城牆根下，又掏出飛抓百練索，往上一扔，抓住城石，沖了一沖，紋絲兒不動，兩隻手倒着絨繩，哧，哧，哧，一氣到了城上，摘下百練索，又拴在那邊，揪住絨繩，往下一墜，到了城下，抖下百練索，收在囊內，過了鴛橋，放開脚步，一口氣回到廟裡，堆門進去，到了大殿把燈點着，一看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原來在佛桌兒北頭，端端正正擺着一隻僧鞋，一隻是乾的一隻是濕的，正是自己出去時候，穿的那一雙僧鞋，當時可就傻了，不是別的，就憑自己的能耐，不敢說是太高，要說有人從自己身上把東西拿走，自己連個信兒都不知道，那未免太難了。隨手一摸，自己腰裡那隻鞋確是沒有了，越想越覺後怕，不用說自己這點所作所爲，也全都讓人家看清楚，明白了，看這個樣兒，一定就是在橋上遇見的那個人，就連方才自己一脚踢出去，也沒有踢着人，大概就是這一隻鞋，足見這個人是水旱兩路，無不精通，真要是跟自己爲難的話，說不定還真許不是他人對手，究竟這個人，是個什麼人，爲什麼既跟自己爲難，又和自己不見面兒？真是怪事，想了半天，也沒想出所以然來，心裡一頓

，爽得也不想，一直等到天亮，外頭有人叫門，碰，碰，碰，叫得挺急，華介出去把門一開，噫嚅一聲，從外頭擁進足有二三十個，穿官衣，戴官帽的差人，華介不由轟的一聲，以為犯了事了，才要往後撤身，差人裡就搭了話了，「這就是這靈珠寺的少當家的？」華介道：「啊！不錯，有什麼事嗎？」差人道：「沒什麼事，我們有幾句話，是奉了老爺的堂諭，到這裡來跟您商量一點事。」華介一看他們沒有惡意，便向大家一合掌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諸位上差往裡請吧。」大家全都走了進去，華介道：「小廟裡昨天鬧了事，今天連個人都沒有，茶水都沒有預備，衆位上差，既是奉了堂諭，來商量正事，我可就不客氣了，有什麼話？您就請說吧。」差人道：「我們來到這裡，也沒有別的事，皆因縣衙裡昨天出了一件無頭案子，有人在大堂之上，牛角燈下，掛了兩個人頭，留下詩句，縣太爺和師爺們參詳，說是與您這廟裡有點關連，所以特來找您，要麻煩麻煩。」說著大家全都站了起來，華介一看，他們這是要抄手辦案，對不過，跟他們一死相拼，殺條道兒好走！正是：一拼却項上頭，奪回百鍊體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笑面僧枝香迷李鴛
金錢手單掌劈華介

身子才往後頭一退：那些人彷彿是已然明白他的意思，不約而同，雙手齊搖道：「少當家的，不用着急，您先等一等，我們話還沒說出來呢，您要跟我們一動手，我們全是一個死……」華介一聽，又是一怔道：「諸位上差，這話是怎麼說？」差人道：「少當家的，您就不用說了，咱們也不必細說，反正您的心理已經明白了，現在我們縣太爺派我們到這裡來，並沒有什麼別的事，就是因為這裡老當家的已然圓寂了，廟裡不能一天沒有主持，派我們來告訴您一聲兒，就說是從今天即時起，請您充當本廟主持，即刻約集村子裡的人，當衆上香，從今以後，這就是這廟裡當家的了，派我們來，一則是給您送信，二則是怕本地面兒上的人有那不識進退，前來騷擾的，就手兒給辦幾個。當家的，您趕緊預備預備，我們就派人去約集這一村子的人了。」華介一聽，真是事出意外，簡直就叫想不到，猛的心裡一動，這就是那幾句詩的力量了。便向大家笑了一笑道：「諸位，咱們可都有個不錯，平常又不鬧着玩兒，諸位可不該拿我開心，老當家的死了，頭一層

有村子裡的人，他們自會公推道高望衆的當家的來主持廟裡，村子裡一時沒人，還有縣太爺呢，縣太爺一定有人前來接廟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輪到我這裡，您這不是拿我開玩笑嗎？」差人一聽，全都嘞了一聲道：「當家的，您這話是從什麼地方說起？我們此來，是奉了縣太爺的堂諭，誰敢說一句謊話？您要不信，等一會兒您就信了。」說著向大家道：「衆位哥兒們，大家辛辛苦苦，全都活動活動，到村子裡先去送個信兒請他們都趕緊來到廟裡，就說縣太爺有堂諭，叫他們到靈珠寺說話。」這些差人分頭自去。屋裡單剩下三五個陪著華介，華介一看，自己的心思就算辦到了，心裡十分高興，表面兒可是一點也不帶，說了幾句閒話兒，村子裡人就全都到了，頭一位曹伯勛，第二位是褚少五，後頭還跟著有個三五十位，全都擁進了廟門，官人傳話時候，就說明了，廟裡有了新主持，叫大家到這裏來看一看，見一見，以後好辦事，頭一個褚少五心裡最高興，因為他心裡明白，他昨天曾經活動門子，托了人情，把廟裡主持推舉進去，真沒想到這末快，第二天才一天亮，就會把人都請到了，實在是手眼不小，無論如何，見了華介，心裡也就心平氣和了，看他倒是走是不走，只要他一搗麻煩，對不過當時要叫你來個底兒掉

，說不好趁着人多，把華介網上，往官裡一送，細細一推問，就許把老和尚的事，全都問出來，也算給老和尚報了仇，自己出了氣，心裡這末一想，當時脚下加緊，頭一個他就到了靈珠寺，到了廟門，才要進去，却見曹伯助也來了，自己是個村正，人家是個會長，比自己強得多，本打算頭一個進去，可也就不敢往前進了。向曹伯助一拱手道：「會頭今天來得早？」曹伯助一縐眉道：「誰願意這末早來呀？還沒起呢就叫人家給催了來了。爲這廟裡的事，腿都快跑折了，這是怎麼說的。」褚少五道：「得了會頭您就不要報怨了廟裡已然有了主持，從此起也就許累不着您了。您請吧。」語着笑着，大家全都走進院裡，一看除去差人，就是村裡的人，還有一個和尚，就是華介，再沒有第二個和尚，大家就全都怔了。褚少五向那差人道：「大哥，您說了半天，廟裡當家的是那一位呀？」差人用手向華介一指道：「就是這位。」褚少五一搖頭道：「可有什麼憑證嗎？」差人道：「那當然有了。」說着從腰裡掏出一塊黃包袱，打開黃包袱，從裡頭拿出一個大封套，大家一看，正是縣衙門裡的大公事封兒，這位差人把公事封兒一拆，掏出公事，向大家一念，大家從頭至尾，聽了一遍，不由目瞪口呆。原來知縣那張堂寫寫的

是：「爲諭示事，查縣屬靈珠寺，爲當地名勝，多年古蹟，向由僧人梵立主持，尙屬清淨，詎意梵立竟是江洋巨匪，所爲盡在不赦，淫孽多端，結仇甚衆，雖隱跡禪林，遠災避禍，惟冤孽既結於已往，解脫難保於未來。乃於本月十日，有宿仇根尋踪跡，潛入寺院，乘梵立坐齋之際，血及甘心，並留臟誣陷，施酷虐於聾啞之無辜，茲經勘明，梵立之死，固屬死源有自，持刀而殺，豈謂殺仇無刑，除由本縣飭屬嚴緝正兇外，廟務未可無人，著由梵立弟子暫先主持，向佛拈花，希誦梁王之懺，對燈傳葉，多禮彌陀之經，廣大禪林，恢宏佛道，至所期冀，年月日諭。」大家一聽，鬧了歸齊，敢情還真是他，雖說詫異，可是誰也說不上什麼來，只好是站起來，向華介道喜吧！內中最難受的，就是褚少五，自己早看出這一步棋，連趕緊趕，臨完還是走了一個後手，這位縣太爺倒不錯，昨天晚上收銀子時候連一點神兒樣都沒帶，彷彿是全成了，睡了一夜，事情會變到這個樣兒，真是做夢都沒想到，這件事情，別人都完得了，我也完不了，日子比樹葉兒長，攔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沒有十里地遇不見禿子的，一點稜縫沒有，那是你和尙的造化，倘若有個蛛絲馬跡，對不過，我非得把你送了忤逆，我的心裡不痛快。褚少五心裡這

末想，臉上連一點神兒都不露，也跟着大家一陣瞎亂，道喜稱賀，華介向大家還了禮，因為來到這廟裡，雖然日子不少，始終還沒有起過法名，今天當了主持，便向大家說明，從此改爲澄因。大家說了會子話兒，也便各自散去，那些差人一看，老爺所以派這班人來的原故，只因爲怕廟裡出吵子，村裡人不服，如今事情安然渡過，一點什麼也沒有，足可回去交差，便向華介告辭，華介先道了半天勞駕，走到屋裡拿出一個紙包兒，往這些差人面前一送道：「衆位辛苦了半天，出家人沒有什麼可謝的，這是從前做買賣時候，剩下的這末一點東西，出家人留着沒用，衆位拿去分分，遮個羞臉兒吧。」差人見送到嘴裡的食，焉有不吃之理，一邊假意謙虛着，那隻手早就把包袱接了過來，當着和尚，不好意思分贓，辭了和尚，走出廟外，到了樹林子裡幾位往地下一坐，把包袱打開，耀眼爭光，真把這些位頭兒，給吓壞了一半兒，樂壞了一半兒。原來包袱裡頭，二十兩個黃色的大元寶，就有八個，銀子足有二百多兩，這個不算，最可怕的，就是除去元寶之外，另有一把明幌幌亮堂堂的折鐵鋼刀，就像在給這些衆位爺們在道辛苦一樣。大家看着金銀二寶，自覺可愛，看着那把刀，又未免有點兒發愁。裡頭有明白的，站起

來哈哈一笑道：「諸位哥們分罷，沒錯兒，拿了沒錯兒，不但今天這一回，往後敞開兒來，絕計任事沒有，要是不打算拿這筆錢，可先估量估量自己幹得過這把刀，幹不過？」大家一聽，低頭一聽，都明白了，點頭會意，站起來把錢按份兒均勻，各自帶起，二次又到靈珠寺，吩咐廟門。正是：「天網疎而不漏，王法滯而仍行。」底下緊接巴拉嶺三雄學藝，鳳凰廟群寇尋仇，王天朋兩刀劈雙寇，鄭家燕單手退三牛，英雄會，奪狀元，審皮箱，七命案，七老八雄，救三俠，虎口峪，螺絲島，琥珀連環雙會面，比武定親，丟鏢尋鏢，百鳥山，千花嶺，許多熱鬧節目，全在第五集琥珀連環，現正排印，准於陽曆二月出版，特先預告。

